海天一鴞

古如風著

中冊

分色，印刷—佳欣

特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海天一鴻

古如風著

中冊

長篇武俠名著

海天一鴻

中冊

古如風著

眾利書店總經銷

海天一鷗

古如風著

中册

海天一鷗

中册

古如風著

第七章　弟子擺陣　月昏星稀迎夜客　長老設壇　燈明堂開觀奇人

小猴兒毫不停留，一氣又闖過了二人，這時第七個道人晃身而進，右手鋼刀砍向小猴兒肩膀，他左手竟以掌推出，直取小猴兒前胸！

小猴兒看時，正是給自己講列國的法聲小道士。

他不禁笑道：「好兄弟，我好想你！」

容到法聲刀掌將到之時，小猴兒竟猛然一側身子，法聲兩下落空，二人身子眼看就要撞在一起。

小猴兒原是誠心跟他開玩笑，就在二人身子將要相撞的一霎那，抬膝在法聲小道士的身上輕輕的頂了一下，然後運指如電，輕彈了他的左耳。

這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霎那，小猴兒戲弄他後，立時飛開，第八個道士才上一步，便被他的掌力逼退，輕飄飄的落在了玄靜道士身旁。

這法聲吃了啞吧虧，一張臉羞的通紅，双目拚命的瞪著小猴兒，却是無可奈何。

小猴兒笑道：「他們眞客氣，這麼快就讓我過來了！」

小猴兒這句話，說得連玄靜也是老臉一紅，走上一步，强笑道：「小兄弟好俊的功夫，貧道眞是仰慕得很！」

小猴兒一擺手道：「算不了什麼！」

他說著對桑羽青叫道：「師哥，快過來吧！」

桑羽青看過一遍，便覺得「白雲觀」實在是虛有其名了，這些道士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要他們對付江湖中的奇人，可就不行了。

這時桑羽青心中已經拿定主意，笑道：「若是諸位道兄手下留情，我很快就過來了！」

桑羽青說罷之後，又向那八大弟子拱了拱手，含笑自如的說道：「諸位道兄多留情！」

說罷之後，只見他身形一晃，比電還快，飛逝而去！

桑羽青的身法快得出奇，有些道士才一逼進，立時又退了回來，有的居然連動手都來不及，桑羽青已經過去了。

他如入無人之境，居然就這麼毫無驚擾的走了過來，那八個道士可是一陣大亂，變了臉色。

玄靜道長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但是他仍鎭定著，哈哈笑道：「白雲觀來了你們二位少年奇人，眞是我全體道士之光，掌門人若是知道，必定更高興呢！」

他說著轉臉對那八個道士道：「你們去換衣服去吧！」

八個道士一齊躬身答應，然後散去。

玄靜突然又道：「法聲！」

法聲躬身道：「弟子在！」

玄靜道：「少時你與法法雲到客室來！」

法聲答應而去，玄靜一側身，對桑羽青道：「二位請！」

桑羽青也不客氣，向玄靜道長拱了一下手，含笑說道：「有僭！」

說著便與小猴兒同時進入了這間客室。

這間客室並不算大，但是佈置得却很好，一色的福州紅漆桌椅，明窗淨几，一塵不染。除了屏風，花瓶，字畫外，別無他物，簡直看不出絲毫出家人的味道。

桑羽青心中很詫異，忖道：「這些道人眞是想不透！」

這時玄靜已經把二人讓在一張小圓桌前坐下，這張小圓桌也是紅漆漆成，中間是一塊雪白的雲南大理石面，很是高貴。

兩個青衣的道童獻上了茶，玄靜端起了茶碗道：「請！」

桑羽青及小猴兒也端起茶碗，淺飲一口。

玄靜由身上取出了桑羽青所寫的那張拜帖，望了望，笑著說道：「二位善士的俠號特別，貧道眞不知如何稱呼呢！」

他說著，一双白眉微皺，因爲拜帖上寫著「海天一鷗」及「小猴兒」兩個名字，眞不知如何稱呼。

桑羽青一笑說道：「就請照著名字直叫好了！」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二位身懷絕技，年少英俊，掌門人突然很高興看到二位，不過我是否可以先請教二位，此來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見教麼？」

桑羽青搖頭道：「只是久仰『白雲觀』的大名，順道經此，特來拜訪，並無他意！」

玄靜點了點頭，笑道：「好的！少時我定向掌門人通報！」

說到這裡，法聲及法雲兩個小道士垂手走了進來，他仍已除去勁裝，改穿了道袍。

那法聲進來，一双眼睛還是狠狠的瞪著小猴兒，滿面怒氣。

小猴兒笑嘻嘻的站了起來，說道：「小道兄，請坐！」

法聲不禁又窘又氣，玄靜已然正色道：「小善士，不必招呼他！」

他說到這裡，轉臉對法聲道：「法聲，你去把修月喚來！」

提到了修月，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一驚，小猴兒的臉竟莫明其妙的紅了起來，可是當桑羽青的目光飄向他時，他又連忙鎭定下來。

不大會的工夫，法聲推門進來，後面跟著修月小道姑。

修月入房之後，目光與小猴兒相對，二人竟同時的紅起臉來。

修月連忙把目光移開，低下了頭，跟著向玄靜躬身一禮，說道：「弟子修月，拜見師叔！」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修月，見過這兩位奇人，這位叫『海天一鷗』，這位叫……小猴兒！」

說到「小猴兒」時，玄靜道長也差點笑了起來，連忙忍住，修月小道姑忍不住又笑了。

玄靜叱道：「不得無禮！」

修月這才稽首爲禮，低聲道：「參見二位善士！」

桑羽青及小猴兒，連忙起立還禮，小猴兒雖然極力平靜著自己的心情，但是仍然有些不自然。

玄靜又對桑羽青等道：「這是我『白雲觀』中唯一的女弟子修月，也是掌門人最鍾愛的。」

那法聲小道士的目光，一直停在修月身上，滿面愛慕之色，目光之中，派露出無比的深情。

小猴兒看見這種情形，竟是生氣得很，狠狠的瞪著法聲，但是法聲則沒有感覺。

這時玄靜已然說道：「修月，你去稟告掌門人，就說這二位善士求見！」

修月答應了一聲，轉身而去，玄靜又對法聲及法雲說道：「你們去分別通知各位長老，請他們在『展堂』等候！」

法聲及法雲也答應而去，桑羽青忖道：「看來『白雲觀』竟要大動干戈呢！」

他心中一直惦記著白嬋，但是自己與白嬋只是萍水相逢，實在沒有理由問他。

他們閒談著，桑羽青還是忍不住，試探著問道：「請問道長，寶觀的香火倒是旺盛得很吧？」

玄靜搖頭笑道：「我們『白雲觀』是不靠香火的，此處的山林全歸我『白雲觀』所有，所以富庶有餘，是用不著香客奉獻，加以地勢過偏，所以近年來，已無一個香客了！」

桑羽青故作詫異道：「那麼——我白天在江邊，曾見一位姑娘來此，莫非不是香客麼？」

玄靜面色微變，搖頭道：「不會！我們『白雲觀』數年來，兩位是僅有的客人，若有女客來此，我是不會不知道的。」

桑羽青見他推得如此乾淨，心中更是生疑，小猴兒冷笑一聲道：「哼！我們親眼看見的……」

話未說完，玄靜已然說道：「二位恐怕是看錯了，再不就是那位姑娘是往別處去的。」

小猴兒很是生氣，欲待開口，桑羽青已使眼色止住了他，說道：「既然如此，必是我看錯了！」

玄靜道人道：「想是如此，這觀中之事，我是沒有不知道的。」

這時修月推門進來，施了一個禮道：「掌門人有諭，請師叔將二位貴賓接待在『展堂』，掌門人少時就到！」

玄靜點了點頭，說道：「知道了！」

修月又退了出去，在她要出房之時，目光望著桑羽青及小猴兒，似有話要說，却又無可奈何。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想與修月一晤，以便打聽白嬋的消息，和這「白雲觀」的實情，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只得忍耐著。

這時法聲，法雲也回來回命，說著諸長老已在「展堂」候駕。

玄靜點頭道：「灯籠備好沒有？」

法聲答道：「備好了！」

玄靜這才站了起來，對二人道：「二位請到『展堂』會晤掌門人吧！」

桑羽青站起道：「有勞費心！」

三人迤邐出了客室，法雲及法聲已是各提一盞灯籠，紅黃色的灯光，照出了老遠。

桑羽青借著灯光，打量這房舍建築，見這些房舍，多半是巨木爲柱，雖然簡單，却是結實宏偉，忖道：「看樣子這『白雲觀』却是多年建築，怎麼江湖上一些也未聽到過？」

桑羽青思忖之際，玄靜已道：「請！」

二人便跟在小道士身後，沿著走廊向後走去。

走廊之旁，有著一間間的房子，可是都緊閉著門，裡面一團漆黑，弄不清這些房子是作什麼用的。

小猴兒趕上了一步，走在法聲身旁，笑道：「小哥，甚麼時候再給我講列國呀？」

法聲瞪了小猴兒一眼，未曾答話，小猴兒又道：「方才過關之時，不小心碰著了你，還請不要見怪！」

法聲雪白的牙齒，咬著咀唇，低聲道：「你不要得意，我早晚要報此仇！」

小猴兒笑道：「我們並沒什麼仇呀？」

法聲哼了一聲道：「哼！你不用狂，我法聲不是這麼好欺侮的！」

小猴兒一笑，壓低了聲音道：「方才那個小道姑還不錯……」

才說到這裡，突見法聲双目似要冒出火來，狠命的瞪著小猴兒。

這時法雲小道士也湊了上來，當是他們在聊天，問道：「你們在說什麼呀？」

小猴兒笑道：「我們在談你師妹！」

法雲啊了一聲，臉竟紅了起來，小猴兒見狀，哼了一聲道：「哼！你們這些道士的心，恐怕全在她身上吧！」

才說到這，便聽玄靜在後面，對桑羽青道：「閣下武功出衆，不知是否可將門派見示？貧道早年行走江湖，認得不少人，說不定我們還是朋友呢！」

桑羽青微笑道：「是朋友固然最好，若是仇敵豈不糟糕？所以還是不必敍舊的好。」

玄靜一笑不語，這時衆人已經走入院中，冷風習習，吹得人遍體生寒。

由於院深樓大，所以遠處便是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二人鼻端聞得一股蘭香，桑羽青笑道：「老圃黃花，寶觀眞是人間仙境，若是在此修爲，眞是天大的造化！」

玄靜笑道：「多謝誇獎！不過『白雲觀』數百年來，也確實出了些人物，只是我們只重修爲，不爲江湖所知罷了！」

說話之際，又轉過了一條甬道，前面灯光明亮，一幢高大的房子已然在望。

玄靜指著前面說道：「前面就是『展堂』了。」

等到走近了些，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院落裡黑壓壓一片，竟站了三四十個道士。

桑羽青不禁說道：「啊，寶觀竟有這多人！」

玄靜淡淡說道：「他們都在恭迎二位大駕呢！」

小猴兒接道：「那可不敢當！」

說話之際，已然來到近前，那三四十個道士，都是一衣道袍，分兩班，整整齊齊的排列著。

衆人走近之後，衆道士一齊擧掌躬身道：「弟子迎接長老！」

玄靜回禮道：「少禮！」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玄靜也是個領袖人物呢！」

他們踏著石階而上，法聲及法行各自走開，二人來到門首，只見掛著兩展大燈籠，門前木牌

上寫著斗大兩個字，是正楷的『展堂』二字。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不懂「展堂」是什麼意思，這時突然由門內走出了四個老道士，向玄靜施禮道：「師兄好！」

玄靜還禮道：「諸位長老少禮，來見見這兩位善士！」

這四個老道之中，桑羽青、小猴兒認得三人，這三人都是手下敗將，依次是：玄黃、玄清、玄善——也就是馮道人。

另外一個乾瘦的老道則未見過，這四人加上玄靜，便是這「白雲觀」中的五大長老了。

玄靜又道：「這是本觀的四位長老，玄黃、玄清、玄善、玄春。」

桑羽青及小猴兒含笑招呼，那四人之中，三人竟是面帶愧色。

玄靜又道：「掌門人少時就到，我們先進去吧！」

說著兩個弟子已經推開了門，二人入內一望，不禁大爲驚奇！

原來這是一間極大的大廳，空空洞洞，除了正面有一木壇，兩旁放著不少木條長凳外，竟是空無一物。

房頂上懸著幾十盞白油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地上是泥地壓成，舖有細沙，分明是練武之處。

在主壇右面，擺著七張木椅，玄靜道：「二位請到前面落坐！」

桑羽青知道這些道士們心術不正，但臉上絕不露出，含笑自如，與小猴兒落了座。

五大長老也在他們身旁坐下，那數十道士，就坐在兩旁的木凳上。

桑羽青忖道：「這又不是開會，這些道士都來作甚？」

想也想不透，便放過一旁，靜觀其變。

那白雲觀的八大弟子，則站在主壇的兩邊，必恭必敬的恭候著。

玄靜對桑羽青道：「二位少坐，掌門人就來。」

桑羽青笑道：「寶觀出動這多道兄，莫非有什麼事麼？」

玄靜笑道：「沒事！這是本觀的規矩，每月此日，掌門人要訓示弟子，二位趕巧碰上了。」

桑羽青也不知說的眞假，一笑不語。

這房中雖有數十人之多，但是却是鴉雀無聲，靜悄悄的，空氣也顯得有些怪異。

桑羽青實在想不透這些道士要些什麼花樣，望了望小猴兒，他也是滿面疑惑的東望西望。

這時，突見壇主之後，一扇大木門推開，五大長老及那些道士都站了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及小猴兒雖然有些不樂意，却也無可奈何，只得也跟著站了起來。

小猴兒在桑羽青耳旁道：「我倒要看看這掌門人是個啥模樣！」

話才說完，便見四個全身道裝的小童走了出來，後面緊跟著修月，他們都是低著頭，緩緩而行，走到主壇之上，分列兩旁。

小猴兒咬牙忖道：「媽的！這些老道兒竟把修月當作了他的禁臠了！」

這時便見一個瘦小的白髮道人，緩緩走上了主壇，房中所有的道士，一齊躬身道：「弟子參見掌門人！」

桑羽青看時，見這些老道七旬以上，鬚髮皆白，瘦瘦的一張臉，目光奪人，很是可怕，他頭上戴著一頂紅色的道冠，手中拿著一個金色的小杖，舉止沉緩，看來令人很不舒服，只見他微點了頭，說道：「諸位弟子少禮！」

他的聲音乾啞，如果不是室內安靜的話，恐怕連坐在附近的人都會聽不清。

他說過之後，自己坐在一張高大的紅色木椅上，這些道士，才坐了下來。

他閃亮的目光，向桑羽青及小猴兒飄了一下，然後停在玄靜的身上，說道：「玄靜長老，就是這兩位客人麼？」

玄靜站了起來，答道：「是的！二位的俠號已經寫給掌門人了！」

那掌門人點點頭道：「嗯——我看見了，海天一鷗——好雅的名字……小猴兒……」

提到小猴兒，他却想不出什麼說的，只好停了下來，一旁的修月却又掩著嘴偷笑起來。

小猴兒見狀忖道：「媽的！這小娘兒們眞是愛笑！」

這時玄靜已道：「二位善士，這是本觀掌門人沈木道長！」

由於沈木道長坐著不動，所以桑羽青及小猴兒也不站起，拱了拱手道：「久仰！」

沈木道長打量二人半天，突然道：「你們就是在這條江上揚威的人麼？料不到竟是這麼兩個孩子！……哈……」

說著放聲狂笑起來，狀至輕狂！

「白雲觀」的掌門沈木道長，在修月小道姑的導引下，來到了主壇，他神態輕狂，舉止狂妄，打量著桑羽青及小猴兒，狂笑道：「原來只不過是兩個孩子！哈……」

他說著，狂妄的笑了起來，聲音沙啞，極是難聽。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很不高興，小猴兒双眉飛揚，就要說話，桑羽青却搖了搖頭，低聲道：「却聽他說些什麼？」

小猴兒便忍了下來，沈木道長笑過之後，又道：「玄靜道長！」

玄靜起立答應了一聲，沈木道長向他點了點手，玄靜很快的走了過去。

沈木道長放低了聲音，與他低低說了幾句話，玄靜也低聲的回答著。

他們二人低聲談了幾句，玄靜道長點點頭，又退回了原處。

沈木道長的目光，又飄向了桑羽青及小猴兒，笑了笑說道：「想不到你們小小年紀，居然有此胆力及武技，眞個出我意料……」

話還沒說完，小猴兒再也忍耐不住他那股驕狂之氣，冷笑道：「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

不可斗量』，這你都不知道麼？」

小猴兒說得沈木道長面色一變，滿室的道士，面上都有一種驚詫之色，他們想不到，小猴兒敢用這種口氣，與他們的掌門人說話。

桑羽青看到這種情形，心中却是暗笑，忖道：「看來沈木作威作福，今天碰見了小猴兒，該有他受的了。」

沈木道長生了一陣乾氣，但是並沒有發作，瞪了小猴兒好幾眼，接著說道：「我『白雲觀』已經多年沒有外客，你們二位執意求見，不知有何見教？」

桑羽青微笑道：「久聞『白雲觀』爲道家勝地，專誠前來拜訪，領受教誨，並無他意。」

沈木道長冷笑了一聲，說道：「既是有善探訪，一路之上，殘傷我『白雲觀』弟子，所爲何情？」

桑羽青料不到，沈木居然問起罪來，冷笑道：「一路之上，縱有得罪也是出自無奈，貴派弟子也有不是呢！」

桑羽青這番話說出，在坐道諸長老，一個個面有憤色，那沈木道長顯得更是不悅。

他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發出了很大一聲聲響，扯著粗啞的嗓子說道：「這是什麼話？我道家弟子，居心慈善，從不無事生非，怎會惹著你們？」

桑羽青冷冷說道：「道家弟子，居心慈善？……哼哼……請問你，貴觀法聲，宏心二位

，『一江寺』殘殺佛門老僧，手段毒辣，這是心腸慈善者所爲麼？」

桑羽青的話，說得沈木道長老臉通紅，一旁的法聲小道士也是微微變色，而宏心道士則未在場。

沈木道長氣窘之下，把一張老臉漲成了紅紫色，却是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旁靜坐的玄靜道長，含笑說道：「小善士，人生天地之間，難免仇恨牽連，我們雖是出家人，却也有一本出家人的賬，你不入此門，永遠也不會了解，再說『一江寺』和尚們的所作所爲，你又何嘗知道呢？」

桑羽青聞言忖道：「這老道士的口才倒不錯……」

才想到這裡，小猴兒已然說道：「如此說來，貴派弟子是替天行道了？」

玄靜微微一笑道：「小善士如果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桑羽青正要說話，沈木道士又冷笑道：「我『白雲觀』中的道士，一向恩怨分明，你們一路上欺盡我『白雲觀』弟子，這是數十年來未有的羞辱，我『白雲觀』勢將緘默之理了！」

桑羽青聽他說話，一口一個『我白雲觀』，口氣極爲狂妄，心中很是不悅，說道：「道長之意如何？」

沈木道士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們既然敢到我『白雲觀』來，必是有持無恐，剛才也聽說，你們破了我門下八大弟子的聯陣，所以我越是想見識見識了。」

桑羽青微微含笑，說道：「自來客隨主便，一切悉聽道長安排。」桑羽青昂然不懼，應付自付自如，好似根本就不把這些道士放在眼中。

沈木道長看到這種情形，不禁越發憤怒，說道：「嚇！好大的口氣，難道我『白雲觀』中，就無人治得了你麼？」

桑羽青提高了聲音道：「道長此言差矣：我兄弟二人，與『白雲觀』素無怨仇，來此原是順道拜訪，道長之言，不嫌過分些麼？」

這一番話，把沈木道長說得羞惱不已，他漲紅了臉道：「好一張利口……」

話未說完，桑羽青霍然而起，沉聲道：「道長！你一再出言不遜，恕我不奉陪了！」

說罷之後，回身對小猴兒道：「我們走！」

二人拂袖欲去，沈木氣得張口無語，那玄靜道長，已然說道：「二位請留步！」

桑羽青及小猴兒回過了身，玄靜笑道：「掌門人性情一向如此，並無惡意，二位切莫誤會，既來到此，便是我『白雲觀』的貴客，豈有速去之理？」

這個道士談吐文雅，含笑吟吟，桑羽青原本沒有去意，聞言點頭道：「道長如此說，倒顯得我們量小了。」

說著與小猴兒又坐了下來，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說道：「哼！我們又是『白雲觀』的弟子，在這裡挨起訓來了！」

那沈木道長已經氣得說不出話來，玄靜接著說道：「江湖上派別極多，各派弟子也是繁雜已極，老一輩的人，難免有些護短，我們雖是出家人，也難免落俗，二位不要見怪。」

桑羽青笑道：「道長如此說，倒是實情，這一路上，我兄弟有得罪之處，當面謝罪！」

他們二人一談，把剛才不愉快的氣氛冲淡了不少，沈木道長寒著臉，一言不發。

桑羽青心中很是詫異，忖道：「由人品及氣度看來，這玄靜道長，分明比沈木高上許多，怎會屈居人下？」

才想到這裡，便聽沈木道長說道：「玄靜道長，這件事我們『白雲觀』要找回些面子來！」

玄靜含笑道：「掌門人放心，二位不是常人，此事可以商量的。」

桑羽青望了沈木一眼，對玄靜說道：「道長，聽貴掌門人的口氣，我兄弟似很不受歡迎呢！」

玄靜道長笑道：「那裡話。二位既然身懷絕技，遊行江湖，想必不會以區區『白雲觀』爲念，如有興，不妨露一兩手高招，也好叫我門下弟子開開眼界。」

桑羽青不動聲音，平靜的說道：「還是剛才那句話，客隨主便！」

玄靜道長撫掌笑道：「眞是快人快語，『白雲觀』算是來了好客人！」

這時沈木道長突然道：「以武會友，雖是江南慣例，可是你們二位如果敍明門派，說不定與本座有舊，那麼這一段麻煩就可省掉了！」

桑羽青一笑說道：「我們兄弟孤苦多年，無門無派，恐怕與貴派無甚關連吧！」

沈木道長面色一變，說道：「哼！如此說來，少不得要以武相見了？」

桑羽青一笑不答，小猴兒氣不憤，本想說幾句話，可是當他的目光，接觸到小道姑的一双眼睛時，不禁發了呆。

修月面上微紅，趕緊把目光移開，原來這半晌，她一直在偷偷的打量小猴兒呢！

小猴兒一陣猛烈的心跳，混身發軟，心中忖道：「啊！難道她眞的看上了我？……」

想到這兒，心中產生了一股莫大的喜悅，但是也滲有一種恐怖，這種感覺，是他生平所未有的。

大廳之中，雖然有百十人之衆，但是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不過小猴兒的目光，再也不敢飄過去了。

這時桑羽青與玄靜道長，又談了半天話，只聽桑羽青道：「道長既然如此說，我們兄弟一定奉陪就是。」

小猴兒問道：「怎麼？他們要動手？」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說道：「以武會友，我們能在『白雲觀』諸長老手下討教，眞是求之不得的事呢！」

小猴兒聞言，向那五個老道士望去，其中有三個都是手下敗將，所以也提不起什勁兒來。

沈木想是知道，已經有三位長老，折在了桑羽青手下，說道：「方才你們二人，輕易的破了我八大弟子之陣，以我『白雲觀』的規矩，在你們向各長老分別比試之前，需要先通過五大長老的聯陣……」他說到這裡，自己也顯得很慚愧，聲音非常不自然。

可是桑羽青竟毫無所懼，很快的接口道：「五老聯手，必有絕招，我兄弟能在各位手下討教，眞個是三生有幸。」

這時玄靜道長面上似有難色，一双白眉微微的皺著，正要開口，沈木道長已然接著說道：「玄靜長老，不必多言，現在就開始吧！」

「白雲觀」門下數十弟子，都顯得詫異萬分，五大長老聯手，對付兩個毛孩子，實在是數十年未有之事，不禁紛紛的議論起來。

沈木道長面色一沈，以手擊桌道：「你們吵些什麼？」

那數十弟子，立時噤若寒蟬，沈木又道：「這兩位來客雖然年青，却是各有一身絕技，我所以破例要五大長老，聯手試技，就是爲的長長你們的見識，你們亂些什麼？」

沈木道長喝叱了一陣，那邊五大長老及桑羽青和小猴兒都站了起來。

這五大長老，依次是玄靜、玄春、玄黃、玄善和玄清，五人之中，玄善、玄黃、玄清都在桑羽青及小猴兒手下吃過虧。

桑羽青不知道這些道士們聯手之後，會有些什麼厲害的招式，低聲對小猴兒道：「小猴兒，

不可大意。」

小猴兒點頭道：「我知道啦！」

這時五大長老，已經緩緩散開，圍成了一朵梅花形，中間的面積，約有六丈方圓。

玄靜回頭道：「我們是純粹會試，點到爲止，每位長老限出五招，而二位則不受限，我們五人二十五招內，如果未能把你們擊中，既使你們不曾脫圍而出，也算是你們勝了。」

桑羽青點頭道：「公道得很。」

玄靜又道：「二位那一位先來？」

桑羽青這才知道，原來要自己和小桑兒一個個應試，正要開口，小猴兒已道：「師哥，我去！」

由於不知他們五人聯手，會有些什麼出奇的招式，桑羽青本想自己下場一試，也好讓小猴兒有所戒備，不料小猴兒已搶著出頭了。

話既說出，桑羽青無法再攔阻他，正色道：「五位長老，均是『白雲觀』的領袖人物，武功精絕，手下討教，可不能大意，若有不支，不可逞強，免得叫別人笑話，知道麼？」

小猴兒一個勁的點頭道：「知道了！」

他含笑吟吟，態度從容的走進了圈子以內。

這時滿室鴉雀無聲，那百十道士，一個個伸長了脖子，靜靜的觀望著。

修月小道姑則是一臉的關切之情，不住的把目光向小猴兒飄去，可是小猴兒則不曾望她一眼。

修月暗暗著急，把一双妙目睜得大大的，緊緊的注視著小猴兒。

小猴兒好似胸有成竹，他鎮定如恒，含笑吟吟，對玄靜道長說道：「道長！怎麼開始呢！」

玄靜道長微笑答道：「小兄弟，等你準備好了就開始！」

小猴兒一笑，說道：「什麼？這還要準備麼？」

桑羽青聞言眉頭一皺，忖道：「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

其他四個長老，都看不慣小猴兒的狂態，一個個面有憤色，但是玄靜道長則是仍然如故，點頭道：「小兄弟絕技在身，自然用不著什麼準備了！」

說到這裡，轉面對其他四個道士道：「諸位長老，請開始吧！」

那四個道人，就已耐不住小猴兒的狂勁，聞言立時答應了一聲，各把大袖一拂，只聽「噗嚕！」一陣大響。

小猴兒眉頭一揚，說道：「喲！這是啥玩意，別嚇唬人好不好？」

滿室之中，沒有一人搭理他，桑羽青沉聲道：「小猴兒！不得無禮！」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不再說話。

這五個老道，一個個目射精光，注視著小猴兒，雖然他們只是對付一個小孩子，但是由他們

的神情看來，仍是鎮定沒有鬆懈。

小猴兒双手下垂，面上帶著從容自若的說道：「好了，別耗著了，該那一位動手？」

玄靜道長望了玄善一眼，低聲道：「開始吧！」

玄善道士也就是馮道人，自從寒林交手，被桑羽青雀卵驚退後，便不曾出現過，他早已恨透了桑羽青及小猴兒，這次五老聯手來對付他們，正合了馮道人的心意，他獰笑著說道：「小善士，這一次可要動眞章了！」

小猴兒笑道：「啊！原來是你，你那個徒弟說書說得不錯的，少時我還要找他呢！」

一句話說得玄善滿面通紅，玄靜正在旁邊叱道：「玄善！何來這多廢話？」

馮道人不再說話，双掌一錯，右掌當胸翻出，一股强大的掌力，隨著他的右掌發了出來。兩下相隔，約有三尺左右，馮道人這一掌急似旋風，掌力雄渾，正面向小猴兒前胸擊到。

這出手第一招，小猴兒自然不願與他硬碰硬，所以就在馮道人右掌才出之際，小猴兒已然一陣清風的飄開了去。

由於這個圈子本來就不大，小猴兒躲過馮道人這一掌，正好落在玄黃道士的身旁。

這玄黃道人更是恨透了小猴兒，他竟是一聲不響，双掌齊出，以十成掌力，向小猴兒後背擊到！

小猴兒突覺背後勁力驚人，不禁吓了一跳，急忙扭過了身，叫道：「啊！原來是你……」

一語未畢，玄黃的双掌已抵胸前，在這種情形，小猴兒別無選擇，只得把双臂一環，双掌迎了上去。

這兩股雄渾的掌力一觸，立時發出了一聲裂帛之聲，二人身子同時一震，各自退後了好幾步。

玄黃道士退了三步，才把身子站穩，只覺双臂奇痛，不禁大吃一驚。

小猴兒也被他的掌力，逼得退後了兩步，但是神色從容，並無吃驚之態。

在場的諸道士，包括沈木及玄靜在內，無不大吃一驚。

玄黃乃是「白雲觀」中長老，全力出掌，小猴兒倉促之下，居然能夠把他逼退，以他的年紀來說，簡直是不可相信之事。

小猴兒正在得意之時，突聽玄靜道長蒼老的聲音說道：「小善士，接我一掌！」

他話出掌出，行動如風，偌大的身軀，輕飄飄的到了小猴兒身前，枯瘦的右掌，閃電般拍出，五指尖尖，搭上小猴兒的肩頭。

一旁觀戰的桑羽青不禁一驚，怔道：「啊！這才是眞正的高手！」

別看小猴兒不大經心，他也知道玄靜不是等閒人物，所以玄靜右掌方出之際，小猴兒已如風車一般的轉了開去。

玄靜的第一招，被他很巧妙的躲開了，但是身旁風起，原來玄黃也逼了過來，二指如電，向

小猴兒耳根就點！

小猴兒心中大怒，怒喝道：「好狠的道士！」

他喝叱著，猛然低頭，右掌閃電般的推了出去，直抵玄黃前胸！

小猴兒憤怒之下，這一招用了八成力，既猛又急，以雷霆萬鈞之勢，向玄黃逼了過來。

玄黃道士料不到小猴兒如此神速，二指方方落空，小猴兒的萬鈞掌力，已然逼了過來，爲勢奇猛。

玄黃只覺掌力當胸，離著老遠，便不可耐，不禁大吃一驚，足根用力，拚命的退了回去！

他雖然退得快，但是小猴兒掌力的邊緣，仍然掃中了他的前胸，只見玄黃一陣搖晃，嗆咳不已，幾乎要吐出血來！

這種情形，不禁使全場之人，一齊震驚起來，一個個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沈木道長更是驚詫不已，他萬料不到，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在武術上竟有如此高的境界，而幸派的五大長老，竟然抵不住他一掌！

這時五大長老一齊停止攻擊，玄靜道長上前一步，低聲道：「師弟，你無恙麼？」

玄黃道士鐵青著臉，搖了搖頭，一語不發。

玄靜又道：「你若是不舒服，這場較技就取消吧！」

玄黃連連的搖著頭，說道：「不！不！我要復這一掌之仇！」

玄靜一笑道：「比試較技，難免有錯手傷人之時，師弟此言，豈是顯得我們『白雲觀』氣量太小了？」

他說著退回了原處，對小猴兒道：「小善士果然有驚人之技，我們繼續吧！」

小猴兒一笑，正要答話，突見玄黃道士搖搖欲墜，想是受了內傷，便道：「在下一時失手，誤傷了玄黃道長，眞是罪過，我看他或有內傷，還是暫時停止吧！」

玄靜聞言一驚，轉臉望去，果見玄黃已呈不支，連忙對馮道人說道：「玄善，扶玄黃到後室調養去！」

馮道人答應了一聲，玄黃却道：「我……我沒事……」

話未說完，玄靜面色一沉道：「不必逞能，照我所說去罷！」

於是，玄黃在馮道人的扶持下，滿面羞愧的退了後去，當著「白雲觀」衆弟子，眞個是奇恥大辱。

這裡衆長老也散了，小猴兒回去坐好，玄靜也坐回了原位。

桑羽青向玄靜拱了一下手，說道：「舍弟一時失手，誤傷貴派長老，眞是罪過不淺，尙請……」

才說到這裡，玄靜已然搖頭道：「不要緊！」

那掌門人沈木道長的臉色，可是難看到極點，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氣憤之情，暴露無遺。

桑羽青見狀忖道：「由氣度和鎮定的功夫看來，這掌門人的功力，遠不如玄靜呢！」

正忖思間，玄善已然由後室轉了出來，他附在玄靜耳旁說了幾句話，玄靜點了點頭，說道：「我知道了！」

玄善回到座位坐好，玄靜對桑羽青說道：「方才令師弟出手不凡，現在玄黃道長負傷，我們四人願意在閣下手下討教兩招！」

不料桑羽青一笑說道：「在下不慣與多人交戰，道長若是不嫌棄，我願意在道長手下領受幾式！」

桑羽青的話，出乎玄靜的意料之外，他微微一怔，隨即說道：「按照本觀的往例，若非尋仇，本觀之人是不便單獨應戰的。」

桑羽青笑道：「自入寶觀之後，我一再說過，並無絲毫寃仇，難道道長信不過我麼？」

由於在桑羽青的觀察中，這玄靜乃是唯一的高手，所以要想與他較量一下。

聽桑羽青這麼說，玄靜自然不好再堅持了，他點了點頭，說道：「既然閣下執意如此，貧道請示掌門人吧！」

他說著站了起來，向沈木道長施禮道：「但聽掌門人吩咐。」

沈木皺了皺眉頭說道：「玄靜師弟是本觀首領人物，應戰晚輩似有不便，還是另派一位長老吧！」

玄靜却道：「既然這位善士點名在先，若是推辭，豈不顯得『白雲觀』太小量了？」

沈木道長略爲思索，點頭道：「既然如此，你看著辦好了。」

玄靜緩緩的走到了空場中，說道：「小善士，請吧！」

桑羽青還未答言，便聽一個嘹亮的聲音，由正門之處傳了過來道：「且慢！」

衆人都不禁吃了一驚，一齊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藍衣的年青人，肩挿寶劍，風度翩翩的走了進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識得此人，正是一路追踪而來的葉劍瀛。

室中諸道士不禁騷動，玄靜道長喝道：「肅靜！」

這些道士才漸漸安定下來，葉劍瀛已經含笑吟吟的走了進來。

玄靜道長眉頭微皺，說道：「這位善士所爲何來？」

葉劍瀛含笑自若，說道：「在下葉劍瀛久聞『白雲觀』大名，特來拜訪！」

玄靜道長不禁回身望了桑羽青一眼，葉劍瀛已然笑著接口道：「道長不必多疑，我與他們只是途中相識，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呢！」

玄靜點頭道：「葉壯士請一旁坐下，少時再接待你。」

葉劍瀛却道：「道長可是要出招比掌，在下願意奉陪！」

玄靜道士聞言不禁面色一變，尚未說話，桑羽青已然站了起來，說道：「葉兄，在下好不容

易討得掌門人應允，要在玄靜道長手下討教幾手高招，你又何苦插入？」

玄靜也接口道：「壯士帶技入山，自然不甘寂莫，我『白雲觀』也少有幾個會武之人，少時絕不令你失望就是了。」

葉劍瀛却好似存心要插入一般，他笑著搖了搖頭，說道：「俗語說，來早的不如來巧的，既然我葉劍瀛來得湊巧，務必請道長賞這個臉。」

聽葉劍瀛如此說，倒把桑羽青給弄糊塗了！最初他以爲葉劍瀛與這些道士是一路的，這時看來，分明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玄靜道長略爲思索，回身說道：「善士，你意下如何？」

桑羽青這時已拿定了主意，決心看看葉劍瀛的眞實功夫，也趁便看看他的來意，當時含笑道：「既是葉兄執意如此，我讓賢就是。」

玄靜一笑，點頭道：「好吧！我便陪葉壯士走兩招。」

由於葉劍瀛的突然出現，使得全場的道士都顯得驚詫異常。

「白雲觀」的掌門人沈木道士的臉色更是難看，他扭過了頭，低聲的與修月談著話，似在吩咐什麼。

修月不住的點頭，面上顯得驚恐之色，然後轉身由側門出去了。

這些情形看在桑羽青眼中，心裡不禁一動，忖道：「看樣子這老道士可能要施什麼詭計……

……」

才想到這裡，便聽小猴兒低聲道：「師哥，這姓葉的到底是看什麼的？」

桑羽青搖頭不語，這時葉劍瀛已經拉開了架式，桑羽青一望之下，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葉劍瀛左臂如環，右掌微微張開，輕輕的架在左臂忖骨之際，足下「丁」字站開，挺胸抬頭，目露神光，顯得豪氣逼人！

他這架式一拉開，在場武功較高之人，都知道他有著一身驚人絕技了。

這時桑羽青想起了一人，名叫麥休士。

此人乃是江湖中一大怪傑，一身武技出神入化，最擅長的一套「百星劍」法震驚天下，三十餘年前霸行武林，無人能敵。

由於桑羽青也是使劍，所以石塵子曾把江湖中各派劍法，詳細解說，所以他一看葉劍瀛的架式，立時知道他的門派。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葉劍瀛倒是個極端扎手的人物了！但不知他來意爲何？……

……」

玄靜顯然也看出了葉劍瀛深厚的功力，顯得有些吃驚，但是他却未看出葉劍瀛的門派來，因爲麥休士早於數十年前就洗手江湖了。

他微微一怔，隨卽含笑道：「這兩天眞是風雲際會，『白雲觀』高手遞出，貧道眞是高興得

很。」

葉劍瀛身形絲毫不動，說道：「道長請先進招！」

玄靜道長搖頭道：「你是客，我怎好先動手？」

話才說完，葉劍瀛身形一晃，右掌拍出，說道：「在下有僭！」

只見他渾厚的手掌，如同一隻飛舞著的鐵蝴蝶一般，一瞬之際，已經到了玄靜道士的面門！

玄靜道士面上微有驚詫之色，但是他並沒有接這一招，身形反面向外一側，偌大的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捲向一旁！

由玄靜的這一動作看來，比起其餘諸長老，可是强多了，無論氣勢，速度，身法都高上數籌。

玄靜雖然已經到了葉劍瀛的左側，但是他並未出手還擊，仍然站立不動。

葉劍瀛一掌拍空，他身形一帶，已經整個的轉了過來，與玄靜又成了對面，他微笑道：「好慈悲！」

一語甫畢，第二招接踵而出，二指如電，以閃電之勢，向玄靜的右肩頭便點。

這一招表面上看來稀鬆平常，實際上却是指力如刀，離著老遠，玄靜便感到勁力撲面。

這個老道士可是眞正的吃了一驚，心中好不駭然，忖道：「這孩子小小年紀，怎麼……」

念頭尚未轉完，已連忙向左移步把身子扭開了去，正欲還手，不料葉劍瀛身子一錯，右掌仍就前勢，猛然向下一沉，五指大張，向玄靜道士的後腰抓來。

這一招變換得又急又猛，玄靜道士大吃一驚，來不及出手，足根用力，向外閃出五尺。

他雖然躲得快，但是葉劍瀛的小指，仍然掛在了他的衣襟上，只聽「嘶……」的一聲輕響，玄靜的道衣，竟被他拉了一條五寸長的口子。

玄靜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他萬料不到，出手第二招，便栽了一個跟頭。

這時葉劍瀛反倒停手不前，他微笑著說道：「白雲觀第一高手，竟也不過如此！」

他語氣平和，面帶微笑，但是骨子裡那種冷傲之氣，却是令人難以忍受。

玄靜强忍著憤怒，兩道白眉高高俊起，冷笑道：「好俊的功夫！」他說完了這句話，身子猛然向前一撲，以大鵬撲食之勢，向葉劍瀛撲了過去。

玄靜憤怒之下，只見他双臂大開，十指如鈎，發出了一陣骨響之聲，只見他已怒到了極點。

他兩隻大開的手臂，帶著赫赫的風聲，向葉劍瀛的前胸，小腹兩處擊來。

由於玄靜的勢子太猛，葉劍瀛長衫一擺，向後退出了五尺。

玄靜那裡肯依，急步跟進，再度向葉劍瀛撲去！

別看他這大年紀，身手展開之後，就如同是一隻瘋虎一般，招招式式，都是銳不可當！

葉劍瀛却改變了戰略，一味的閃躲起來，行動之際，顯示出他一身卓越的輕身功夫。

他們二人打得甚是猛烈，房中的數十人，都不禁看得發了怔。

這幾招下來，桑羽青已經看出了分曉，忖道：「看來這『白雲觀』中實在沒有什麼奇人了！」

玄靜道士一連五次連招，都被葉劍瀛巧妙的讓了過去，其中雖然有幾次險招，但葉劍瀛却是毫無損傷。

桑羽青偷看沈木道士，只見他寬眉緊皺，目射怒光，恨不得要親自出手似的。

這時葉劍瀛已不是一味的閃躲，開始與玄靜正式過招，只見他身形巧快，招式猛烈，玄靜的身法立時被逼得慢了下來。

桑羽青一面觀戰，一面細想，他却想不透這些道士和葉劍瀛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另外有一件事，更是困擾著他，就是白嬋怎麼與這些道士有來往？如今這些道士全在此地，白嬋爲何不曾出現呢？

桑羽青想到這裡，不禁遊目四望，可是門窗緊閉，毫無所得。

正思忖間，便聽玄靜一聲急喝，原來他又被葉劍瀛的掌力震得退後了三步！

這個老道士再也沉不住氣，只見他髮鬚俱張，双手作勢，正要再度撲去。

不料「白雲觀」的掌門人，沈木道士突然站了起來，大聲的說道：「二位住手！」

葉劍瀛立時閃身一旁，玄靜雖然不願意，也把發出去的勢子，勉强的收了回來。

沈木道士沉聲說道：「今天較技到此爲止，請安排他們休息吧！」

此言一出，均出衆人意外，玄靜說道：「掌門人……」

沈木道士面色一寒，說道：「玄靜，我們還有事情待辦，你忘記了麼？」

玄靜這才不語，沈木又對一個小道士道：「帶他們去休息吧！」

小道士答應一聲，走到桑羽青面前，施禮道：「善士請隨我來！」

說罷轉身而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都很詫異，但是見沈木，玄靜等道士，已經由側門轉了出去，便跟在小道士身後，向外走來。

葉劍瀛也跟在一旁，桑羽青向他點了點頭，微笑道：「葉兄好俊的功夫！」

葉劍瀛一笑，搖頭道：「不是我功夫好，是這些道士的功夫太差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小子倒狂得很。」

小道士在前面領著路，却是一言不發，衆人跟著他，順著一條白石舖成的甬道，向右後方轉去，這一帶林木叢生，極爲幽靜。

這時葉劍瀛似在自言自語，說道：「憑這些道士的能耐，居然還敢造這麼大的反……眞是自不量力了。」

小猴兒問道：「他們要造什麼反？」

葉劍瀛搖頭不語，這時小道士已經領他們到了一排房舍前，回頭問道：「你們是一人住一間

，還是三人住一間？」

桑羽青笑道：「葉兄自然獨居一室，我與舍弟住一間就夠了！」

小道士望了他一眼，陰死陽活的說道：「麻煩！」

他由身上掏出了一大串鎖匙，把兩扇緊靠著的房門打開了，桑羽青向葉劍瀛頷首道：「少時再見！」

說著與小猴兒入房而去，只見這間房間佈置的很是簡單，兩張小牀，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別無他物，顯得空空洞洞。

牀倒是舖得很乾淨，並且放著一牀很厚的棉被。

小道士指了一下椅子道：「桌上有茶，你們休息吧！」

說罷不待答言，轉身而去，小猴兒不禁罵道：「媽的！這些道士都是些怪人！」

桑羽青坐在窗前，說道：「小猴兒少安毋燥，我們正好靜坐，觀其變化。」

小猴兒道：「我看我還是出去踩一踩！……」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少給我惹麻煩，少時我自會去打探白姑娘的下落的。」

小猴兒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桑羽青笑道：「算了吧！誰不知道你爲的是小道姑……」

小猴兒漲紅了臉道：「胡說！」

才說到這裡，便見葉劍瀛站在門首，小猴兒只得停了下來。

桑羽青站了起來，微笑道：「葉兄請進！」

葉劍瀛走了進來，笑道：「二位比我早來一步，不知道『白雲觀』中，可有別的動靜無有？」

桑羽青搖頭道：「沒有！我們一到此，就被他們帶到了大廳，嚴陣似待，至今還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呢！」

葉劍瀛沉吟一下，似乎有話要問，但又忍了下來。

桑羽青見狀笑道：「葉兄有話請講。」

葉劍瀛點點頭，說道：「恕我問一句，二位與觀中的道士是敵是友？」

桑羽青很是詫異，說道：「非敵非友。」

葉劍瀛又問道：「那麼二位入『白雲觀』爲何？」

桑羽青遲疑了一下，說道：「只是一時好奇，並無他意，葉兄你呢？」

葉劍瀛笑道：「不瞞二位，我與這批道士有些過節，此次是奉命而來的。」

桑羽青聞言越發詫異，但是却不便追問下去，葉劍瀛頓了一下，接著說道：「二位既然與這些道士沒有交往，我就可以放手去作了。」

桑羽青心中一驚，但是由於葉劍瀛的話不可深信，所以便放了過去。

三人又閒談了一陣，葉劍瀛這才辭了出去。

小猴兒問道：「師哥，這個姓葉的到底是作什麼的？眞是叫人看不透。」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到現在爲止，我也看不出來。」

二人談了半天，很多疑問都無法解答，也只有靜觀變化了。

……

二更時分，天色早已昏暗下來，山風凌厲，氣候已經非常寒冷了，但是奇怪的是始終還沒有落雪。

這一段時間裡，安安靜靜，一些事也沒有，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結束停當，準備把這座道觀詳細的打探一番。

桑羽青算計了一下，自從自己跟踪白嬋以來，也不少日子了，可是至今仍然沒有把事情弄明白，不禁焦急得很。

他們推房出來，夜寒如凍，陣陣的寒風，吹得人肌膚欲裂。

桑羽青向葉劍瀛的房間望去，見是一片漆黑，也不知他是否在房內。

小猴兒突然說道：「師哥，你看！」

桑羽青隨著他的手勢望去，只見自己的門框上，貼著一張紙條，當時扯了下來，只見上面寫道：「少時觀內若有任何事發生，二位不必過問，此乃弟之私事也！葉劍瀛草。

桑羽青略爲細看，墨跡旱乾，分明已寫了很久了，不禁說道：「我們快些去訪，否則就要落在葉劍瀛之後了！」

小猴兒道：「什麼事呀？」

桑羽青匆匆道：「不管什麼事，總不能等他辦完了我們再去。」說著很快的走上了甬道，向內趕去，小猴兒也急忙跟上。

偌大一座道觀，不但是一片黑暗，就連一絲人聲也聽不見。

小猴兒低聲說道：「看情形有些不大對，怎麼一絲聲音也聽不到？」

桑羽青道：「這片宅子太大了，我們先到左面去看看！」

左面有一大排建築，氣象非凡，所以桑羽青要先去看看。

他們一路急奔，快似清風一般，很快就接近了這一片房舍。

桑羽青突然停下了步子，小猴兒趕上，低聲道：「怎麼了？」

桑羽青指著地上的一具屍體道：「我們來晚一步，葉劍瀛已經發難了！」

小猴兒蹲下身子，把那具屍體察看了一下，驚道：「師哥，是宏心道士，死得很慘呢！」

桑羽青道：「不必管他！我們到裡面看！」

他說著踏級而上，推門而入。

室內一片黑暗，可是桑羽青鼻端已經聞得一股濃厚的血腥之氣，心知不好。

小猴兒進房之後，立由身上取了火摺子，打燃之後，把室中的油燈點起。燈光之下，一片血汚，地上七橫八豎的倒著好幾具屍體，大塊的血流的滿地，已然凝成了黑紫色！

桑羽青及小猴兒望見了這種情形，也不禁吓了一大跳，他們雖然走遍江湖，還沒有見過這等大屠殺！

那些道士死得很慘，有的是被掌震死，有的是被劍所刺，其中一人，連頭都幾乎被寶劍削斷，垂掛一旁，眞個是慘不忍睹！

桑羽青皺著劍眉，吸了一口氣道：「阿彌陀佛葉劍瀛心狠手辣，眞是江湖上的一大魔星啊！」

小猴兒也被吓傻了，說道：「師哥，爲什麼？他爲什麼要殺這麼多道士？」

桑羽青搖頭不語，小猴兒又叫道：「啊！玄黃道士也被他殺了！」

桑羽青聞聲望去，只見玄黃道士倒臥在一張木椅上，心口被寶劍刺了一個大洞，死狀甚慘！

小猴兒唉息一聲道：「唉！這些道士也是報應吧！」

桑羽青接口道：「葉劍瀛手中有了這把名劍，不知要殺多少人呢！」

小猴兒心中惦記小道姑，便道：「師哥，我們快找他，免得他亂殺人！」

桑羽青點點頭，二人很快的把這一片房舍都察看一遍，除了又發現七八具屍體外，什麼也沒看著。

小猴兒咋舌道：「乖乖！這觀裡的和尚都要被他殺完了！」

桑羽青驚駭之中，又滲有極度的驚訝，說道：「怪了！這裡殺了這麼多人，我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想到這裡，回想到葉劍瀛連自己房中談天，必然在茶壺中下了藥，以至於這邊鬧翻了半，他們仍在睡夢之中。

桑羽青想著，不禁狠狠的跺了一脚，怒道：「好大胆的葉劍瀛，弄手脚居然弄到我頭上來了，哼……」

他憤怒之下，不住的冷笑，俊目之中，射出了怒火，兩道劍眉也高高的飛揚著。

小猴兒道：「師哥，別發怔了，我們趕快找他呀！」

二人立時展開了搜索，足足有一個更次的時間，所有道士的屍體都找全了，包括掌門人沈木及五大長老，但是却不見白嬋及修月的下落。

二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桑羽青簡直不敢相信，憑葉劍瀛再大的功夫，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的道士都殺完！

再說白嬋及修月怎麼會失踪了？

才想到這裡，便聽小猴兒叫道：「師哥哥！這裡還有一個沒有死！」

桑羽青急忙趕了過去？

走到近前看時，是一個被掌力震傷，垂死的道士，年約三十左右，已是昏迷狀態，身子在不住的嚅動著。

小猴兒早已在他心腹各處點撫了一陣，那道士悠悠醒了過來，睜開了糢糊的双眼，望見了桑羽青和小猴兒，又發出了一陣恐怖的顫抖，接著連聲呻吟起來。

桑羽青握著他的手，略一把脈，不禁搖了搖頭，說道：「他五臟已朽，問不出話了！」

才說到這裡，那道人身子一彈，大叫道：「你……你也活不成！展善師爺就要取你的命……哇！……」

他說著，噴出了一口鮮血，一命歸西！

桑羽青等雖然久走江湖，也被他所驚吓，急忙閃開。

那一陣陣的濃血之氣，湧了出來，使人很是難耐。

桑羽青及小猴兒連忙走到窗口，目前的情形，竟使他們無所適從。

小猴兒道：「師哥，他剛才說什麼展善師爺？」

桑羽青劍眉緊鎖，說道：「聽他口氣，這『白雲觀』還有上一代人物，會替他們報仇呢！」

這兩個少年奇人，被這突發的慘事，弄得心神不定，竟亂了章法！

桑羽青發了一陣怔，說道：「我們快找白嬋和葉劍瀛的下落？」

他們二人以極快的速度，把這一帶巡查一遍，所有道士的屍體都找到了，包括五大長老和掌門人沈木在內。

桑羽青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說道：「唔……這葉劍瀛難道有天大的本事，竟把這些道士殺得一個不剩？」

小猴兒也著急道：「怪了！白姑娘和那個修月怎麼不見？」

桑羽青也道：「葉劍瀛心狠手辣，宛如凶神附體，怎會單單對這小姑娘慈悲起來？」

這時天光微明，寒氣逼人，「白雲觀」數十具屍體，散發著濃厚的血腥味，黎明之際，更顯得悽人和悲慘！

整個的白雲觀已經被他們找遍了，但仍然找不着葉劍瀛，白嬋和小道姑的下落。

小猴兒問道：「天快亮了，我們怎麼辦呢？」

桑羽青道：「我們回船去看看再說！」

小猴兒道：「這麼多屍體怎麼辦？」

桑羽青皺眉道：「屍體太多，我們若是埋葬他們，只怕要化一天的時間，如今也顧不得他們了！」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是急於脫離的，小猴兒立時把兩匹馬帶了來。

由於，白嬋那匹駿馬已然不在，所以可以斷定白嬋已經離觀他往，而小道姑的下落就難測了

，所以小猴兒一直掛在心中。

他們二人放快了馬，霎時趕到了江邊，果然，那三艘船都不在了。天光破曉，江風陣陣，大片的水霧，瀰漫在江面上，一片冷澀之情。

小猴兒道：「準又是葉劍瀛弄的鬼！」

桑羽青接口道：「幸好我們把馬帶了下來，不然就要徒步追踪了。」

小猴兒又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臨江沉思，突然之間，他双眉飛揚，說道：「剛才那個道士，垂死之時，不是說過有個師爺麼？」

小猴兒點頭道：「不錯！叫展善！」

桑羽青又道：「你還記得划船的舟子，說過此處還有一個道觀麼。」

小猴兒聞言略爲思忖，叫道：「對了！他說過有一個『莫難觀』，就在這附近的！」

桑羽青射出了堅定的目光，說道：「如果我猜的不錯，『白雲觀』的師爺展善，一定住在『莫難觀』中！」

小猴兒拍掌道：「對！葉劍瀛一定也趕到那裡去了。」

桑羽青帶轉馬頭，說道：「以葉劍瀛如此毒辣的手段，他一定是趕盡殺絕的，他此次來是早已有了計劃，我們要趕快趕去，否則又找不着他的下落了。」說罷之後，策馬飛奔！小猴兒急忙放馬追了上去，叫道：「師哥，莫難觀在那裡呀？」

桑羽青道：「舟子說距此不遠，轉過了這片山頭，一定會有人家，到時一問便知！」

這兩個年青奇人策馬如飛，疾如閃電一般，在寒林之中飛駛著。

「白雲觀」的巨變，是江湖中數十年來少有的血案，桑羽青身臨其境，却未能阻止這件慘事，心中很是痛苦。

他忖道：「想不到葉劍瀛竟是這麼厲害的人物，下一次見了他，我可要好好的問問他！」

這兩匹快馬，奔跑起來，眞個是騰雲駕霧一般，快得出奇。

……

傍晚時分，天上居然飄下了薄薄的雪花，迎空飛舞，吹拂得人口鼻難開。

小猴兒用衣袖拂著面前的飛雪，叫道：「怎麼還看不見人家？若是到了夜裡，還見不着人家，我們可就慘了！」

他們已經在馬背上整整的跑了一天，還沒有見著一戶住家，此事也頗出桑羽青意料之外。

小猴兒一路快叫，他就怕在雪中過夜，桑羽青瞪了他一眼，叱道：「你鬼叫什麼？你若是吃不了苦，乾脆回去吧！」

小猴兒聞言吐了一下舌頭，恰好是一大片飛雪落入口中，凍得他眉頭一皺，趕緊啐了一口，說道：「誰怕吃苦？我只是覺得奇怪，這一天我們少說也跑了八百里，根本沒看見『莫難觀』，

恐怕早就過去了。」

桑羽青搖頭道：「這一帶山路崎嶇，雖然跑了將近千里，但是按水路算，只不過兩百里呢！」

正說之際，遙見數十里外，有一片燈光，在寒風飛雪之中閃爍著。

桑羽青道：「你看，前面有村落了！」

小猴兒一望之下，不禁精神大振笑道：「好了！今天夜裡用不着野宿了！」

他們二人把馬加快，急如旋風般的向前撲去。

片刻之後，他們已經快馬駛入了這座小村子。

這小鎮約有兩百戶人家，緊緊的靠著江邊，也算得上是一個大鎮了。

桑羽青不禁苦笑道：「我們若是坐船，上午就到了，如此看來，我們雖然緊趕，可是葉劍瀛却早已到了。」

小猴兒道：「你怎麼知道他一定在這個小鎮呢？」

桑羽青道：「這方圓數百里內，只有這個小鎮，除非他是回金陵去，否則一定在此落脚！」說著二人已然進入了鎮內，初更時分，不少晚睡的人家，還是燈光通明，圍爐夜話呢！

這座鎮村雖然不大，但是却有著三家客店，二人轉過一遍，選了一家較大的「北斗店」投宿。

店小二招呼著入了房，搬上了酒菜，二人邊吃邊談。

桑羽青對店小二笑道：「小哥，請問這裡叫什麼地方？」

小二笑道：「這裡叫『莫難村』！」

桑羽青及小猴兒聞言，不禁同時一震，桑羽青趕緊問道：「此處可有個『莫難觀』？」

小二連連點頭道：「有的！有的！不過這道觀小得很，只有兩個道士，一老一少，很少走動。」

桑羽青緊接著問道：「小哥可知道往「莫難觀」怎麼走？」

小二笑道：「出店往左走，就在山腰上，不遠！二位敢是認得那位道爺？」

桑羽青含混地說道：「不錯！我們認識，這位順道過此，拜訪拜訪。」

小二笑道：「剛剛老道爺要到這裡買了一壺酒，走了不到半個時辰呢！」

桑羽青聞言不禁又驚又喜，略爲思忖道：「好了！我們吃完飯就睡覺，你明天再來收拾吧！」

小二道：「你們不去拜訪老道爺呀？」

桑羽青道：「天太晚了，又在下雪，我們明天再去。」

小二答應著離開了房間，桑羽青對小猴兒道：「快吃！」

小猴兒邊吃邊道：「還好！我們來得不算晚，老道士還未遭難。」

桑羽青劍眉微鎖，說道：「雖然趕到了，可是葉劍瀛沒有來此，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對於葉劍瀛的行踪，二人均是想不透，匆匆吃完了飯，桑羽青拴上了房門，小猴兒把燈光撥成豆大。

推開了後窗，寒風夾著雪花飛湧進來，吹得二人打了一個寒顫。

這時初更方盡，樵樓二鼓，小小的村鎮，除了偶有兩三戶，傳出了昏黃的燈光外，已是一片黑暗和死寂。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先下去！」

小猴兒點點頭，身子一擺，如同一片落葉般，由窗口落下了街心。

桑羽青抬頭向左方山腰望去，果見叢林之中，傳出了一點昏光。

他伸出左手，搬著房簷，然後把整個的身子盪了出去，懸空而立，用右手把窗戶帶緊，然後才落下街心。

大地一片死寂，地面和房舍上，都積了薄薄一片白雪，雖是深夜，仍然看得很清楚。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注意行藏，走！」

他們二人，展開了輕身功夫，飛雪之中，向那座小山撲去。

風雪正急，吹拂得這一帶林木呼嘯，偶有幾聲寒犬夜吠，聽得更是悽涼。

桑羽青按照店小二的指示，向左邊的山腰奔去，雖然隔著老遠，但是山腰上的燈光清晰可見。

小猴兒緊追在桑羽青身後，說道：「師哥！他既是『白雲觀』的老輩人物，爲什麼不與他們住在一起，却住到這裡來呢？」

桑羽青搖頭笑道：「我怎麼會知道？」

這座小山並不高，二人身形加快，霎那之時，已經撲近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放慢了脚步，打量著這座山腰的小道觀。

果然如店小二所說，這是一間很小的道觀，總共不過有四五間房子，外面圍著一道半人高的圍牆，牆頭上覆著白雪，壓著一重重的衰草。

由這種情形看來，這座道觀的香火也不旺盛，顯得一片破落。

這時燈光是由爲首的一間房間中傳出，桑羽青及小猴兒互打了個招呼，双双落上了牆頭。

就在二人脚才落地之時，突聽一聲暴喝：「什麼人？」

緊接著大片風聲，迎面而來，聲勢頗爲驚人。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吃了一驚！不約而同的向兩邊閃開，緊接著「砰！砰！」兩聲大響，原來是兩塊大石，落向牆外。

大石方才落地，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什麼人夜入我『莫難觀』？」

聲音沙啞冷澀，聽來極是刺耳，桑羽青及小猴兒循著聲音望去，只見一個形容枯瘦，相貌可

悸的老道士，坐在一盞昏燈之下，獨自飲著酒。

桑羽青還未說話，那老道士又道：「既然進來了，到房裡來吧！」

這個老道的相貌奇醜，聲音又是難聽已極，桑羽青及小猴兒都不禁有些心驚。

小猴兒怔怔的注視著桑羽青，桑羽青點了點頭，二人同時向小房走。

才走到門口之際，便聽老道又說：「門未上拴，你們推門進來吧！」

桑羽青推開了門，二人同時進得房來。

燈光之下，細細的打量這個道士，不禁同時吓了一大跳。

只見他身材瘦小，可是一顆腦袋却是大如巴斗，滿頭髮鬚都是銀白色，蓬蓬鬆鬆，好似亂草一般。

他一双眼睛又大又圓，閃閃發光，翻天鼻孔，黃齒外露，眞個醜怪已極！

桑羽青及小猴兒生平就沒見過這麼難看的人，不禁都怔住了。

小猴兒更是吓得心頭「砰砰」亂跳，忖道：「我的媽！這是人還是鬼呀？」

二人入房之後，那老道却是連頭也不抬，仍然低頭喝他的酒，也不再說話。

桑羽青含笑說道：「這位就是展善道長麼？」

話才說完，那怪老道突然發出了一聲極爲恐怖的大叫，身子一晃，一陣風似的向桑羽青撲了過來。

兩下相距不過三尺，老道身法又是快極，但是他仍然撲了個空。

桑羽青早已閃出了五尺，沉聲道：「道長意欲何爲？」

那老道似乎大吃一驚，一双圓目睜得更大，注視著桑羽青，半晌才道：「咦……你這個娃娃好俊的功夫，竟能躲開我，眞是不簡單。」

他說著目光又飄向了小猴兒，小猴兒又是吓了一跳，全力防備著。

老道把他們看了半晌，這才慢吞吞的坐了回去，猛飲了一口烈酒道：「娃娃！你怎麼知道我的俠號？」

桑羽青道：「我們才由『白雲觀』來！」

老道又是一震，仰起了頭道：「啊！你們是白雲觀來的？是誰告訴你我住在這裡？沈木還是玄靜？」

桑羽青搖頭道：「都不是……」

老道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那麼你們來找我作什麼？」

桑羽青向前一步，說道：「我們來此只爲通知你一件事？」

老道又飲了一口酒，不耐煩的說道：「白雲觀的事我管不著！」

桑羽青道：「白雲觀遭了巨變，你難道不想知道麼？」

老道抬起了眼睛，怒道：「告訴你『白雲觀』與我無關！遭了巨變……難道他們都死絕了不

成？」

桑羽青還未說話，小猴兒在一旁接口道：「可不是都死絕了！」

老道聞言一聲怪叫，霍然而起，叫道：「娃娃！你說什麼？」

桑羽青緊接著說道：「我們告訴你的都是實話，『白雲觀』遭了巨變，連掌門人，帶五大長老及一般弟子，在一夜之中，均被人殺死了！」

老道聞言一双雪白的濃眉高高吊起，双目銅鈴也似，用著微微發顫的聲音說道：「你……你們說的可是眞的？」

桑羽青道：「我們與道長素不相識，焉有欺騙你的道理？」

展善双手扶著桌子，面上的表情很是怪異，自言自語道：「死乾淨，也好……」

他口中一直重覆著這句話，桑羽青則一直注意著他表情的變化。

半晌之後，展善又道：「是什麼人下的手？」

小猴兒正要張口，桑羽青已然說道：「是誰行的凶，我們還不知道。」

展善沉吟了一下道：「你們怎麼會找到我這裡來？」

桑羽青便把小道士臨死之事說出，並道：「我想目前『白雲觀』只餘道長一人，或許你應該去料理一下！」

展善連連的搖頭道：「不！不！我絕不會去！不過！……我要會會那胆大包天的人！」

由於「白雲觀」的人都死完了，桑羽青才把希望寄托在展善身上，希望能由他這裡，探到一些東凡和尚的消息。

但是目前的情形，令他很是失望，他沒有想到，展善與「白雲觀」。好似已經斷絕了。

展善沉思了半晌，說道：「你們是什麼人？跑來通知我，可有什麼來意？」

桑羽青沉吟一下，說道：「我想打聽一個人！」

展善双目睜睜，說道：「誰？」

桑羽青還未說話，突聽遠處有步履之聲，隨風傳來，似是有人飛縱。

三人一同停止了談話，桑羽青心中忖道：「八成是葉劍瀛來了！」

念頭還未轉完，便聽一個嘹亮的聲音道：「展善可在房中？」

果然是葉劍瀛的聲音，展善叫道：「什麼人？」

葉劍瀛道：「索命人來了！」

第八章　雪夜動情　送卿訴心願　憂心得解　快馬訪異人

桑羽青等正與展善談話之際，突聽有人飛越之聲，展善扯著粗啞的嗓子，說道：「什麼人？」

一語甫畢，牆外傳來，一個嘹亮的聲音：「索命人來了！」桑羽青及小猴兒都聽出是葉劍瀛的聲音，不禁忖道：「葉劍瀛眞是好大的胆子！」

展善聞言之後，兩道白眉掛起，說道：「什麼人敢這麼狂？」

聽見一條黑影一閃，一個身軀碩壯的青年人，已然立在了牆頭。

他靜靜的站在那裡，如同一個鬼魅一般，桑羽青想到他在「白雲觀」下的毒手時，亦不禁由心頭生出了幾股涼氣。

展善也被他的身手所震驚，發出了一聲陰冷的長笑，說道：「娃娃！不必再我面前作怪，還不下來？」

葉劍瀛並未答他的話，冷笑一聲，對桑羽青說道：「哼！我遍尋二位不得，原來到此通風報信來了！」

桑羽青不禁大怒，但是他並未發作，冷冷說道：「殘傷生靈！豈是俠義人物所爲？葉兄，我在此候你多時了！」

葉劍瀛仍然站在黑暗之中，微笑道：「我們的事好辦，待我先解決了這個道士再說！」

展善獰笑一聲，叱道：「好大的狗胆！……」

說著推門而出，桑羽青及小猴兒也跟了出去，葉劍瀛仍然站在牆頭上，他從容自若的說道：「桑兄！我與這老道的事，你切莫伸手！」

桑羽青聞言不禁一震，忖道：「啊！他竟知道我姓桑！……」

這時小猴兒已然說道：「那可不一定！」

葉劍瀛冷笑一聲道：「怎麼？小兄弟，你一定要與我作對麼？」

這時桑羽青心中已然有了計劃，答道：「白雲觀之事，原是與我們毫無相干，你與這位道長儘情敍舊，我們決不多事！」

葉劍瀛笑道：「對！這才算是江湖朋友！」

桑羽青不語，把小猴兒拉向一旁！小猴兒急急不已，說道：「師哥！難道就被他幾句話吓退了？」

桑羽青搖頭道：「那有這麼容易？」

小猴兒這才不言，這時展善道人已經與葉劍瀛答上了話，他双双插著腰，寒風吹亂了他滿頭的白髮，灯光之下，看來很是恐怖。

他粗啞的嗓子說道：「娃娃，你是什麼人？」

葉劍瀛道：「我姓葉，叫葉劍瀛！」

展善搖了搖頭，說道：「無名小輩，還是把你的師門字號報上來吧！」

葉劍瀛搖頭道：「不必！報出來你也不會知道！」

桑羽青全神貫注，聆聽著他們的談話，想探聽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恨。

展善發出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說道：「如此說來，你們都是無名之輩了？哈哈！……」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笑聲，說道：「白雲觀均是有名之士，現在又如何了？所以我看還是無名的好些！」

展善面色一變，說道：「怎麼？白雲觀是你這個娃娃下的手？」

葉劍瀛望了桑羽青一眼，笑道：「怎麼？通風報信的沒有告訴你？」

小猴兒不禁大怒，罵道：「放你媽的屁……」

才罵到這裡，已被桑羽青攔了下來，說道：「小猴兒！還沒有輪到你，你急些什麼？」

小猴兒强抑著憤怒不再說話，展善似乎有些不敢相信，他詫異的說道：「啊？憑你這個娃娃居然能把『白雲觀』屠盡？道爺實在信不過你！」

葉劍瀛一笑說道：「信不信由你！」

展善點了點頭道：「好！就算是你，你與『白雲觀』有什麼深仇大恨？要下此毒手？」

葉劍瀛道：「那是我的事！」

展善哼了一聲道：「你來此尋我又爲何事？」

葉劍瀛笑道：「只問你一件事，你若告訴我，便是一段善緣，若是不講，『白雲觀』的道士就是榜樣！」

他說話之時，目光四射，狂妄已極，展善不禁大笑起來，良久才道：「好狂的娃娃！倒是合我胃口，好吧！你說說看是什麼事情，我道士年紀雖老，還不願意死於刀劍之下呢！」

葉劍瀛冷冷說道：「你有這個想法，是最聰明不過，現在生死在於你自己，告訴我，東凡和尚現在何處？」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又是一驚！但桑羽青極力的鎮定著，面上始終平靜如恒。

葉劍瀛說話之際，並未向桑羽青等看來，顯然他沒有注意到桑羽青情緒的變化，他的話說過之後，展善竟如木鷄一般的呆了下來，葉劍瀛笑著接口道：「你好好想一下！……」

話未說完，展善已道：「東凡和尚是什麼人？你尋他作甚？」

葉劍瀛劍眉飛揚，厲聲喝道：「道士你少與我裝糊塗！生死全在你自己，小爺我動起手來可是毫不留情的！」

展善不禁大怒，喝道：「他媽的，你這個小狗吃了什麼壯胆的玩意兒，敢在我面前放肆？」

葉劍瀛大聲道：「你說不說？」

展善叱道：「要想活命快走，若是道爺脾氣來了，可別怪我出家人手毒！」

葉劍瀛身子一晃，已然由牆頭落了下來，灯光照近了他的臉，只見他英俊的面貌上，有一層冷寒之氣，双目神光外露，咄咄逼人。

他含著一絲微笑，聲音很是柔和的說道：「道士！人只有一條命，你何苦爲了一句話喪生？」

展善冷笑道：「你惹出了道爺的脾氣，可別怪我，來吧！我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葉劍瀛沉聲道：「你眞不說？」

展善道：「你眞想死？」

葉劍瀛哼了一聲，身子一晃，一陣寒風，夾著飛雪向展善撲了過去。

他身手輕快，如同是一道閃電一般，二指抬點，指向展善的「天突穴」！

桑羽青見他出手毒辣，益發相信「白雲觀」之事，是他所爲，不禁忖道：「這小子好毒狠！」

就這麼一念之際，葉劍瀛已然與展善交了兩招，可謂快極。

由於這件事與桑羽青無關，所以只好袖手旁觀，靜站一旁。

葉劍瀛動起手來，招式如同狂風暴雨一般，好似恨不得立時就要把對方擊斃似的。

展善一言不發，二人在飛雪之中，大戰起來。

在這種情形下，葉劍瀛顯露出他絕妙的武功，桑羽青在一旁看著，不禁忖道：「如此看來，他的武功比我估計的還要高呢！」

展善是「白雲觀」更老一輩的人物，別看他年紀老邁，身手却是不凡，移動之際，風聲赫赫，掌力也夠驚人。

葉劍瀛似乎是急於解決展善，所以他下手之後，便似狂風暴雨一般，招式奇猛，每一出手，都是向展善的致命處擊到！

展善不禁被他挑起萬丈怒火，怪叫道：「好小子哇！你還能比我狠？」

他怪叫著，蒲掌大的一双巨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葉劍瀛的頭頂壓到！

他這一双巨掌之下，少說也有萬鈞之力！双掌才出，附近的雪花，都被掌風震得四下飛濺，好不驚人！

葉劍瀛雖然狂妄，可是他動起手來，却是一些也不含糊，自然不會硬接他的双掌。

他向左探出了半步，身子猛然一擰，已然閃出了三尺！

展善那裡肯容，喝道：「想逃？」

他猛一錯步，追上前去，右掌挾著赫赫掌風，大把的向葉劍瀛的肩頭抓去！

這一次葉劍瀛再不躲迭，他身子突然轉了過來，只見他「怒馬回頭」，上半身整個轉過，右掌併二指，疾如閃電一般，向展善大開的掌心便點！

展善只覺一股涼氣，透掌而來，不禁吃了一驚，百忙之中，來不及思索，慌忙的錯步後退。

這時葉劍瀛可容不得他了，只見他墊步直上，以「清風擺柳」的招式，双掌一分，分別向展善腋下双襟抓到！

葉劍瀛這一招變化得神妙莫測，快迅已極，大出展善意料之外，他不禁驚得叫了起來！隨著這聲驚叫，他拚命的向後縱去，但聽「嘶」的一聲輕響，展善右邊衣襟，已被扯了一條大口子！」

這一來不禁把展善驚得魂飛天外，他萬料不到這個年紀青青的孩子，手上竟有這高功力。葉劍瀛那裡肯放過，他搖身而進，再度與展善廝殺起來。

桑羽青在一旁驚詫不已，一方面是驚於葉劍瀛武功神妙，一方面則驚詫於展善的無能！他忖道：「白雲觀中都是這等身手，還能享譽江湖呢？」

小猴兒這時也安靜下來，細看葉劍瀛的身手。

原來他早已存心與葉劍瀛較量一番，這時觀察他的招式，只見他身手如電，行動似風，招式也是奇妙精絕，不可方物。

小猴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我還不一定比他強呢！」

這時二人再度交上了手，比起方才大不相同，展善吃虧之後，把一身功夫全施展出來。

葉劍瀛也加快了身法，只見二人打得驚天動地，好不猛烈。

桑羽青心中忖道：「看這情形，立時就可以見分曉了！」

果然！不大的功夫，二人動手正急之時，突見一道寒光一閃，緊接著老道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的身子，倒在了雪地中！

桑羽青及小猴兒同時一驚，原來葉劍瀛在動手之際，竟以極快的速度，抽出了「藍機劍」，以絕妙的招式把老道的左掌竟生生的斬斷！

展善已然昏倒在雪地之中，滿身血汚，葉劍瀛很快的把寶劍入了鞘。

小猴兒衝了上去，叫道：「姓葉的！你用兵刃傷人，算得什麼人物？」

葉劍瀛對著小猴兒一笑道：「小兄弟！對於此類人是慈悲不得的！」

說過之後，彎下了腰，把展善托了起來，進入房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也跟了進去。

葉劍瀛把展善放在了坑上，灯光之下，只見展善滿身血汚，白髮凌亂，看來非常恐怖，葉劍瀛由身上取出一丸藥，匆匆塞入了展善的口中，以水冲下。

小猴兒念念道：「哼！你傷人之後，還要施救？」

葉劍瀛在牀頭坐了下來，注意著展善的變化，聞言一笑道：「我沒有這麼慈悲。」

小猴兒道：「那你餵他藥作什麼？」

葉劍瀛若無其事的說道：「我還有話要問他！」

小猴兒怒不可遏，但却被桑羽青用目光止住，因爲他知道葉劍瀛要追問東凡和尚的事，這也

正是自己萬里江湖，日夜尋訪的消息。

小猴兒知道桑羽青的心意，所以不再發作，可是他們都是熱血騰騰的俠士，看見葉劍瀛這麼不光明的行爲，都是氣憤異常。

葉劍瀛靜靜的等著，不大會的功夫，展善啊唷一聲，悠悠醒了來。

他張開双目，望見了葉劍瀛，不禁一聲狂叫，右掌向葉劍瀛面部抓來。

葉劍瀛把頭一偏，二指如電，點在了展善的腋下，展善立時軟了下去。

葉劍瀛沉著聲音說道：「你少動，否則只有多吃苦！」

桑羽青見葉劍瀛相貌英俊，一表堂堂，實在想不到他竟是如此心狠手辣。

展善睜大著一双滿佈血絲的眼睛，不住的轉動著，這麼寒的天，他頭上竟然流出了汗！

葉劍瀛面帶笑容，說道：「老道，如你方才所說，你雖年老，但却惜命，現在生死在你自己手中，看你怎麼辦吧！」

展善用著發抖的嘴唇說道：「你……你待如何？」

葉劍瀛一笑道：「方才已經問過你了，東凡和尚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這句話問出口，桑羽青亦不禁一陣心跳，因爲他也極想由老道口中得知東凡和尚的下落。

展善搖頭道：「我不識此人！」

葉劍瀛冷笑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苦吃！再問你一句，他在那裡？」

展善雖然面有悸色，但仍搖頭道：「我失血過多，已然無命，就是知道也不會告訴你，何況……」

葉劍瀛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好！我倒要看看你有幾分骨氣！」

說著在他腋下點了一指，老道立時殺猪般的叫了起來。

桑羽青面色一變，走到牀前，向老道胸前拍了一掌，老道這才喘過一口氣來，低聲的呻吟著。

葉劍瀛詫異的說道：「這是爲何？」

桑羽青沉臉道：「葉兄，你與這位道爺可有深仇大恨？」

葉劍瀛搖頭道：「與他無仇！」

桑羽青點頭道：「與他無仇，便不該以毒刑逼供！」

葉劍瀛一笑道：「你太慈悲了！我可不是你們所謂俠義道的人物，凡事都講道義！」

桑羽青接道：「不是俠義道人物，也不可下此毒手！」

葉劍瀛搖頭道：「我不管這些！」

他說著很快的又點了展善的穴道，展善一陣急顫，又大聲叫了起來。

桑羽青大怒，右臂一舒就要去扶展善，葉劍瀛却一把抓住了桑羽青的膀子，喝道：「你管的事太多了！」

桑羽青膀子一甩，喝道：「去！」

他一甩之下，葉劍瀛無防，一連退出去五六步，才把身子站穩。

這邊桑羽青早已爲展善解了穴道，但是展善已然痛得昏死過去，桑羽青見他奄奄一息，看是活不成了。

葉劍瀛站穩身子之後，冷笑道：「喲！莫非你與這些道士沾親帶故？」

桑羽青盛怒之下，喝道：「你少在我面前賣狂！出去！」

他說著，先行走出了房門，轉面對小猴兒道：「你守著老道，誰要碰他，照樣斷他一條膀臂！」

桑羽青發起怒來，只見他劍眉飛揚，目射神光，令人不寒而慄！

葉劍瀛雖然狂妄，也被桑羽青的氣勢震懾住，怔怔的望著他。

桑羽青喝道：「叫你出來！」

葉劍瀛竟不由自主的走到門外，桑羽青道：「葉劍瀛！我不管你是什麼人，在我面前如此爲非作歹，是辦不到的！」

葉劍瀛一笑道：「我不願與你這麼快就衝突，因爲說不定我們是一條路上的人！」

桑羽青心中疑慮，面上却不露出，接道：「且慢！我還有事問你！」

葉劍瀛冷冷說道：「什麼事？」

桑羽青問道：「白雲觀中的道姑和白姑娘到那裡去了？」

葉劍瀛笑道：「原來爲此！自我入『白雲觀』後，便未見過這兩個人。」

桑羽青緊逼著問道：「此語當眞？」

葉劍瀛道：「我騙你作什麼？」

才說到此，小猴兒跑了出來道：「師哥！老道士死了！」

葉劍瀛啊了一聲道：「啊！你們慈悲得好！」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道：「你尋訪的人，若是江湖中人，一定可以尋得，又何必用這等手段？」

說著與小猴兒入房，葉劍瀛攔道：「且慢！」

桑羽青與小猴兒同時停了下來，葉劍瀛走到他們面前，低聲道：「桑兄……」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誰告訴你我姓桑？」

葉劍瀛一笑不答，說道：「我知道你也在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我不知道你與他是敵友，但是我們的目的相同，都是爲了找東凡和尚的下落，何不聯在一處？」

桑羽青暗暗驚心，但是葉劍瀛知道這麼多，自己也無法否認，點了點頭，說道：「不錯！我是在尋找東凡和尚，是敵是友，到時你自會知道，不過我的方法與你不同，古云：道不同不相謀，我們還是各自行事的好！」

葉劍瀛笑道：「方法不同？你在金陵鼓樓，不是也以刑逼供大和尚麼？」

桑羽青聞言驚怒交集，但是他鎮定著，說道：「我與那和尚有血海深仇，不似你這等無故傷人！」

葉劍瀛笑道：「以後你就知道我不是無故傷人了。」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如此說來，你是爲我而來了！」

葉劍瀛道：「我只是想由你身上探聽東凡和尚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你也與我一樣。」

桑羽青點頭道：「好吧！不管是眞是假，也不論你居心如何，現在江湖中，只有你知道我姓桑，若是再有第二人知道，我這筆賬要找你算！」說著轉過了身。

葉劍瀛道：「白姑娘不知道麼？」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白姑娘除外！」他轉臉對小猴兒道：「小猴兒，我們走吧！」說著二人一溜煙似的下山而去，身法快極！

葉劍瀛望著他們的背影，冷笑道：「哼！好狂！我葉劍瀛早晚要你刮目相看！」說著入房而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双双如飛，趕到店中，如同兩條人箭般，由窗上落入。

當他們落入之後，竟然發覺一人，正在翻閱衣物，桑羽青喝道：「什麼人？」

那人吓了一跳，慌忙的轉過了身。

桑羽青及小猴兒觀看之下，不禁大出意料，尤其是小猴兒，更是驚喜交集。

原來這黑夜入店之人，正有小道姑修月。

看著她突然無恙，桑羽青及小猴兒都放了心，小猴兒更是心中高興得很。

這時修月已然除去道裝，但却改成了男人打扮，一襲青衫，頭上也壓著一頂巾帽。她的打扮，看來就像是個公子哥兒似的。

桑羽青笑道：「原來是修月小師兄。」

修月忙道：「我現在已經還俗了，你們以後叫我凌姑娘，不要再叫我修月了。」

聽說修月還了俗，小猴兒心中很是高興，他很想說幾句話，但又不知說些什麼，怔怔的望著她。

桑羽青點頭道：「凌姑娘請坐，我有很多事要問妳。」

落座之後，桑羽青細看了她幾眼，奇道：「咦！妳的穴道已經解開了，是誰爲妳解的？」

凌幼枝略爲遲疑，說道：「啊……是沈木爲我解的。」

桑羽青心中雖然疑惑，並不追問，又道：「白雲觀發生的事，妳都知道了嗎？」

凌幼枝點頭道：「我知道了。」

桑羽青又問道：「那麼妳是如何脫身的呢？」

凌幼枝道：「我……我由旁門逃出來的。」

看她說話的神情，很是遲疑不定，心中頗爲詫異，但又想不出什麼道理來，便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啊——如此說來，妳是很幸運的了！」

凌幼枝面色微紅，說道：「是的！沈木爲我解開了穴道，我立時就逃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那麼在『白雲觀』中，有一個白姑娘，妳可曾見過她？」

凌幼枝連連的點頭道：「我見過！她比你們先到觀裡去，和掌門人談了一會話就走了。」

桑羽青甚是詫異，說道：「啊？她只進去一下就走了？」

凌幼枝點頭道：「是的！我本想和她說幾句話都沒有機會……她長得眞美！」

這時桑羽青更是疑惑不定了。

沉默了半天的小猴兒，這時突然問道：「妳……妳怎麼知道我們住在這裡？」

凌幼枝笑道：「我看見了你們的馬了。」

說著，一双妙目注視在小猴兒的臉上，吓得小猴兒慌忙把目光避開，心頭不由一陣亂動。

桑羽青又問：「凌姑娘，妳還俗之後，有何打算呢？」

凌幼枝双目垂了下來，略帶傷感的說道：「我還有幾個親戚，我想先去看看他們再說。」

接著，桑羽青又問了她很多「白雲觀」的事，但是沒有一件可以與東凡和尚連在一起，心中很是失望。

這時已是三更時分，凌幼枝站了起來，說道：「我這次來，就是向兩位道謝，現在我要走了。」言罷很是感傷！

桑羽青笑道：「恭喜姑娘能夠脫離虎口，說不定將來我們還會見面，在此謹祝姑娘一路順風！」

說也奇怪，小猴兒這時不禁有些難捨之意，眼望著這孤零零的小姑娘，就要投入茫茫人海，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安。

凌幼枝發了一會痴，低聲道：「謝謝你們……」

說著又深情的望了小猴兒一眼，這才走向了窗戶，準備飛越下地。

小猴兒突然說道：「凌姑娘，請等一等！」

凌幼枝回了頭，見小猴兒双目明亮，兩頰發紅，臉上的表情很是怪異。

她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什麼事？」

小猴兒用力的嚥了一口口水，鼓足了勇氣，說道：「我送姑娘一程！」

凌幼枝一笑道：「夜深雪重，實不敢相勞……」

話未說完，小猴兒已道：「不必客套，去吧！」

說罷之後，對桑羽青道：「師哥，我少時就回來。」

桑羽青笑道：「去吧！」

小猴兒臉一紅，身子一扭，如一條箭似的，由凌幼枝身旁滑過，落在了雪地中。

凌幼枝回身一禮，說道：「再見了！」

她嬌軀一擺，一朵雲彩似的飄落下去。

桑羽青伏著窗口望時，見小猴兒與凌幼枝並肩而行，他們走得很慢，一路談著話。

由於凌幼枝的突然出現，使得桑羽青很是詫異，回想她方才談話的語氣和神情，有很多可疑之處。

他忖道：「白姑娘進觀之後，與沈木談不了一陣就走了，此事眞個奇怪，莫非沈木告訴了她什麼消息？」

桑羽青越想越可疑，同時他自己尋訪東凡和尚的下落，來到「白雲觀」中，原以爲可以得些消息，不料出了葉劍瀛這件事，弄得自己章法大亂，竟不知由何處着手了。

他思細良久，覺得要尋訪東凡和尚，只有白嬋這一條路，所以決心要把白嬋尋著。

且說小猴兒伴著凌幼枝，正在雪夜之中行走。

風雪很猛，大片的雪花吹了過來，小猴兒縮著脖子，不住的用袖子揮拂。

凌幼枝望了他一眼，說道：「你冷吧？」

小猴兒連連的搖頭，說道：「不冷！不冷！這算什麼？想當年我在西北的時候，天都凍了呢！……」

說到這裡，凌幼枝笑了起來，小猴兒双目睜睜的說道：「怎麼？妳不信？」

凌幼枝笑道：「我相信。」

小猴兒道：「那妳爲什麼笑？」

凌幼枝含笑道：「我笑你說話的樣子，好滑稽呢！」

小猴兒面上一紅，說道：「有什麼滑稽？誰說話不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沉默下來，緩緩的走著，這一條小街空空洞洞，已然鋪上了一層薄薄的白雪，遠處一家小店的門口，掛著一盞昏黃的「氣死風燈」，在風雪之中，不住的搖晃著。

小猴兒心中有滿腹的話，却不知由何說起，他本是性急之人，不禁急得他不住的搓手。

凌幼枝笑道：「你說你不冷，一直搓手作什麼？」

小猴兒笑道：「我有好多話要說，不知由何說起……」

凌幼枝站了下來，說道：「有什麼話你現在告訴我吧。」

他們正好停在那盞風燈之下，灯光把二人照得很清楚，小猴兒感到有些難爲情，他不自然的望了凌幼枝好幾眼，說道：「我們過去談。」

說著很快的向前走去，凌幼枝奇怪的跟在後面，一直走出了五六丈遠，小猴兒才停下了身子。

凌幼枝問道：「什麼事呀？」

這時小猴兒背著灯光，心中安定了些，聞言忖道：「這丫頭眞傻，還一直問……」

凌幼枝見小猴兒一直不說話，不禁有些急了，說道：「唉呀！你到底要說什麼呀？」

小猴兒皺了一下眉頭，說道：「妳方才說，妳要去找幾個親戚？」

凌幼枝道：「是的！」

小猴兒又道：「是些什麼人？」

他的語氣很急促，凌幼枝不禁有些奇怪，望了他一眼，低聲說道：「只是些遠房親戚，其實也都多年沒有音訊，不知道還認我不認……」她說到這裡似頗傷感，垂下了頭，小猴兒也感到很難過，停了一下問道：「若是妳尋他們不着呢？」

凌幼枝搖了搖頭，苦笑道：「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了。」

小猴兒張了張口，却沒有說出話來。

凌幼枝望了望小猴兒，問道：「你問這個作什麼？」

小猴兒嚥下了一口口水，說道：「我是想……如果妳有什麼困難，可以來找我……」

說到這裡，他的臉眞明的紅了起來。

小猴兒的話頗出凌幼枝的意料之外，也很感動了她，她走近了一步，竟然拉住了小猴兒的手。

小猴兒吓了一大跳，但是心中却充滿著甜蜜和快樂，望著凌幼枝那張秀美的面孔，心頭一陣

陣的發跳。

凌幼枝感動的說道：「謝謝你，你眞是個好人……」

她說著要把手抽回去，但是小猴兒却緊緊的抓住了，那張充滿了青春和略帶稚氣的面孔，揚溢出一種慕愛之情。

凌幼枝這才羞澀了，她用力的縮手，但是小猴兒抓得更緊。

他們都沉默了，良久，凌幼枝道：「放手……我要走了。」

小猴兒道：「我送妳！」

於是，這兩個年青人，手拉著手，向黑暗中走去。

一路上他們親切的談著，都顯得非常的愉快。

片刻之後，他們來到了路口，凌幼枝停了下來，說道：「我要走了。」

小猴兒把她的手緊緊的握了一下，說道：「我等妳，妳一定要來找我。」

凌幼枝輕輕的點著頭，說道：「我會去找你。」

小猴兒鬆開了手，他很快的由身上撲出一錠金子來，塞在了她的手中。

凌幼枝詫道：「作什麼？」

小猴兒却飛快而去，叫道：「不要忘記我剛才的話！」

他快得像是一陣風似的，消失在雪夜之中。

凌幼枝緊緊的握住那塊金子，目中閃出了淚光，她孤苦一生，現在總算找著了愛她的人。

小猴兒滿懷興奮，回到了座房中，桑羽青已然睡了，室中一片黑暗。

他一面脫著衣服，一面低聲的唱著：

「三更三點呀龍呀抬頭
小妹妹掌灯呀獨上高樓
翠袖掩不住呀紅灯籠
燈光下面看呀——
小妹妹臉緋紅……龍咚！龍咚……」

他不但唱，還打著鑼鼓點子，顯得有些忘形。

桑羽青忍不住罵道：「小猴兒，半夜三更你作什麼怪？」

小猴兒，已然脫好衣服，跳上了坑，笑道：「師哥，你還沒睡著呀？」

桑羽青氣道：「睡著也被你唱醒了。」

小猴兒睡了下來，雖然不唱了，但是仍在小聲的哼哼著。

桑羽青雖然想到了一些，但是還是忍不住問道：「什麼事你這麼高興？」

小猴兒低聲笑道：「師哥！她……她拉了我的手呢！」

桑羽青不禁笑了起來，說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猴兒便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桑羽青，他已經完全沉迷在愛情之中了。

說過之後，他很愉快的沉入了夢鄉，桑羽青却是無法入睡。

由小猴兒和凌幼枝，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使他聯想到白嬋——那個神奇的女人。

對於她，桑羽青可算是一見鍾情，可是不但沒有接觸的機會，如今竟連下落都不知道。

除了復仇之外，桑羽青又多了一件困擾心神的事，這件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了結。

第二天，桑羽青花了半天的時間，把這座小鎮打探一遍，但是找不著絲毫白嬋的線索，不禁很是失望。

小猴兒問道：「師哥，我們現在到那裡去？」

桑羽青搖頭道：「失去了白嬋的下落，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去找線索了。」

二人正在談著話，突見不少馬匹車輛，通過了店房，向驛道上趕去。

桑羽青很是詫異，叫過了店家問道：「小哥，這些人忙著到那裡去？」

小二答道：「一江寺有佛會，有高人講道，這些都是聽道去的。」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連忙道：「一江寺在那裡？」

小二答道：「就在『樂山鎮』，騎馬去半天的時間就夠了。」

桑羽青又道：「你方才說有高人講道，想必是個出家的和尚了？」

小二搖著頭笑道：「不是的！是個居士，年紀比小爺你大不了多少，長得好，佛學也好！」

桑羽青越發覺得奇怪，問道：「小哥，你可知道這居士叫什麼名字？」

小二想了想說道：「大家都叫他錢居士，叫什麼名字倒沒有聽說過。」

桑羽青聞言心中驟然一驚，點頭道：「好了，謝謝你了。」

小二辭走了之後，桑羽青興奮的站了起來，說道：「啊！若眞是他的話，那我桑羽青復仇有日了！」

小猴兒連忙問道：「師哥，到底這個姓錢的是什麼人？」

桑羽青目射神光，說道：「東凡和尚有一個最得力的徒弟，名叫錢木兒，聽說此人的功夫，已然超過了東凡和尚，如果這個錢居士就是錢木兒的話，由他身上一定可以追出東凡和尚的下落。」

小猴兒咋舌道：「這個錢木兒眞有這麼大的功夫麼？」

桑羽青道：「據說是這個樣子，不過即使他的武功沒有超過東凡和尚，也是差不多的，因爲與杜春山他們動手之時，一再的聽他們提到他，足見他不是好惹的人物！」

小猴兒道：「那我們還等什麼？還不快去找他？」

桑羽青道：「不急，我們午飯後再動身。」

小猴兒叫道：「小二說要趕半天的路才能到呢。」

桑羽青道：「不要緊，我們的馬快，我怕去得太早，落了什麼形跡在他眼中，再想找他就難。」

十餘年的血海深仇，一直壓在桑羽青的心頭，如今尋訪仇人，遍及江湖，總算得到了一絲可靠的線索，不禁使他又是興奮又是緊張。

好不容易挨到了午飯之後，桑羽青及小猴兒匆匆上馬，撥開四蹄，如飛的奔上了覆雪的甬道。

這兩個年青人，策馬如飛，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可是他們的速度快極，所以還來不及打量他們，已然由眼前飛過。

桑羽青一襲青衣，背插寶劍，長袖隨風雪飄飛，宛如金仙遊雲，瀟洒自如。

小猴兒則是一身全黑的勁裝，頭戴皮帽，策馬狂奔，豪氣萬千。

這兩個人一路跑下來，可眞是人似英雄馬如龍，不知羨煞了多少少年子弟。

雪越下越大，可是桑羽青及小猴兒的心却是越來越炙熱，尤其是桑羽青，恨不得這時飛到「一江寺」，由錢木兒身上探出東凡和尚的下落。

在黃昏來到之時，桑羽青等已經到了「樂山鎭」。

「樂山鎭」緊濱長江，是一個較大的碼頭，所以顯得非常熱鬧。

這時雖是傍晚時分，可是鎭上的行人如織，來往不已，比起「莫難鎭」來，不知要熱鬧了多少。

桑羽青等去投店，不料一連撲了三家客店，所有的店房都已客滿。問起原因，原來都是左近趕來聽道的。

桑羽青心中大爲驚奇，忖道：「想不到錢木兒在此窮鄉小鎭，居然也有這麼大的名氣，眞叫人想不透。」

他們又尋了兩家客店，情形也是一樣，只剩下了「大屋子」。所謂「大屋子」，乃是專門爲貧窮的江湖人所設，只有一間大房子，房內一無所有，投宿之人自帶舖蓋，雜居一處。

在此住宿的，多半是些作小買賣的，算命的，賣藝的……等人，他們多半住上一夜就要趕路，至多也不超過三日。

小二見桑羽青這等氣派，自然不能向「大屋子」裡讓，陪笑道：「小爺，實在對不起，連賬房都住了人，只剩下「大屋子」了，二位是住不慣的。」

一聽大屋子，小猴兒不禁搖頭道：「那怎麼成？住大屋子擠不死也熏死了，我情願在雪地裡過夜。」

不料桑羽青却道：「大屋子沒關係，只要這兩匹馬餵得好就行。」

小二詫道：「小爺！大屋子太髒，你不……」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道：「沒關係！別人能住我也能住！」

小二這才把馬牽去，小猴兒雖然不樂意，也只好蹩著不說。

他們進入了食堂，也是一片人潮，雜亂無比。

桑羽青及小猴兒匆匆吃了些東西，由小二領著往「大屋子」走去。

小二一路直道歉陪話，桑羽青笑而不答，小猴兒則皺著眉道：「這姓錢的魔力還眞不小呢！」

小二接口道：「喲——錢居士是活神仙呢！」

桑羽青問道：「他怎麼是活神仙呢？」

小二提高了聲音道：「他每次講道都施米施診，尤其他的醫術，簡直是活神仙，不論什麼重病，只要他一看準好，所以每次找他看病的人多極了。」

桑羽青聞言笑道：「如此看來，他還是個好人呢！」

小二連聲道：「阿彌陀佛！他是活佛降世，二位還不知道嗎？」

桑羽青及小猴兒心中好笑，這時已然來到一間土造的大房間之前。

雖然還未進房，已然聽得一陣陣的吵雜之聲，並且傳出了一股氣味。

小二道：「到了……我看二位恐怕受不了，還是我想想辦法，另外……」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必了！出門在外，總得將就些。」

小二提著燈籠走了，桑羽青低聲對小猴兒道：「這等地方人雜得很，小心自己身上的東西。」

小猴兒皺著眉，點了點頭，這時桑羽青已把房門推開了。

房門才開，立時一股熱臭之氣撲了出來，氣味之難聞，可說是無以復加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連忙屏住了呼吸，只見室中黑壓之一片，擠滿了人，不禁吓了一大跳。

這時一個壯漢叫道：「快關門！媽的，你們想凍死我呀？」

二人看時，是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躺在地上抽著土煙，大聲的喝叱著。

小猴兒大怒，正要開口回罵，桑羽青已經輕輕的拉了他一下，回手把門關了起來。

門關上之後，室內的空氣更壞了，小猴兒被薰得直咳嗽，恨不得這時轉身出去。

這間屋子大約有六七丈見方，除了一扇門外，四面皆是土牆。

房子中擠了少說也有四十個人，他們各自尋著一席之地，或躺或臥，有的自己帶著濃茶，一口口慢慢的飲著，有的抽著土煙，一口口濃煙噴出，使得房中好似生了一層霧。還有些人在昏如鬼火的燈光下，用石子在自製的棋盤上下著棋，在這樣的雜亂的環境裡，居然還是悠然自得。

這種情形莫說是小猴兒，就是桑羽青也是第一次見到，不禁劍眉微鎖，向小猴兒說道：「我們找個地方坐坐！」

小猴兒則是氣得動都不願動，這時一個下棋的漢子，抬起了頭道：「喂！你們要是不在這裡歇，就出去，擋著我的燈，你不知道呀？」

桑羽青不理他，拉著小猴兒，一連串的說著借光，才由人羣走到西牆，擠出兩塊地方坐下，

自然又落了不少埋怨和辱罵。

桑羽青坐下之後，倒是一言不發，双目一閉，養起神來。

小猴兒直覺得要吐，心頭更是不痛快，恰好那黑漢子就在他身旁，緊緊的靠在一起，一口口的劣煙噴出，直刺腦門。

小猴兒再也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喂！請你把煙熄了好不好？」

那漢子轉過了臉，幾乎和小猴兒的臉碰在一起，一股怪味湧來，吓得小猴兒慌忙把臉轉開。

他白了小猴兒一眼，用著四川口音說道：「格老子！你龜兒住不慣就出去！住這種房子，你又能比我高到那裡去？」

小猴兒怒喝道：「你剛才罵我什麼？」

那大漢睜大了眼睛，說道：「我罵你龜兒子！」

小猴兒正要發作，突然由那大漢子身後轉過一人，他伸手把大漢手中的煙袋奪了過來，磕出了煙絲，一脚踏熄。

那大漢大怒叫道：「格老子……」

三個字才出口，那煙袋鍋已經抵住了他的胸口，痛了他一陣抖，動彈不得。

小猴兒打量之下，原來是葉劍瀛，不禁脫口說道：「啊！原來是你！」

葉劍瀛笑著向小猴兒點了點頭，對那大漢道：「你剛才罵的什麼話，自己吃回去！」

那大漢知道遇見了紮手人物，吓得連連說道：「格老子！我是龜兒子！……」

葉劍瀛把煙桿拿開，說道：「你這噴霧的玩意，我早受不了啦！」

說著作勢便要折斷，桑羽青這才睜開了眼睛，沉聲說道：「葉兄，你這麼作不是仗技欺人麼？」

葉劍瀛笑道：「我忘了你們是俠義道的人物了！」

說著把手中的煙桿交給了大漢，叱道：「還不滾遠點？」

那大漢抱著煙桿和行李捲，趕緊向牆角退去。

葉劍瀛便在小猴兒身旁靠了下來，剛才發生的事，並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因爲久居大屋子的人！這種事已是司空見慣了。

小猴兒望了葉劍瀛一眼，說道：「你也來了？」

葉劍瀛笑道：「我和二位一樣，與僧道有緣。」

桑羽青心中一動，但是臉上却一絲表情也無。

小猴兒問道：「你是來聽道的？」

葉劍瀛說道：「我只是聽人把這個錢居士說成活神仙一般，想來見識見識，你們呢？」

桑羽青答道：「彼此！」

葉劍瀛又說了幾句話，因爲桑羽青神情冷漠，所以他也不再說話，閉目養神。

桑羽青心中忖道：「以葉劍瀛的功夫和爲人，他絕不可能不知道錢木兒的名氣，他來此不知是什麼居心？」

由他的表現看來，他似乎與東凡和尚也有著仇恨，桑羽青心中很是擔憂，怕被他搶了先機。

室中漸漸的靜了下來，桑羽青及葉劍瀛都是閉目養神，只有小猴兒睜著一双大眼，細細觀每一個人的動作和神態。

時間一長，也覺得很是無聊，小猴兒想說話！偏偏桑羽青和葉劍瀛都閉著眼。

他一個人急得沒有辦法，忖道：「這些人既然都是來聽道的，爲什麼到了現在還不去？」

才想到這裡，便見小二進來，扯大了嗓門叫道：「講道快開始了，要聽的快去！」

他話才說完，室中「轟！」的一聲，立時大亂，不一會的功夫，竟全都走完了，只剩下桑羽青，小猴兒又葉劍瀛三人。

葉劍瀛站了起來，說道：「好了，我們也去吧？」

桑羽青道：「葉兄先行一步。」

葉劍瀛笑了笑，說道：「我們『一江寺』見！」

說罷很快的走了出去，桑羽青這才站了起來，對小猴兒道：「我們走吧！」

他們也跟著出來，這時風雪更大了，滿天呼嘯，酷寒異常。

二人出了店，只見一羣羣的人向左山趕去，沿途燈光明亮，加上白雪反映，照耀得如同白晝

一般。

小猴兒不禁吓了一大跳，叫道：「唷！乖乖！竟有這麼多人！」

桑羽青也沒有料到有這麼多人，照這情形看來，如果順著人潮走去，只怕距離錢木兒太遠了。

小猴兒氣道：「奇怪！這些人怎麼早不去，都等到開始的時間才都湧了出來？」

這時身旁一人邊擠邊道：「這是錢居士的規定，不準早去，喲……」

他說著叫了起來，原來有人踩了他的脚，接著人潮一擁，就把他們擠散了。

小猴兒氣道：「媽的！這好像發黃金似的！」

桑羽青拉住小猴兒道：「我們換條路走！」

他緊拉著小猴兒，一陣擁擠，擠到了邊上，接近了山腰。

由於雪天路滑，所以很少有人敢從山上抄近路，桑羽青笑道：「咱們有路走了！」

於是提氣輕身，與小猴兒踏著浮雪，很快的向上攀登。

因爲四下行人太多，桑羽青及小猴兒無法放開身形，但是已經快得令人側目了。

「一江寺」位於山腰，佔地頗廣，早已燈光通明，並且搭了很大的棚子。

不一會的功夫，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到了廟門口，有很多和尚冒著風雪，接待著來聽講的人。

他們都是滿面含笑，態度極佳，桑羽青心中好不詫異，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到眞是個行善之人了。」

桑羽青及小猴兒很幸運，被讓在了正對講台的第三排位子坐下。

他細細打量，見是這座廟宇的天井，佔地極廣，全部用油布搭上棚子，擺滿了一條條的長板凳。

棚子的四週，都掛滿了風燈，照耀得甚是光亮，如同是個打戲台子一般。

正面的木台上，除了一張較矮的桌子外，其餘什麼東西也沒有，燈光却是明亮無比，焦點均集於此。

桑羽青知道，少時錢木兒便是在這裡講道。

這時人越來越多，不一會的工夫，已然擠得滿山滿坑，還有些人陸續趕來，竟有一兩千人之多。

小猴兒連連的咋舌道：「我的媽！這比活佛下世熱鬧，我倒要要聽聽這個姓錢的說些什麼？」

桑羽青也不禁回頭張望一下，只見黑壓壓一片人羣，男女老幼，婦孺殘疾……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錢木兒的魔力眞個不小！」

他才想到這裡，目光一瞥，似見人羣之中，有一個極美的女子，很像白嬋。

桑羽青驚喜交集，急忙搜索，由於人太雜亂，竟然找不著了。

這突然的發現，不禁弄得桑羽青心神紊亂，極度的希望所看到的是白嬋。

但是人頭重重，竟然尋她不著，也不知到底是她不是。

正在思索之際，突聽葉劍瀛的聲音傳了過來，說道：「桑兄，我們又在一起了，眞巧！」

桑羽青回頭看時，葉劍瀛坐在第二排，就在自己的前方。

方才坐定之時，並未看見葉劍瀛，不知他是怎麼坐到這位子上來的。

桑羽青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是啊！按照佛家的說法，我們是有緣分呢！」

葉劍瀛笑道：「可不是！看來我們以後要多親熱親熱呢！」

桑羽青點頭道：「那是自然！」

這時人差不多都來齊了，也都漸漸安靜下來，那數十個和尚顯得空前忙碌，跑裡跑外。

衆人的情緒都很熱烈，好似在等待著一個偉大人物的出現，雖然這麼寒冷的天氣，他們的臉上都揚溢著一種興奮和期待的神情。

桑羽青就從來沒與這麼多人接觸，看到他們那種虔誠的神情，不禁有很多感觸。

他忖道：「若是一個眞的高僧，將是多麼偉大！可是東凡和尚却是僞善實惡……」

才想到這裡，見一個六旬左右的老和尚走了出來，站在木台的中央。

他大聲的說道：「各位善士！各位善士……」

他一連喊了幾聲，大家才安靜下來，這時桑羽青聽得身後有人說道：「這是『一江寺』的方丈普淨。」

桑羽青打量他，見他身材中等，双目無光，根本是普通的修爲人，並不通武技，心中很是失望。

這時普淨已然說道：「……今天夜裡，我們很高興又請到了錢大善士，他是第二次到『一江寺』來，這次除了講道，義診之外，並且贈了白米一萬斤……」

說到這裡，台下發出一片歡呼之聲，羣情激動，有些人大聲的叫著「阿彌陀佛」聲震山谷，響成了一片。

小猴兒不禁連連咋舌，說道：「這小子眞比皇上還偉大！」

桑羽青聽說錢木兒如此行善，不禁很是困擾不解，弄不清他是否眞正的善人。

可是他與東凡和尚相處一起，莫非也是僞善之類？

如果他是眞正的伙義人物，那麼東凡和尚的所作所爲又如何解釋呢？難道說他晚年之後，懺悔了不成？

桑羽青腦中充滿了這些問題，也沒有注意到普淨又說了些什麼。

等到羣人的情緒略爲平靜時，老和尚才接著道：「少時講道完畢，錢善士要義診五十人，這

五十人是已經於多日前登記好了的，其餘的病人明天上午開始在本寺應診……」

說到這裡，台下又是一陣歡呼，老和尚接道：「至於一萬斤白米，也於明天上午，在本寺開始發放……」

台下又是一聲歡呼，他們大半是貧苦之人，錢木兒送診送糧，不啻是天上降下來的救星。

這種情形桑羽青看在眼裡，也不禁很是感動。

老和尚接著又報告了一長串的名字，都是某某善士捐獻多少多少……等等，一時台下歡聲雷動，因爲平均起來，他們每人都可以過一個很痛快的年了。

桑羽青忍不住對小猴兒說道：「如正看來，這『一江寺』倒眞是個難得的寺院呢！」

小猴兒也被這情景所感動，連連點頭，說道：「我們只是行俠江湖，除暴安良，却從沒有爲這些貧民作什麼事，以後要學學他們。」

桑羽青笑道：「我們的想法倒也是一樣。」

普淨老和尚又道：「現在時間不早，我們便請錢善士講道吧！」

台下又是一片大亂，緊接著由走出了一個身軀健壯的年青人。

滿谷之人，一齊站起來歡呼，似乎要把天震了下來，好不驚人。

桑羽青及小猴兒被衆人擋著，也只好跟著站了起來。

只見錢木兒穿著一件藍色的長衫，外面增了一件灰色僧衣。

他身軀健壯，皮膚微黑，高隆的太陽穴，星月般的双目，都顯示出他有著驚人的內功造詣。

他英俊魁梧，氣宇昂然，眞個是天下難見的英雄人物。

桑羽青亦不禁暗暗點頭，忖道：「果然不是凡人！」

錢木兒双手平擺，大家慢慢的靜了下來，這數千人的集會，竟連一聲咳嗽均無。

衆人一靜下來，只剩得風雪之聲，呼嘯不已。

錢木兒如同是個神似的，靜靜的站在那裡，半晌，他才說道：「今夜雪大天寒，勞各位到此聽講，眞是非常感激。」

他說話的聲音很低沉，但是字字清晰，每一個人都能很清楚的聽到。

他又接著說道：「爲了不多耽誤各位的時間，我現在就開始講……」

接著，他開始講起佛學來，他口才極佳，把極深奧的佛學理論，由極簡單的字句講出。

不但如此，他更把很多佛典，舉例講出，風趣盎然，不時的引起台下的哄笑。

桑羽青至今才知道，錢木兒果然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看他的年紀亦不過二十二三歲，對於佛學竟有如此深湛的研究。

滿谷之人，都聽得津津有味，桑羽青及小猴兒也拋下了別的心事，靜聽錢木兒的講道：

這天晚上，他講的是「生死輪廻」，舉了不少的妙例，反覆闡述，妙趣橫生，連桑羽青也聽得出了神。

錢木兒講道的時間並不長，大約只有一個對辰就結束了。

衆人意猶未盡的散去，桑羽青再看葉劍瀛時，已然不知去向。

他再注意的找尋了半天，始終沒有再看見白嬋，心中忖道：「想是我剛才看錯了。」

這時人已散盡，一個和尚過來道：「二位可是約定好了來看病的？」

桑羽青心中一動，點頭道：「正是！」

小和尚道：「施主請隨我來！」

桑羽青原準備等人散盡之後，單獨去拜訪錢木兒，這時被小和尚一問，乾脆混充病人，先與他見個面，試探一下。

在小和尚的引導下，經過了甬道，來到一間偏爲寬大的偏堂。

堂中已經坐了好幾十個病人，依次排在一條方凳上，桑羽青及小猴兒也在人羣中坐了下來。

錢木兒已經脫去了僧衣，據坐在一張方桌前，他竟是双手號脈，一邊坐著一個和尚，振筆疾書，飛快的寫著錢木兒報的藥名。

他看病的速度很快，不一會工夫就輪到了桑羽青。

錢木兒抬目望時，好似微吃一驚，這時桑羽青早已暗運功力，將目光斂去。

錢木兒翻了翻桌上的單子，說道：「這位善士是先訂好的麼？」

桑羽青搖頭道：「我未經約好，只因明日一早有事，不能多待，所以臨時求診，還請居士不要見拒。」

錢木兒笑了笑，很溫和的說道：「在下樂意服務，不過他們都約好多時，仁兄請少坐，等我診完了他們，再爲仁兄診治如何？」

桑羽青點頭道：「使得！使得！」

他站過一旁，小猴兒也跟了過去，錢木兒又驚詫的打量了小猴兒好幾眼。

桑羽青及小猴兒坐在一旁，立時有小和尚送上熱茶，二人連忙稱謝。

這時還剩十幾個病人，錢木兒很快的診治完了，但並未喚桑羽青，反對那幾位和尚道：「諸位師父辛苦了，請去休息吧！」

幾個和尚謙讓著，錢木兒已含笑朝桑羽青走來，笑著說道：「此處太寒，二位請隨我回房如何？」

桑羽青心中一動，忙道：「打擾居士了！」

錢木兒笑著說道：「些許小事，請不必客氣！」

說著由側門走了出去，二人跟在身後，桑羽青心中忖道：「這錢木兒眞個厲害！莫非他一眼就看出我的底細來了？」

他心中疑惑著，也充滿了幸奮和緊張，接觸到錢木兒，但也就等於接觸到了東凡和尚。

江湖之中，能夠知道東凡和尚行縱的人，只有一個錢木兒！

沿著走廊，北風凌厲，鵝掌大的雪花陣陣吹入，錢木兒似在自語道：「唔——我應該早些日子來施診，現在天太冷了，勞他們跑來跑去……」

桑羽青及小猴兒一言不發，靜靜的走著。

這條走廊很長，一共有七八間禪房，盡頭的一間，隱隱的透出了燈光。

桑羽青心中忖道：「大概就是這間房了。」

這時錢木兒回過了身，笑道：「二位是由何處來的？」

桑羽青道：「我們是由金陵來的，專程拜望錢居士。」

錢木兒爽朗的笑了起來，說道：「我錢……我眞是感激得很。」

他幾乎要把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此人是錢木兒無疑了。」

這時三人已然到了門口，錢木兒把二人讓進房中，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室中竟然有一盆火！

錢木兒笑道：「二位請莫見笑，我雖然年紀青青，可就是怕冷，這是天生的，無可奈何！」

小猴兒伸手烤著，笑道：「我也怕冷。」

落坐之後，錢木兒道：「二位貴姓？」

桑羽青道：「我姓桑，他姓侯！」

小猴兒大爲奇怪，桑羽青還是第一次把眞姓見示。

原來桑羽青自己決定，訪著東凡和尙的門人或其本人時，絕不用假名。

錢木兒笑道：「桑兄有何不適？」

桑羽青冷冷道：「心中氣悶，日夜難消，此病已有十五年了！」

錢木兒笑道：「心中氣悶，必是有恨！」

桑羽青伸過了手，說道：「請居士把脈！」

錢木兒二指按在桑羽青的腕上，双目半垂，看來極是用心。

一時室中沉默如死，一點聲音都沒有。

小猴兒却是面帶驚容，原來他發現錢木兒的二指，正在猛烈的抖動著。

可是桑羽青及錢木兒的面色都很平靜，所以把小猴兒也弄糊塗了。

良久，錢木兒才鬆了手，笑道：「果然是恨！」

第九章　和尚看病　有滿腹疑雲　倩女吐實　結一片同心

錢木兒三指捏住桑羽青的手腕，半晌才道：「不錯！果然是恨！」

桑羽青問道：「既然是恨，這病根要怎麼才能消除呢？」

錢木兒一双明亮的眼睛，緊緊的盯著桑羽青，面上含有一種不可解的笑容，說道：「古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此乃是根治『恨』的最佳藥方，桑兄以爲然否？」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莫非他已確知我的身份了？」

他面上却淡淡一笑，說道：「古亦云『恨海難塡』，事情落在自己頭上，便是開脫不得了！」

錢木兒朗笑了兩聲，說道：「哈哈！仁兄此言誠然不虛，所以閣下的病，非我所能爲力了。」

桑羽青微笑道：「那可不一定！自來佛法無邊，若是錢兄能夠多爲我引見幾位高僧，說不定可將胸中憤慨除去！」

小猴兒聽他們說來說去，早就不耐煩了，忖道：「他們到底是幹什麼？儘說這些廢話？」

這時錢木兒已笑吟吟的說道：「桑兄，實不相瞞，自我見你第一眼起，便覺得你與我佛門有緣，如若是你是出家人，必定非仙卽佛！」

桑羽青道：「那還要靠居士你渡化呢！」

錢木兒用手玩弄著桌上的一串佛珠，笑道：「幸好家師隨小弟來此，仁兄若是誠意，小弟願爲引見。」

他此言一出，桑羽青及小猴兒均是光目一亮，桑羽青緊接著說道：「正是求之不得！」

錢木兒微微一笑，他隨手由牀頭拿起了一面小鈸，用敲木魚的小棍，在銅鈸上輕輕一敲，便聽「噹——」的一聲脆響。

小猴兒正在詫異，不一會的工夫，便有一個小和尚跑了進來，執禮甚恭道：「師叔有何差遣？」

錢木兒道：「你到後面去看看，老師父休息沒有？若是還未休息，便說有兩位居士求見。」

小和尚似乎很詫異，望了小猴兒及桑羽青好幾眼，答應而去。

小和尚走了之後，錢木兒笑道：「家師因爲年紀大了，有時休息得早，若是不巧，只好明日再見，還請二位不要見怪。」

桑羽青道：「打擾已自不該，焉有見怪之禮？」

桑羽青說著，心中却是驚詫異常，忖道：「難道這麼容易會見了東凡和尚？」

想到這裡便問道：「令師是出家人還是俗家人呢？」

錢木兒笑道：「自然是出家人。」

桑羽青忖道：「怪！聽說東凡和尚已然還了俗，莫非這消息不可靠麼？」

小猴兒也是顯得既詫異又興奮，心中默默的叨念著：「但願是東凡和尚，我們就可以報仇了。」

室內暫時沉默下來，風雪之聲，陣陣傳來，看來雪勢又猛了。

桑羽青想確實知道，東凡和尚是否在此，但又不願直接提出來問他，想了一陣，說道：「錢居士，我想向你打聽兩個人。」

錢木兒笑道：「不知是那兩位？」

桑羽青道：「杜清風和沈春山。」

此言一出，錢木兒似是一驚，隨即笑道：「啊！這兩位老先生我都很熟，可惜他們過於暴戾，不肯接納忠言，聽說他們已於前些時暴斃在『洞庭湖』了！」

桑羽青心中暗驚，忖道：「他既然知道這件事情，想必早知道我的底細了。」

他想著便道：「噢？不知他們是如何死亡的？」

錢木兒笑道：「大半也是江湖仇殺之事，詳情我也不知，桑兄是如何識他們的？」

桑羽青道：「我與他們認識多年了，時常聽他們提到你，說你不但醫道高超，還有一身絕頂的武功呢！」

錢木兒搖了搖頭，笑著說道：「我對於醫術方面，倒是下了幾年功夫，至於說道死功，只不過略窺門徑，想必是江湖傳聞，有些人愛加油添醬罷了。」

說到這裡，原先的小和尚進得房來，說道：「師祖請三位去。」

錢木兒站了起來，笑道：「還好！他老人家未曾安歇，我們一同去吧！」

桑羽青心中很緊張，說道：「令師法號什麼稱呼？」

錢木兒道：「他老人家法號『西華』。」

桑羽青聞言既是詫異，又是失望，由此看來，錢木兒的師父分明不是東凡和尚了。

二人隨著錢木兒出了房，轉上了一條甬道，由前院跨過，向後面走去。

鵝掌大的雪花，不停的飛落著，錢木兒加快了腳步，說道：「原來募齊了修廊的錢，去年施了一次米，把錢都用完了，所以風雨之夜，走這條路眞是難受。」

到現在爲止，桑羽青還弄不清錢木兒的善惡，心中很是詫異。

小猴兒則是一言不發，他比桑羽青更糊塗，弄不清錢木兒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他們很快的走過了，積雪的院子又進了一道圍牆，有幾間單獨的房舍，隱隱透出了燈光。

這顯得比前面更安靜了，想是寺院內人物居住之處。

錢木兒領著他們，走到了屋簷之下，抖著身上的落雪，說道：「到了！」

桑羽青和小猴兒也各自揮去身上的雪，錢木兒已走到第一間房門口，他低聲道：「二位請少候，我進去通報一聲。」

桑羽青點點頭，錢木兒推門而入，又很快的關上了門。

小猴兒湊到桑羽青身邊，低聲道：「師哥，這錢木兒到底是什麼人物呢？」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此人外貌忠善，双目却有異色，是一極難對付之人！」

正說話間，錢木兒已經拉開了門道：「二位請進！」

桑羽青及小猴兒進入房中，只見這間房子是長方形，面積頗大，放著不少書架，堆滿了典籍。

在靠窗之處，有一張大坑，燒得非常熱，所以室內很是暖和。

熱坑上面，坐著一個枯老瘦弱的和尚，他年紀差不多有七十了，双目陷入，沒有什麼光彩，由表面看去，與普通任何一個老人一樣。

桑羽青心中詫異，忖道：「難道他不會武功？」

這時錢木兒已代為引見道：「師父，這兩位就是桑，侯兩位施主。」

桑羽青及小猴兒分別施禮，說道：「深夜打擾，尚請高僧莫予見怪。」

西華禪師笑了笑，臉上的皺紋更明顯了，桑羽青才發覺他滿口之中，竟然沒有一顆牙齒。

他笑著說道：「兩位施主果然一身秀骨，夜訪老僧，不知我何見教呢？」

由於西華禪師，滿口之中，沒有一顆牙齒，加上他說話的聲音又低，桑羽青費了很大的勁，

才聽清了他說些什麼。

這時錢木兒已經笑著說道：「桑兄懷有恨思，來此求診，弟子才淺，還請師父為他把把脈。」

桑羽青却是一言不發，心中忖道：「這個老和尚會不會就是東凡呢？……」

才想到這裡，西華禪師已然說道：「如此請施主這邊坐。」

桑羽青聞言坐在了老和尚的對面，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要試探他一下。

西華禪師把肥大的袖子微微捲起，露出了枯瘦的手掌，三指輕輕的捏住桑羽青的手腕。

但是當他的手指，才接觸到桑羽青的手腕時，突覺一股極大的內力逼了出來。

這老和尚「啊喲！」一聲，整個的身子，竟被這股力量震得翻了過去，睡倒在火坑上。

錢木兒不禁双目一閃，他的身子已然飄到了牀前，伸手扶起了老和尚，沉聲道：「桑兄，這算什麼？」

桑羽青笑道：「許是我用力太猛了！」

他說著，心中却是詫異，忖道：「難道這老和尚眞的不會一絲武功？」

錢木兒並未追問，扶著老和尚道：「師父，你沒有事麼？」

西華禪師搖著頭，喘息著道：「沒事！沒事！唔——這位施主好大的力量。」

錢木兒竟不再提此事，對桑羽青道：「施主若是眞心看病，還是少用些力氣的好。」

桑羽青笑而不語，再度把手伸了出去。

這一次老和尚可留了意，他兩個手指巍巍顫顫的，輕輕的點在桑羽青的手腕上。

一刻的工夫，西華便把手指拿開，他搖了搖頭，含混不清的說道：「施主！你的病很嚴重呢！」

桑羽青道：「還請禪師指示。」

西華禪師把手收回到袖子裡，双目微閉，說道：「塵世之間，以「愛」「恨」最是難解，施主目前正爲這兩敵所害，若想消除，恐怕只有身入空門一途了。」

桑羽青笑道：「佛門雖大，不渡無緣之人，不過我倒想追隨居士左右，得些教誨，或許可以將我胸中憤慨化於無形，也未可知。」

西華禪師笑了笑，說道：「禍福端在人爲，老僧不欲多言，施主請回房休息吧。」

他說完之後，双目閉上不言不動，錢木兒向桑羽青作了個手勢，三人輕輕的出了這間禪房。

他們一路上一句話不說，回到了錢木兒的房中。

錢木兒落座之後，這才開口說道：「二位施主這一路是往那裡去？」

桑羽青道：「我與師弟原是到處遊盪，且喜遇見錢兄，想追隨些時日，多了些佛門眞諦。」

錢木兒聞言笑了起來，說道：「好在我在此還要修診數日，二位在此小住，隔室已然打掃一淨，現在夜已深了，我們明晨再談。」

桑羽青欣然答應，於是錢木兒領著他們來到隔壁屋中，這間房與錢木兒所居一樣，一張坑燒得熱熱的。

錢木兒致意之後走了出去，桑羽青劍眉緊鎖，細思剛才發生的事。

小猴兒蹩了半天，這時才道：「師哥，我看那老和尚不會是東凡和尚！」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剛才我曾仔細觀察他，此人若非身有極深絕的武技，便是毫無武功，這事還要費些時間去察看呢！」

小猴兒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桑羽青道：「爲在已然確定了錢木兒的身分，從今夜起，他再也別想離開我的眼睛了。」

小猴兒打了一個哈欠道：「管他的！反正這間房子比我們住的大屋子舒服多了，先睡他一覺再說。」

他說著把後窗關緊，脫衣上坑，桑羽青也把寶劍取下，懸在了窗側，然後合衣睡下，一掌擊滅了油燈。

黑暗之中，只聽得風雪之聲，陣陣呼嘯，桑羽青不禁想起了自己的重重心事，輾轉難眠。

片刻之後，小猴兒已經進入夢鄉，發出了甜笑的鼾聲，桑羽青心中忖道：「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像他這麼無憂無慮的入睡呢！」

良久，桑羽青漸漸入睡，似覺窗外有著輕微的聲響。

桑羽青很快的驚醒過來，微睜双目，原來窗紙已被人挖了一個洞，一隻手伸了過來，正要窺取掛在窗前的寶劍。

桑羽青冷笑道：「你好大胆！」

他一掌揮去，窗外之人，見驚動了桑羽青，他收掌就逃，桑羽青的掌力震得窗戶一陣大響。

小猴兒也醒了，急忙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這時桑羽青已經把寶劍抓在了手中，回頭道：「沒有什麼事，你睡覺吧！」

說話之際，院中已然有了喝叱之聲，桑羽青把寶劍插好，匆匆推門而出。

漫天大雪之中，有兩個黑影相立，桑羽青一眼就看了出來，這兩個人是錢木兒及葉劍瀛。

桑羽青心中忖道：「葉劍瀛果然要在這裡生事！」

他想著已然大步過去，錢木兒回過了頭道：「桑兄，發生在本院的事，請由小弟自理。」

葉劍瀛一身勁裝，面蒙黑巾，只是不住的冷笑，一双眸子閃閃發光。

桑羽青笑道：「他是爲我而來，還是由我料理吧！」

錢木兒沉聲道：「桑施主！此時此地，你實在不宜出頭，離開本寺，天大的事也由你們解決！」

桑羽青見錢木兒執意要管，同時也不知道葉劍瀛的來意到底如何，便笑著說道：「也好！」

這時錢木兒轉過了身，對葉劍瀛道：「施主貴姓？」

葉劍瀛冷冷的說道：「葉劍瀛！」

錢木兒接道：「佛門善地，清苦自甘，葉施主夜來何往？」

葉劍瀛發出了低聲低笑，說道：「既是佛門善地，你夜探別窗，意欲何爲？」

桑羽青大奇，忖道：「莫非是錢木兒要偷我寶劍？」

這時錢木兒已接著說道：「阿彌陀佛！施主血口噴人，自己所爲，反倒問起我來了。」

葉劍瀛冷笑道：「我生平就最恨像你這等僞善之人，現在少說，就算是我夜入『一江寺』，存心不軌，你該怎麼辦吧？」

葉劍瀛的話，氣得錢木兒不住的搖頭，他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施主你欺人太甚，我倒願意在後院接往你，走！」

他一語甫畢，身形一晃，已然越出了好幾步，向黑暗之中撲去。

葉劍瀛笑道：「正要領教！桑兄，你也來吧！」

說著一陣風似的追了下去，桑羽青正要跟進，突聽身後一陣急風，不禁蓄掌回身，一望之下，不禁驚喜交集！

原來這突然出現的人，正是他日夜牽掛的白嬋！

她仍然穿著一身白色的長衣，與冰雪相同，果然黑暗之中，望不清她的面貌，但是就憑感覺就覺得她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女子。

桑羽青詫道：「妳……白姑娘！」

一時之間，他竟說不出別的話來，白嬋似是一笑，她低聲的說道：「桑少俠，可否隨我一行？」

這時桑羽青早已把葉劍瀛及錢木兒的事擱在腦後，連連的點頭道：「可以！可以！」

這時小猴兒才穿好了衣服，推門出來說道：「師哥，什麼事呀？」

桑羽青匆匆說道：「沒什麼！錢木兒和葉劍瀛在後山，你可以趕去看看，把情形告訴我。」

小猴兒道：「你呢？」

桑羽青道：「我隨白姑娘有些事情。」

這時白嬋低聲道：「我們走吧！」

她嬌軀一擺，清風也似的飄了出去，桑羽青緊緊的跟著，霎那消失在風雪之中。

小猴兒弄得有些莫明其妙，自語道：「好東西一來，他又沒有魂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很快的向後山跑去。

却說桑羽青緊跟白嬋身後，向「一江寺」外跑去，他心中既是詫異，又是興奮又不知道白嬋找他有什麼事情。

白嬋沿途却是一言不發，桑羽青跟在她身後，鼻端聞得陣陣溫香，雖然天寒地凍，桑羽青的一顆心，却比火更炙熱。

在白嬋的引導下，他們到了廟外，有一座荒廢然草棚，白嬋入棚之後，不住的用長袖拂掃著身上的浮雪。

桑羽青顧不得拂打落雪，却怔怔的望著白嬋。

白嬋指著一個白石的圓凳道：「桑少俠請坐下談話。」

桑羽青道：「姑娘也請坐……」

他們同時坐了下來，桑羽青笑道：「姑娘深夜相喚，不知有何見教？」

白嬋略爲遲疑，說道：「桑少俠與錢木兒是舊識還是新交？」

桑羽青心中一動，答道：「雖是新交，但慕名已久。」

白嬋思索了一下又道：「恕我多問一句，前些時在洞庭湖掌斃杜清風，沈春山之人可是閣下？」

桑羽青聞言更是吃驚，暗忖：「她怎會知道這麼清楚？莫非她是那兩個老人的什麼人……」

他想到這裡，不禁遲疑下來，白嬋緊接著說道：「如此看來必然是你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姑娘說的不錯，他們二人是喪命我手！」

白嬋又道：「白雲觀呢？」

桑羽青搖頭道：「姑娘當知非我所爲！」

這時桑羽青心中充滿了疑惑，見白嬋靜坐思索，不禁問道：「莫非這些事與姑娘有什麼關係麼？」

白嬋遲疑了一下，點點頭道：「有一些關係……如此看來，桑少俠必然有血仇在身了。」

在沒有弄清白嬋的身分及來意之前，桑羽青自然不能全部告訴她，當下淡淡一笑，說道：「江湖中事，脫不了恩怨二字，姑娘多此一問了。」

白嬋接道：「實不相瞞，我注意你多時了，你可是要在錢木兒身上訪什麼人？」

桑羽青點頭道：「不錯！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姑娘也是在訪什麼人，可是？」

白嬋目光一閃，反問道：「這被訪的人，想必是你的大仇人了？」

桑羽青笑道：「是恩是仇到時自會讓他知道，姑娘如此關心此事，定然與此事有關了。」

白嬋站了起來，輕輕的走動著，半晌才道：「話說到此，我也不必瞞你，我是要訪東凡和尚的下落！」

聽到「東凡和尚」這四個字，桑羽青霍然而起，沉聲說道：「是恩是仇？」

白嬋緊緊的咬著牙齒，說道：「仇！」

桑羽青長笑道：「姑娘！我們是同路人了！」

這一霎那，一切的疑雲都化解開了，桑羽青更是滿心歡暢，因爲白嬋和他是同路人了。

白嬋又問道：「桑少俠，你與東凡和尚是什麼仇？」

桑羽青沉痛的說道：「我父母均爲其逼害，並且取去了我家傳劍譜！」

說到這裡，桑羽青的眸子裡，又冒出了火來。

沉默了一下，白嬋傷感的說道：「我父親也是死在東凡和尚的手中！」

二人之間有了同病相憐的感覺，立時覺得親切了許多，桑羽青道：「我們可以結伴同行了。」

白嬋道：「只要暗中保持聯絡即可！……那葉劍瀛是什麼人物，你可知道？」

桑羽青搖頭道：「此人的師門我倒知道，至於他的來意，則還不知道，不過由他的行爲看來，也不像是東凡和尚的友人。」

白嬋道：「那麼如此說來，他也是與東凡和尚有仇了！」

桑羽青道：「他的來意早晚可以查出來，先不必管他，姑娘，妳這些日子的尋訪，可有什麼眉目沒有？」

白嬋道：「我走的路與你差不多，最初在江湖上跑了一兩年，訪遍了名山古刹，都找不到東凡和尚的消息，後來遇見了『白雲觀』的道士……」

說到這裡，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道：「白雲觀的道士對姑娘甚是禮待，不知爲了什麼？」

白嬋輕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是湊巧，白雲觀與東凡和尚有著宿仇，想仰仗我師門的力量共同復仇，不料半路殺出了葉劍瀛，居然下了這等殺手，本來或許可以獲得東凡和尚的消息，如

今已是眉目全無了。」

桑羽青皺眉道：「葉劍瀛的行逕眞個怪異，若說爲了滅口，也不要如此毒辣，再說他對錢木兒的情形也不太友善，不可能是一條路上的人。」

白嬋接道：「如今全部希望只有在錢木兒身上，可不能把他盯丟了。」

桑羽青笑道：「姑娘放心，錢木兒逃不了的！現在我們可要去看看？」

白嬋搖頭道：「我還有些別的事，明天再見，我住在『東昇』店，你可以很容易找到我。」

當下二人訂了見面時間，作別而去，漫天風雪之中，桑羽青又趕回了「一江寺」。

他心中很是高興，因爲白嬋不是對敵人物，少去他不少的顧忌。

桑羽青先趕回房，見小猴兒還沒回來，再去錢木兒房中，只見燈光明亮，炭火亦旺，好似他一直就沒有睡覺，心中很似詫異。

他略爲觀察，便自後山趕去，沿途耳目並用，却是找不出一絲線索。

桑羽青心中很似詫異，忖道：「怪了！他們會到那裡去呢？」

桑羽青把這一帶整個都轉遍了，却是沒有發覺絲毫異狀，正自詫異，突然一索黑影箭也似的飛跑過來。

桑羽青停了身子，靜靜的等著，那條黑影很快的撲了過來，原來是小猴兒。

桑羽青很快的迎了上去，問道：「他們兩個呢？」

小猴兒氣道：「媽的！我找了半天都沒有找著，眞怪，這兩個小子可能下山了！」

桑羽青劍眉微皺，說道：「原來你竟沒有跟著他們！」

二人正在詫異之時，突聽錢木兒的口音笑道：「雪這麼大，二位快請回房吧！」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難道葉劍瀛敗在他手中了？」

想著便見錢木兒緩緩的由山坡走下，他步履輕盈，神態安祥，好似根本就沒發生過事情一樣。

桑羽青笑道：「那位葉壯士呢？」

錢木兒笑道：「他已經走了，我們到房中再談！」

說著當先而行，他走得很快，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足印，但是桑羽青已然看出了，他在輕功方面，有著極深的造詣。

回到錢木兒的房中，不待桑羽青問，錢木兒已然先說道：「葉施主一時糊塗，經我誠意開導之後，已然下山去了。

小猴兒睜了大眼睛道：「你說你們沒有動手？」

錢木兒笑道：「正是！再說我信佛之人，是不與人爭的。」

桑羽青自然不會相信，但是錢木兒執意不說，問也是白問，微微一笑道：「居士眞個是法力無邊了！」

錢木兒被他說得臉上一紅，接口道：「學武之人難免有貪嗔之念，方才他好似要窺取施主的寶劍呢！」

桑羽青目光一凜，說道：「我寶劍掛在窗內，居士你是如何知道的？」

錢木兒微微變色，但很快的接口道：「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桑羽青聞言不禁失笑，說道：「葉劍瀛倒是誠實的很！」

當下他們扯了幾句閒話，桑羽青等回房歇，這一次他把寶劍壓在枕頭下，很安穩的睡了一夜。

翌日，錢木兒仍然忙著施米施診，桑羽青留下了小猴兒，單訪白嬋，却是不遇，把兩匹馬牽回了廟中。

午後桑羽青又去訪了白嬋一次，店家却說她已經搬走了，弄得桑羽青不勝詫異。

晚飯之後，錢木兒才抽出時間與桑羽青相晤，他突然說道：「明天我要離開此地了！」

桑羽青一驚，還未來得及說話，錢木兒又接口道：「二位若是沒有什麼急事，不知是否可隨我一行，我還想爲二位多引見幾位高僧呢！」

桑羽青雖然不知道也用意爲何，但是亦正中下懷，含笑說道：「如果不嫌打擾，正是求之不得。」

錢木兒笑道：「這麼說就好了，不過我們此行要不少日子呢！」

小猴兒問道：「要到那裡去？」

錢木兒道：「我們要奔大西北去呢！」

西北地方，桑羽青從未去過，聞言心中一動，說道：「好地方！不知錢兄要爲我們引見那些高人？」

錢木兒道：「這些人物在佛門之中，都是手屈一指的人物，亦在江湖中無人知曉，說出來二位也是不知道的。」

桑羽青道：「我等雖然寡陋，但也知道些高僧神尼，錢兄不訪說說看。」

錢木兒目光盯在桑羽青身上，微笑道：「有一名高僧，名喚東凡的，二位可知道麼？」

桑羽青聞言如中急電，可是他面上平靜如恒，含笑說道：「東凡禪師佛學武技都是天下一絕，我焉會不知？此行若能非謁，眞是三身有幸了！」

錢木兒笑道：「桑兄放心，此行必可如你心願！」

小猴兒喜道：「你是說東凡和尚在西北？」

錢木兒點頭道：「他是我師伯，不過他已於多年前還俗，一直隱居西北，我們已多年不見，此行是專門去拜見他老人家的。」

這時桑羽青已然知道，錢木兒必然洞悉了自己的身分，但不知他爲何肯明白說出。

他忖道：「事到了現在，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管不得他有什麼陰謀了。」

這一夜，桑羽青在混亂中度過了，白嬋及葉劍瀛則始終沒有再現過，對於白嬋，桑羽青感到很難處，因爲明日一早就要啓程，而白嬋還沒有來聯絡。

天亮之後，落了幾日的大雪，居然完全停止了，但是天氣却愈加寒冷。

這時錢木兒及小猴兒都備好了馬，桑羽青還不見白嬋出現，雖然焦急，却也無可奈何。暗忖道：「反正她會知道的，前途必會相見。」

桑羽青這麼想著，心中安定了許多。

這時小猴兒已經帶好了馬，三人上了馬，錢木兒笑道：「趁著沒下雪，我們可以趕個百十里路呢！」

桑羽青道：「令師呢？」

錢木兒道：「他於昨天就動身了。」

一行三人，乘馬離開了「一江寺」，很多和尚都在門前送行，錢木兒一一作別。

出了廟門之後，居然有數百人送行，他們擁著錢木兒，好似活佛一般。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些人如此的愛戴他，眞善眞惡現在還不得而知呢！」

想到這裡，錢木兒已經突出了重圍，來到桑羽青的身旁，他笑著說道：「每次看見他們這種情形，我都不忍離開，可是到處均有貧民，我總不能老呆在一處。」

桑羽青微笑道：「你是慈悲心腸，我們怎麼走？」

錢木兒道：「往東南！」

桑羽青一抖韁繩，胯下駿馬，踏著半尺深的積雪，如飛而去。

錢木兒及小猴兒的馬也緊緊的跟著，揚起了大片雪塵，疾似閃電一般。

那一羣送行的人，追在身後歡呼著，錢木兒不住的回身搖手。

這種情形看在了桑羽青的眼中，不禁忖道：「若是錢木兒眞是如此善良，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由於天寒風天，三人又是策馬狂奔，所以彼此之間很少開口講話。

中午時分，他們來到一處小鎭，由於錢木兒經常往返，所以他的時間，路程都算得很準確。

三人下馬後，先查看馬蹄，原來冰雪最是傷馬，雖然他們加了保護物，但是馬蹄都有些紅腫，要再趕下去馬蹄就要破了。

好在他們都是久走江湖之人，備有最好的藥劑，交給小二與馬洗足。

他們提著簡單的包袱，進入了一家小店。

這家小店門窗關得緊緊的，家內有不少歇脚的客人，熱烘烘的一團，並且充滿了一股酒菜的香氣。

桑羽青等三人就坐之後，點了個火鍋，另叫了些酒菜，吃喝起來。

由於天寒的關係，桑羽青也喝了不少酒，正在閒談之際，聽得一陣馬蹄之聲。

抬頭看時，原來是白嬋，她穿著一身白色勁裝，肩披紅色翻毛斗蓬，双頰凍的緋紅，明目閃閃，看來眞是冷艷絕倫。

桑羽青心中一喜，却見白嬋把目光避開，當下忖道：「想是他不願使錢木兒發現我們認識……」

想著便向小猴兒使了個眼色，小猴兒低頭吃菜，裝著不識。

白嬋推門進來，引得所有的人望著她，桑羽青却發覺錢木兒面色一變，双目之中有一種極度的詫異之色。

由他的目光看來，這種目光不可能是一個陌生人所應有的。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莫非他們認識？……這是不可能的……」

等到再看錢木兒時，他已經回復了正常，這時白嬋叫小二包了一大包滷菜，付錢之後，出門上馬而去。

桑羽青見她所買的食物，均是這間小店的拿手菜，不禁忖道：「如此看來，白嬋定然常走這條路……」

正在想著，便聽錢木兒笑道：「桑兄在想什麼？」

桑羽青一笑道：「方才那個姑娘好是標緻，我跑了多地方，還沒有看過這麼美的姑娘呢！」

錢木兒笑道：「我倒沒有注意到。」

他嘴上如此說，但是臉色很不自然，桑羽青心中疑惑更深，忖道：「見了白姑娘之後，錢木兒的神態怎麼變了？」

桑羽青想著便道：「我要方便一下！」

他說著推盃而起，叫過了一個小伙計，說道：「小二哥，何處可以方便？」

小二道：「客人，我帶你去！」

他們由一扇活門向內走，到了便所，桑羽青故作閒談道：「小哥，方才那個姑娘好美，以前來過沒有？」

小二道：「白姑娘呀？熟得很，她時常走這條路，因爲我們這兒滷菜作得好，所以她每次都來買。」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每次都是她一個人來麼？」

小二似乎很奇怪的說道：「咦！——與你同桌那個穿藍衣服的，好像跟她一起來過一次，是去年的事，我記不太清了，奇怪！他們剛才見了面怎麼不講話？」

桑羽青聞言大吃一驚，忖道：「啊！有這等事！」

但是表面很平靜的說道：「不會的，我那朋友最怕女人，是個信佛的。」

小二笑道：「難怪，大概是我記錯了！」

桑羽青道：「好了，剛才我問的話不要告訴別人。」

說著摸了一塊碎銀給他，小二連連稱謝道：「小爺，要不要我打聽她住在那裡？」

原來他把桑羽青當成了尋花問柳之人，桑羽青笑道：「不必！知道她姓白就成。」

小二這才離去，這一霎那，桑羽青簡直驚疑已極，他幾乎不敢相信，但是這店小二是不可說慌的呀？

桑羽青怕時間躭擱的太長，暫時把事丟開，回到酒店內。

這時小猴兒等也用完了飯，錢木兒笑道：「我們繼續趕路還是再休息一下？」

桑羽青道：「不必休息，趁著沒有下雪多趕點路！」

當下算清了賬，一同出得店門，三人查看馬蹄，已經完全消腫了。

錢木兒上馬之後，說道：「這種天氣不好趕夜路，三個時辰以後，前面有落脚之處，我們在那裡過夜。」

桑羽青道：「一切由你！」

這三匹駿馬，冒著凜冽的寒風，飛馳而去。

這時桑羽青心中被小二的話弄得六神無主，想不出個道理來。

他忖道：「除非是她騙我，否則想不出別的道理來……」

但是白嬋爲什麼要騙他呢？這又是一個不可解釋的問題。

這一切突然發生的事，幾乎把桑羽青弄糊塗了，但是他已經意識到，白嬋必然是一個不可輕視的人物。

他忖道：「莫非她要在我身上得到什麼？」

他想到這些問題，最後決定仍然照以前一樣，與白嬋來往，看她會要些什麼花樣出來。

在桑羽青思索之時，小猴兒與錢木兒不停的談著話，但是桑羽青全神在想白嬋的問題，根本就沒有聽到他們談些什麼。

這時錢木兒突然問道：「桑兄，你有什麼事麼？」

桑羽青一笑道：「是的！我有滿腹心事！」

錢木兒接口道：「若是有心事，還是說出來的好，悶在心中與事無補，說出來或許可以幫幫忙。」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微笑道：「不錯！你是可以幫我的忙，不過現在還沒有到告訴你的時候。」

錢木兒似乎也聽出了桑羽青這幾句話含意頗深，他對桑羽青笑了笑，不再說話，由於天寒，很少人出門，所以這條驛道上行人頗少，桑羽青等三匹馬可以肆意狂奔。

桑羽青側目打量錢木兒，見他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身軀偉壯，圓圓的臉，兩個太陽穴高高隆起，一双深湛的眼睛，不時的射出寒光。

他心中不禁忖道：「江湖傳聞果然不錯，看來這錢木兒的武功，或許還在葉劍瀛之上呢！」

錢木兒好似也不時的觀察桑羽青，他們似乎都發現了，對方是不好惹的扎手人物。

大雪停了以後，地上的浮雪都漸漸凍了起來，馬蹄踏在上面，發出了「噗！噗！」的聲響。

錢木兒笑道：「西北現在恐怕更是寒冷了，我們應該春天再去才好。」

桑羽青搖頭道：「不妨！要見高人，那會有這些容易？」

這時他們已經離開了這條主要的驛道，馳上了一條小路，一陣急奔下來，越是人煙稀少，難得看見一兩個行人了。

自從和錢木兒在一起之後，桑羽青更是處處小心，他默默記住來去的路徑。

當然，當然他不相信錢木兒就會這麼輕易的帶他去見東凡和尚，所以他決定在今天夜裡，設法由錢木兒的口中，探得東凡和尚確實的下落！

兩三個時辰過去，由於天短之故，已然有了一層暮色，錢木兒回頭笑道：「此處百里之內皆無旅店，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間小廟，我們今夜只好在那裡過夜了。」

桑羽青點頭道：「一切由你。」

這時地勢漸高，那三匹駿馬雖然都是神種，但是由於天氣太寒，浮雪又硬，跑了這幾日，都顯得有些力乏。

小猴兒叫道：「師哥，我看這些馬兒再不休息，恐怕跑不出百里就跑不動了。」

桑羽青還未答話，錢木兒已然說道：「就快到了！」

他們翻過了小坡，果見對面坡下，有一間破落的廟宇，爲白雪所蓋，露出了一角紅牆。

錢木兒遙遙指著，說道：「就是這座廟！」

三匹快馬揚蹄而下，不一刻的工夫，已然來到近前，一齊勒馬。

桑羽青那匹駿馬，發出了一聲長嘶！停了下來，口中「噗！噗！」的吐著熱氣。

錢木兒已然下了馬，笑道：「這間小廟多年無人居住，已然破落了。」

桑羽青略一打量，見這間小廟果是殘垣破瓦，一片荒涼。

兩扇朱漆的大門，緊緊的閉著，門環也銹了，冰雪凍成了一片。

錢木兒用力推了推，說道：「裡面還鎖著呢！」

話方說完，小猴兒已然道：「我去開！」

只見他身如寒鷹一般，由馬鞍上飛起，身子在空中一個盤旋，已然進入了廟中。

錢木兒讚嘆的說道：「這位小兄好俊的功夫！」

桑羽青笑道：「比起居士你來，可還差些呢！」

錢木兒趕緊道：「那裡！那裡！……」

說到這裡，更聽一巨響，小猴兒已把冰雪所凍的兩扇大門拉開了來，一隻生了銹的大鎖，已然被他折斷。

桑羽青及錢木兒一同拉馬走了進去。

在正殿之前，有一塊掉了漆的橫匾，依稀可以看出「伴月庵」三個字。

桑羽青笑道：「幸虧破落了，這原來是個尼姑庵呢！」

錢木兒也笑道：「噫！我來往了這麼多趟，第一次來此休息，却不料是個尼姑庵。」

說著他們已把馬拉到了簷下，桑羽青對小猴兒道：「你到後院找找有無馬料，我與錢兄看看房子。」

小猴兒答應著，拉了三匹馬向後面轉去。

桑羽青及錢木兒把整個的院落察看了一遍，果然已經廢棄多時，錢木兒還不住的說道：「我明年一定要把此庵重修起來，佛門善地，淪落了實在可惜。」

桑羽青看見他談吐舉止，無不發現出他有著慈悲的心腸，不禁被他弄得有些糊塗了，忖道：「若是錢木兒眞個是行善之人，他這一條命可以逃過了。」

所有的禪房都破爛髒汚，二人打掃出一個較好的，由於沒有舖蓋，錢木兒忙著揀柴燒坑。

他笑著說道：「不怕桑兄見笑，我這個人就是怕冷。」

桑羽青微笑不語，心中忖道：「習武之人，焉有怕冷的，錢木兒，你把我當成孩子了。」

才想到這裡，小猴兒已經進得房來，說道：「師哥！馬都安置好了……」

說到這裡，被室中的火煙薰得咳嗽起來，原來那坑太舊了，有不少空隙，柴煙便從那些空隙中傳了出來。

桑羽青也有些受不了，錢木兒邊唉邊道：「二位先請出去吧，等我把坑補好再進來……」

小猴兒皺著眉道：「媽的！這些姑子好厲害，坑都睡垮了！」

桑羽青叱道：「不許胡說！」

說著同小猴兒出得房來，二人在長廊之下，寒風如刃，雖然他們都有著很高的武功造詣，也不禁覺得有些寒冷。

小猴兒縮著脖子道：「師哥，你看錢木兒是什麼用意？」

桑羽青劍眉微鎖，搖頭不語，小猴兒放低了聲音，接著說道：「我看準是他與東凡和尚定了計，要把我們騙去，師哥，你可不要大意！」

桑羽青冷笑道：「若眞是如此，倒是合了我的心意，就怕他不是領我去見東凡，那可是白花精神了。」

雖然他們說話的聲音非常低，但是爲了愼重起見，桑羽青又走出了很遠。

小猴兒跟身後說道：「若是他騙我們，爲什麼又把東凡和尚的消息告訴我們？至少他先說破了他自己的身份！」

桑羽青笑道：「看你平日聰明，怎麼糊塗起來了？錢木兒知道我復仇心切，只要抬出東凡和尚，無論到那裡我都會跟去的。」

小猴兒思忖著道：「難道他以爲我們不是他的對手？想在半路把我們幹掉？」

桑羽青搖頭道：「事情恐怕不會這麼簡單，現在還有很多疑問，我要慢慢的查出來，反正只要盯住錢木兒，不論他神通再大，也會把東凡和尚查出來。」

他本想把白嬋的事告訴小猴兒，可是爲了愼重起見，話到口邊，又忍了下來。

小猴兒道：「白姑娘恐怕也追到了附近，說不定她今天夜裡就會與你聯絡呢！」

桑羽青冷冷地道：「隨她吧！」

才說到這裡，錢木兒已然推開了門，遙遙說道：「好了！現在沒煙了，我燒了開水，咱們可以吃飯了。」

桑羽青笑著說道：「有勞！有勞！」

他們一同進了房，坑已經被錢木兒用石頭舖好，室中很是溫暖，另有一隻小鐵鍋，已然燒好了一鍋開水。

桑羽青等拿出了乾糧，匆匆吃過，三人便坐在熱坑上聊天。

他們天南地北的說著，如同是多年的摯友，實際上却是各懷深心。

在開始之時，桑羽青絕口不提東凡和尚之事，儘談些江湖上的事。

小猴兒聽了一陣，竟然伏在了坑上睡著了，室中已是一片昏暗，錢木兒尋出了一隻破油燈點上，然後又取了一件衣服爲小猴兒蓋上。

桑羽青看在眼中，忖道：「若是自表面看來，錢木兒倒眞是個好朋友呢！」

這時只剩下桑羽青及錢木兒，二人低聲的談著話，桑羽青慢慢的把話題轉到了錢木兒的身上。

他故意嘆息著說道：「唉！像我浪跡江湖，雖然交遊滿天下，實則知已無二三，能夠與錢兄得識，眞是三生有幸呢。」

錢木兒笑道：「我與桑兄正有同感，早日忙碌倒無所覺，一等空閒下來的時候，眞是找個說話的朋友都沒呢！」

桑羽青笑道：「如此說來，我們眞是相見恨晚了！」

他們說著，同時笑了起來，錢木兒接道：「桑兄若是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不小是否可以與我一同行善鄉里，爲這些若難的人造些福？」

桑羽青笑道：「我正有此意，準備把自身的事情料理一下，然後隨錢兄作事呢！」

錢木兒好似非常興奮，緊緊的拉住桑羽青的手，笑著說道：「那眞是太好了！若是有桑兄與我在一起，眞是佛祖的慈悲！」

桑羽青趁機把話題帶過，說道：「錢兄平日都忙些什麼呢？」

錢木兒笑道：「唔——我可是太忙了，修路補橋，施米施診，足跡已然跑遍全國，如今年底才忙完，趁著這個時間趕回去團聚呢。

桑羽青道：「啊？如此說來，你的家是住在西北了？」

錢木兒點頭道：「我是生長在那裡，可是家人均已痛故，且喜遇見佛門高僧將我渡化，由那時開始，我便立志行善天下！」

桑羽青聞言心中甚喜，忖道：「至少我知道他在西北學的藝，那麼東凡和尚……」

這時錢木兒又接口道：「也許是我與佛門有緣，國內的大小廟宇，我沒有一處不曾去過。」

桑羽青道：「了不起！全國這麼多廟宇，你最喜歡何處？」

錢木兒笑道：「說來也是可笑，人總有念舊之情，所以我最喜歡的，還是「蘭州」的「上法寺」。」

桑羽青驚喜交集，但是他鎮靜著，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尚是在甘肅了。」

他爲了確實起見，便道：「看來你在佛門中已經呆了不少年了。」

錢木兒笑道：「一十五年！」

這四個字，如同是一把利刃般，刺入了桑羽青的心中，他默默的想道：「一十五年！正是我忍辱偷生的這段時間啊！東凡和尚！原來你在得了我家傳「星月劍譜」之後，便轉到甘肅去了。」

錢木兒好似談高了興，絲毫沒有注意到桑羽青的反應，他繼續說道：「那時我才七歲，家人均已故去，幸虧遇見了東……幸虧遇見了一位高僧，將我渡化，從此便與佛門結了一段善緣。」

他這麼一改口，桑羽青更是有了把握，笑著說道：「如此看來天下事都是前訂啊！」

他們都談了一陣，夜已經深了，小猴兒睡得鼾聲大作，錢木兒笑道：「我們也睡吧！」

於是熄燈睡下，不一刻的功夫，錢木兒也是沉入夢鄉。

只有桑羽青難以入睡，他聽著怒吼的北風，心中之事，起伏不定。

由方才與錢木兒談話的結果，證實了東凡和尚在十五年前，便遷到了甘肅。

桑羽青怔道：「難怪我走遍江南都訪不著他，原來他搬到這麼遠的地方去了！」

他正在沉思之際，突然房外似有輕微的彈指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會是什麼人？」

他輕輕的爬起，套上了鞋，把寶劍背好，拉開了一線門，閃身而出。

桑羽青方出房時，便見一條黑影，在對面房頂上一閃而逝，身法奇怪。

桑羽青眉頭微皺，忖道：「看來又是葉劍瀛，此人到底是個什麼人物，眞個叫人莫解！」

他想看，身形一晃，如同一陣清風也似，風飛上了屋頂，眞個是輕快已極！

桑羽青足踏著房頂上的堅冰，望見那條黑影在七八丈外，向自己點手。

由於天色昏暗，看不太清楚，只見那人穿了一身勁裝，點手之後，回身如飛而去。

桑羽青一言不發，身形一拔，如同一隻巨鷹，撲出了七八丈遠，追了過去。

他們先後翻出了院牆，那人在牆根停下，桑羽青追上之後，才看清了原來是白嬋。

桑羽青很是詫異，說道：「原來是妳！妳怎麼不穿白衣服了？」

白嬋低聲道：「錢木兒可在房中？」

桑羽青詫異道：「在啊！怎麼？」

白嬋笑道：「沒什麼！我是怕他逃脫了。」

桑羽青一笑，未曾追問下去，白嬋又道：「白天他與你們在一起，我不得聯絡，只有這個時間抽空來。」

桑羽青問道：「姑娘這麼晚來找我，莫非有什麼事麼？」

白嬋道：「我想我若是老露面，恐怕會引起他疑心，所以想來打聽一下，他有沒有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他只說要到西北去，什麼地方並沒有說。」

白嬋點了點頭，沉思了一下，說道：「白天我在酒店露面之後，他有說什麼？」

桑羽青笑道：「他只誇了姑娘漂亮，別的沒有什麼。」

白嬋道：「那就好，我可以暗中注意，是否還有人與他聯絡。」

桑羽青心中好笑，忖道：「妳還當我不知道呢！」

他想著便道：「西北地方我從未去過，這沿途的地勢也不清楚，這條路姑娘可走過？」

白嬋搖頭道：「我與你一樣，是在江南長大，這條路還是第一次走，我只有跟著你們。」

桑羽青心中忖道：「店小二分明說，她時常走這條路，如今她果然在騙我，看來她確是錢木兒一路的人了。」

想到這裡，桑羽青心中不禁非常沉痛，因爲白嬋是他所摯愛的人。

這時白嬋又道：「我今天在路上，又發現了好幾個行縱不明的人，也奔了這條路，你與錢木兒在一起，可要當心，不要中了他的詭計。」

桑羽青也不知道她說的眞假，聞言笑道：「多謝姑娘關心，我不要緊，倒是姑娘單身一人，處處要小心才好！」

桑羽青的語氣這見懇！充滿了關愛之情，白嬋仰起了頭，目光射在了他的臉上，低聲道：「謝謝你，我會留意的。」

當桑羽青明亮的眸子與她接觸時，她不禁低下了頭，顯得有些不自然。

借著雪光的反映，桑羽青見她明目皓齒，秀美已極，不禁輕聲的嘆了一口氣，忖道：「可惜她竟不是正路人……」

白嬋抬起了頭，問道：「你爲什麼嘆氣？」

桑羽青苦笑道：「我想到姑娘隻身流浪江湖，與我的遭遇一般，不禁有同病相憐之感。」

白嬋張口欲語，但是並未說話，這一霎那，她的情形似很複雜。

桑羽青由她的眸子中，望出了她對自己的愛慕之情，同時她臉上也有一種掩不住的愧色。

他不禁在心頭嘆了一口氣，忖道：「或許她是身不由己，奉命與錢木兒來共同對付我的，這也是天命，怪不得了。」

白嬋輕聲問道：「你又在想什麼？」

桑羽青笑道：「什麼也沒想，或許是姑娘長得太美，竟把我看迷了。」

白嬋嘴角泛起了一絲笑容，臉上也掛上了幾絲少女特有的矜持，看來特別誘人。

桑羽青不禁心神一盪，他有一種潛在的衝動，幾乎忍不住要去握她的手！

但是，他還是忍住了，把那股突來的慾火，深深的埋在心裡。

這一霎那，他們都靜正著，白嬋似乎在等待著桑羽青對她有什麼舉動，但是她失望得很，面前這個英俊健壯的年青人，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裡。

一陣寒風吹下了枝頭的積雪，他們才驚覺過來，桑羽青笑道：「你看！我們怎麼都發呆了？」

白嬋接口道：「是你先發呆的！」

這時，寺廟之中傳來一兩聲輕微的馬嘶之聲，桑羽青不禁一驚，說道：「啊！廟裡可能有事，我要去看看。」

白嬋道：「或許是天寒，馬太冷了。」

桑羽青搖頭道：「我的馬是無故不會叫的。」

白嬋點頭道：「好吧！我們再聯絡，我會找你的。」

桑羽青點點頭，轉身而去，他很快的趕回了廟中，直撲後院。

在草廐之下，只剩下了兩匹馬，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啊！莫非錢木兒跑了！」

他到近一看，發現失踪的却是小猴兒的馬，心中不禁大爲奇怪，忖道：「這兩匹馬除了我與小猴兒外，誰也騎不走的，難道是小猴兒走了？」

想到這裡，桑羽青便要向臥室奔去，但是一個低沉的聲音！由黑暗之中傳了過來，說道：「什麼人敢在此亂闖？」

桑羽青一驚，身子一轉，已然撲了過去口中喝道：「海天一鷗在此。」

他右掌擊出，一股急勁的掌力，向發聲之處劈了過去，聲勢甚是驚人。

那隱伏著的人，似知桑羽青的掌力厲害，所以就在桑羽青才發掌之時，他已然「刷！」的一聲！向左方逃走，速度很是快疾。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逃得過麼？」

只見他身如夜鷹，凌空拔起了一丈多高，疾如狂風般向那人撲了過去。

那人見桑羽青身法如此快速，似乎大吃一驚，沒命的狂奔。

桑羽青那裡容他逃走，一連兩個起落，已然到了他背後，右掌一伸抓了下來，口中喝道：「朋友！留下來談談！」

那夜行人知道逃不過，他猛然向右滑出了半步，身子擰了過來，双掌齊出，以「推窗望月」的招式，向桑羽青的小腹擊來。

桑羽青一聲輕笑，身子已然轉開，說道：「你差得遠了！」

他一指拂下，正正點在了那人的「肩井穴」，只聽他「啊喲！」一聲，翻落在雪地裡。

桑羽青冷笑道：「這麼能耐居然敢來犯事？」

說著彎腰要把他提起來，身旁却聽一陣急風，一個喝道：「打！」

桑羽青在他「打！」字還未說完時，身子已然飄了開去，他足未着地，大袖一擺，一陣狂風般轉了過去。

發暗器之人，料不到桑羽青這高身手，不禁大吃一驚，他一揚手，大蓬銀光迎面而來，向桑羽青全身射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道：「破銅爛鐵也想傷人？」

只見他袍袖一翻，那大蓬暗器如同遇見一股極强的勁風，全被掃了回來！

夜行人大驚，叫道：「師哥快來！」

桑羽青已經逼到他身後，笑道：「所有的都出來吧！」

他二指如電，向夜行人的背心點了去，夜行人拚命的閃躲，搶出了好幾步，幾乎摔倒在雪地中。

桑羽青趕上一步，一把抓了起來，那人驚痛交集，大聲的叫道：「師哥快……」

他叫著，手脚亂舞，向桑羽青身上亂踢亂打，桑羽青不禁心頭火起，喝道：「去罷！」

隨著這聲大喝，揚手之下，把他甩出了一丈多高，落向浮雪之中。

那人吓得魂飛天外，口中怪叫不已，落下之時，還能以「春農施耕」的身法落地，但是當他足尖着地之時，身子却猛然一歪，摔倒在雪地中，立時昏了過去。

這不過是一霎那的時間，桑羽青已然連取二人，四下却無動靜，桑羽青朗聲道：「還有什麼人？」

說過之後，却是無人答話，桑羽青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他走向前，準備把那人提起來詢問。

這時背後傳來一個聲音道：「姓桑的慢動手！」

桑羽青四過了身，只見五六丈外，一叢短樹之旁，站著一個高大的漢子。

他穿著一件灰色的長衫，雖然看不清面貌，但是由他身體型和聲音來推斷，差不多只有三十幾歲。

桑羽青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一笑，露出了一口白牙，說道：「別管我是誰，還是先問我的來意好些。」

桑羽青接口道：「好！你來意如何？」

那人笑道：「想找你少俠討件東西！」

桑羽青忍住怒氣，說道：「找我要東西不簡單，你要露兩手給我看。」

那人陰冷冷的說道：「把你身上那口寶劍留下，萬事皆休！」

桑羽青聞言大笑道：「哈哈！憑你也敢要我這把寶劍！你眞是胆大包天了！朋友！我姓桑的向來不過份，現在給你幾句忠言，報了門戶之後，趕快帶了這兩個膿包走，否則凍壞了，怎麼向大人交待？」

那人氣得連連冷笑，說道：「你先別狂，告訴你，我們若是沒有把握，也不來犯你了。」說到這裡，前院也有喝叱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小猴兒不知是否在前面……」

才想到這裡，便聽那人叫道：「兄弟們上！」

立時「忽啦！」一聲，一連擁出了七八個人，團團圍住了桑羽青，另有幾人把受傷的人抬走。

桑羽青實在忍不住，大笑道：「看來成了孩子們打架了！哈哈！……」

第十章　羣賊夜鬥　奇俠顯神功
一女鎖心　少年憤喬情

這突然擁出的七八人，把桑羽青團團圍住，好似打羣架一般。

桑羽青禁不住笑了起來，說道：「哈……怎麼？是孩子們打架麼？」

那爲首之人好似壯了胆，他冷笑著說道：「姓桑的，我們不難爲你，只要你把身上的寶劍留下，絕不傷你分毫！」

桑羽青實在怒氣難忍，冷笑道：「你們眞是胆大包天，自己也不量量自己有多高，眞個叫人氣笑不得！」

那人不顧桑羽青的訕笑，又道：「我們來的人還不止這些，你如果聰明，還是把寶劍留下來的好！」

桑羽青忍著怒氣，說道：「憑你們這點能耐，居然還能看出我這口寶劍的好處，眞是叫我詫異！你們之中，有誰能說出這口寶劍的名字？」

那一羣人面面相看，誰也說不出來，桑羽青氣得連連搖頭道：「咳！你們這些混的人，眞是越來越差了，自己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硬要跑來送死！」

那爲首之人，咳嗽了一聲，說道：「咳！這……你別管我們的事，快把寶劍留下！」

桑羽青目射寒光，朗聲道：「難道你們就找不出一個像樣的人物來索劍麼？」

那中年漢子不答桑羽青的話，回頭對衆人道：「兄弟們，這小子不知好歹，咱們還是動手吧！」

聽了他的話，桑羽青氣得劍眉飛揚，啐道：「呸！憑你們還談動手？眞個笑死我也……」

桑羽青的話還未說完，那壯漢一聲令下：「兄弟們上！」

立時「忽啦」一聲，七八條大漢一齊向桑羽青擁了過來，一時拳脚齊下。

但是當他們招式盡出之時，却發現桑羽青已然不知去向，慌忙往回收招。

有些人收招不及，居然打上了自己人，摔倒在雪地中，一片怪叫。

這種情形看在了桑羽青的眼中，眞個氣得要吐血，同時也毫無意思與他們糾纏，厲聲道：「你們若是再不知死活，我可不留情了！」

那一羣人雖然武功不高，但是勇氣可嘉，他們大聲的吶喊著，再度向桑羽青衝了過來，好似拚命一般！

桑羽青心頭火起，一聲怒喝，只見他如同一條鬼影般，在人羣之中幾個盤旋，便聽得一片「噯唷！」之聲，那八個人七橫八豎，全軀在了雪地上。

原來他們都中了桑羽青的穴道一個個動彈不得，口中不住的呻吟。

看到這種情形，桑羽青也懶得再理他們，說道：「暫時饒過你們！」

他心中惦記著小猴兒，及錢木兒所以匆匆向前趕去，準備少時再來詢問他們。

桑羽青展開了身形，如同一隻怪鳥一般，幾個起落，已是數十丈外，快得連風都趕不上他。

他很快的撲到了那間禪房，見室內燃著灯光，心中很是詫異，入房之後，室中竟無一人，小猴兒及錢木兒均無踪影。

桑羽青滿腹疑惑，出得房來，細細的察看只見雪地之中，一片凌亂的足印，好似有人在此動過手。

可是當他循著足印仔細察看時，竟不知消失於何方，除了門口這一塊地方外，附近數十丈內，竟連一個足印也無。

這時桑羽青不禁深深的迷惑了，由於小猴兒的馬也失踪了，使他想不出道理來。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忖道：「我還是把那幾個蠢貨問一問，此事必然與他們有些關係。」

桑羽青想著，極快的奔向了後院，到達之時，不禁又令他大吃一驚！

原來那七橫八豎躺著的八個人，竟然一個也不見了，桑羽青很是懊惱，忖道：「我應該早些問他們才對！」

這時毫無線索可查，桑羽青不禁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他很快的把這一帶查看一遍，仍然找不著一個人影。

無奈之下，桑羽青只好回房而去，當他走到門外之時，不禁又吃了一驚。

原來一個老婆婆的影子，映在了窗紙上，桑羽青心中一凜，忖道：「這是什麼人，怎會在此

出現？」

才想到這裡，便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傳了進來，說道：「桑羽青，你進來！」

桑羽青心中更是詫異了，他來不及思索，已經推門而入。

大坑之上，坐著一個白髮的老婆婆，她年紀也在七十開外了，但是精神極好，童顏鶴髮絲毫不見蒼老。

她穿著一件深黑色的長衣，双目炯炯有神。

桑羽青問道：「老婆婆，妳是什麼人？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老婆婆一笑道：「我叫羅英。」

桑羽青却想不出什麼厲害的人物叫羅英，當時拱了拱手道：「老婆婆有何見教？」

羅英道：「我知道你此去是尋東凡和尚，我也知道你桑門十五年前的慘變，是爲著你這柄『青光劍』和『星月劍譜』……」

她說到這裡，桑羽青早已大驚失色，厲聲道：「妳……妳是什麼人？妳怎麼知道得這麼多？」

羅英嘴角含著微笑，看來像是一個慈祥的老婆婆，她指著一張凳子道：「孩子你坐下來，我自會告訴你。」

桑羽青驚疑參半的坐下來，羅英接著說道：「由於你身受之慘，你立志復仇，原是理所當然的事，我亦不該來阻止你，不過有些特別的原因，我不得不勸你放棄……」

桑羽青被他引起舊創，悲憤異常，搖頭道：「老婆婆，我復仇之志，比鐵石還堅，任何人也擔擋不住！」

羅英微微一怔，說道：「你們這些年青人，只知道復仇，對於當時的情形，你能了解多少呢？」

桑羽青怒道：「他以出家之人，殺我滿門，覬取家傳至寶，可憐我先父還以他爲救星，誰知……」

桑羽青說到這裡，由於悲憤過度，淚水在眼眶中打轉，但是並沒有流下來，他停止說話，胸頭不住的起伏著。

羅英的目光，一直盯在桑羽青的臉上，不自禁的流露出一種關愛之情。

她嘆息著道：「唉！你這孩子，竟與你爹爹一樣的脾氣！」

桑羽青一驚，問道：「妳……妳是什麼人？」

羅英又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認識你父母，不但認識，還是很親近的朋友。」

桑羽青一陣心酸，强忍住淚，說道：「妳既然是先父母的朋友，就應該鼓勵我復仇才對！」

羅英點頭道：「不錯，我應該如此，可是你有多大的功夫？你知道東凡和尚有多大的功夫？」

桑羽青悍然搖頭道：「我不管！」

羅英接道：「你爹爹年青時鋒芒太露，揚名天下，他的一身武功也眞是夠得上一流，桑門劍法，飲譽江湖，一柄寶劍上有三十幾年的純功夫，可還不是東凡的對手！你又有多大能耐？你有多少年的功夫？十五年！十五年的功夫，居然敢找東凡和尚復仇，孩子，簡直是妄想！」

她說到後來，好似非常激憤，臉漲得紅紅的。

桑羽青霍然起立，叫道：「我不管！我一定要手刃東凡和尚……」

羅英立時沉默下來，桑羽青道：「妳莫非是東凡和尚派來的說客？可是他害怕了？」

羅英的臉上有一種痛苦之情，可是她極力的掩飾著，使人很是難解。

她又嘆了一口氣，說道：「唉！可惜我……我現在不能幫助你……」

桑羽青打斷了她的話，叫道：「我不要人幫助！我不認識妳！妳少管這件事，不然妳就是我的死敵……」

他再度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双手緊緊的握住，看來很是可怕。

羅英傷心的說道：「你自然是不認識我的……孩子，你有這番志氣，我是很高興，我想你亡故的父母也會爲你高興，可是他們知道你冒險復仇，恐怕也會焦急……你……你實在太冒險了！」

桑羽青漸漸冷靜下來，愕然的望著這個老婆婆，他心中詫異萬分，弄不清這個老婆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爲何如此關愛自己？

羅英又問道：「你這十五年可是一直都在苦練武功麼？」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沒有片刻荒廢！」

羅英點了點頭，又道：「你是隨何人學藝的？」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家師的姓名，恕我難以奉告。」

羅英好似很着急，又顯得有些不悅，她嘆了一口氣，說道：「唉！你這孩子……不能怪你，不能怪你！」

桑羽青心中萬分詫異，弄不清這個老婆婆是幹什麼的，默然的望著她。

羅英也正在望著他，半晌，她才說道：「你這孩子的骨格和相貌，天賦都是奇佳，若是傳你武藝的人，眞是高人，或許你可以勝得過東凡和尚，否則……」她說著連連的搖頭，嘆息不已。

桑羽青實在忍不住一步跨到了她的面前，說道：「妳到底是誰？把東凡和尚說得那麼厲害？」

羅英緩緩的站起了身子，說道：「到時候我自然會來告訴你，現在我要走了！」

桑羽青攔在了她的身前，說道：「妳不能走！妳不說明身份，我不能讓妳走！」

羅英笑道：「怎麼？你這孩子難道要向我這個老婆婆動手不成？」

桑羽青不禁愕然而立，對於這個奇怪的老婆婆，他眞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羅英一臉的慈愛之情，桑羽青彷彿由她的双眼之中，看出了一片極深的摯情，心中好不詫異。

她溫和的說道：「我知道現在勸你沒有用，不過你自己要時時想著，桑家只有你這一條後苗，你爹娘都是剛强的人物，我可不願意看見桑家從此絕了後。」

由她的口氣聽來，她必然與桑雲從夫婦有著極深厚的情誼，所以才如此的勸阻桑羽青。

桑羽青沉痛的說道：「除非我父母能由地下活過來，否則我寧可碎死萬段，也要取東凡和尚的命！」

羅英慈祥的笑了起來，說道：「我知道桑家的孩子，都是有志氣的！太有志氣了，以至於……」

說到這裡，她目中充滿了淚，很快的轉過了頭，由桑羽青身旁走過。

桑羽青驚詫的跟了上去，羅英已然轉回了頭，說道：「過些時我會再來看你，你一切要小心。」

桑羽青茫然的點著頭，羅英又接著說道：「這個錢木兒，是江湖百年來少見的奇人，他不但得了東凡和尚的全部眞傳。並且另有遇合，你與他在一起，可千萬要小心。」

她諄諄的囑咐著，就如同桑羽青的親人一般，使桑羽青驚詫得說不出話來。

羅英說完了話，默默的看了桑羽青一陣，低聲道：「我走了！」

只見她一連幾個起落，已然消失在黑夜之中，比鬼還要快。

桑羽青追了下來，叫道：「老婆婆，妳到底是什麼人？」

可是他遍尋不得，羅英早已不知去向。

這一霎那，桑羽青的心中，充滿了驚奇，疑惑，悲傷……情緒很是複雜。

這突來突去的老婆婆，語焉不詳的勸阻他復仇，但是由她的言談舉止，和流露出的感情看來，又分明毫無惡意。

相反的，她還表現出一股眞摯的感情，不禁使桑羽青深深的迷惑了！

他默默的想道：「照她的說法，似乎我絕不是東凡和尚的對手，復仇就等於送死！……」她好似也看準了我不如錢木兒！」

但是羅英的話，絲毫沒有使他氣餒，這個不可一世的年青人，對於手刃仇人，有著絕大的信心，至於錢木兒，他更沒有放在心上。

他默默的自語道：「老婆婆，你那裡知道我的武功造詣？十五年來，不分寒暑晝夜，發奮苦練，如今才找到東凡和尚的線索，妳怎能叫我放棄？」

桑羽青自語了一陣，便把此事放開，錢木兒及小猴兒一直不見踪影。

他不禁疑惑不定，忖道：「小猴兒絕不會不辭而別，以他那身功夫，若是被人擄去，也絕不可能，那麼他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桑羽青思索了半天，唯一的可能，便是小猴兒有什麼突然之事，暫時離開這裡。但是這種可能的情形也非常少，不過除此之外，桑羽青再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錢木兒的下落也是一謎，但是他的馬還在草廠裡，同時他堅邀二人同行，絕不可能半途逸去。

桑羽青正在迷糊之際，突然，一個念頭閃電般掠入腦際，他忖道：「啊！他定是與白嬋相晤去了！」

想到這裡，桑羽青有一種莫明的憤怒，他絕心要把錢木兒找出來。

只見他身起如雁，掠上了大殿的房頂，仔細打量四下的地勢。

這裡雖是山崗之上，但是由於冬季，樹葉早已落盡，所以沒有什麼隱秘之處。

桑羽青攏集了目光，四處巡視，突然他發現百十丈外，有一座破落的小草棚。

他心中一動，忖道：「他們若是相晤，想必在那草棚之中！」

一念甫畢，身如清風般落了下來，再一晃動，已然掠出了院牆，既輕且快，如同是一片疾轉出去的羽毛！

由於錢木兒及白嬋都不是平常人物，所以桑羽青特別小心，他謹慎的掩飾著自己的行藏，提氣輕身，在寒林之中穿越前進。

那大片的積雪之上，竟然找不出半個足印。

不用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然逼近了那座小草棚，兩下還有三十餘丈時，桑羽青便放慢了速度。

果然！隱隱有談話之聲，由草棚之中傳了出來。

桑羽青緊緊的咬著牙，暗道：「白嬋！眞想不到妳居然是個內奸！」

他心中很是痛恨，並且感到極度的失望，因爲這些日子來，他已經不知覺的愛上了白嬋。

寒風陣陣的吹著，刮起了地上，樹梢的浮雪，滿空飛舞。

這是一個凄涼而又寒冷的夜晚，桑羽青懷著一顆充滿了憤怒和疑惑的心，輕快的在樹叢之中向前移動。

漸漸的，他已經接近了這座草棚，相隔只有七八丈遠，他隱在了一塊被冰雪所結的大石之後。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注視著草棚之中。

果然不錯！就是錢木兒及白嬋，他們竟然擁在一起！

桑羽青感到一陣麻木，他整個的身子似乎要爆炸開來！

但是他靜靜的站著，絲毫沒有移動。

這時白嬋推開了錢木兒，轉過了身子，錢木兒欺前一步，扶著白嬋的肩頭，低聲說道：「嬋妹，怎麼了？」

聽他如此親匿的稱呼，桑羽青更添了一層莫明的怒火，他咬著牙，忖道：「白嬋呀！妳騙得我好苦！」

白嬋並未回答錢木兒的話，錢木兒用力把她的身子搬了過來，向懷中緊擁。

但是白嬋又掙扎開了，錢木兒顯得有些氣惱，他問道：「嬋妹，到底是什麼事？妳今天怎麼不同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哼！原來他們時常作這種事情！」

白嬋輕微的搖著頭，說道：「沒什麼！我只是心中煩得很！」

錢木兒冷笑道：「我知道！」

白嬋霍然轉過了身子問道：「你知道什麼？」

錢木兒笑道：「妳一定覺得桑羽青不錯……」

才說到這裡，白嬋打斷了他的話，厲聲道：「你胡說些什麼？」

錢木兒趕緊陪笑道：「我只是隨便說著玩的，嬋妹，妳可別生氣。」

白嬋的語氣顯得有些急促的說道：「我這次來，是奉命而來，各人有各人的任務，以後我們各作各的事，你別來找我！」

錢木兒笑道：「看看！妳就是這個急燥脾氣！我只不過說一句笑話，妳就這麼認眞。」

白嬋走開了兩步，說道：「我不是爲這個生氣，只是桑羽青武功智力都超人一等，我好容易騙得他相信了，如果我們時常見面，萬一被他看出不對，豈不是前功盡棄？」

她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刀一般，刺入了桑羽青心中，他想不到，這麼一個美麗的女人，竟是虛僞詭詐之人。

錢木兒點頭道：「這倒是對的，不過我實在想妳，要是不見面可不容易。」

白嬋這時才笑了笑說道：「你就當我還在蘭州沒出來就行了！」

桑羽青聞言忖道：「如此看來東凡和尙在蘭州倒是不假了。」

錢木兒笑道：「那怎麼成，我知道妳就在我身旁，何況桑羽青樣樣都强，妳與他在一起……」

白嬋眉頭一皺，說道：「你又來了！」

錢木兒笑道：「實在是我太愛妳了，我眞怕妳被人家搶了去。」

白嬋笑道：「傻子！我只愛你……」

錢木兒順勢又把白嬋拉入懷中，桑羽青實在不願意再看下去，正要離去，突聽錢木兒又道：「嬋妹，這兩天之內，妳設法看看他那口寶劍。」

桑羽青不禁又停了下來，這時白嬋再度推開了錢木兒，說道：「這個恐怕不容易，桑羽青人

怪得很。

錢木兒接口道：「慢慢的來好了，我也相信他帶著『青光劍』，聽師父說，十五年前他父親自刎之後，將劍連鞘拋掉，被人拾跑了！」

白嬋道：「那可能就是他吧？」

錢木兒笑道：「他那時才五歲，懂得個屁！所以說不定『青光劍』被人家拾去了。」

白嬋道：「可是他這身功夫可夠驚人的，杜清風和沈春山都被他殺死了。」

錢木兒略爲沉吟，說道：「杜，沉二人的武功雖然不錯，可是在我看來，也是很平常的，還有很多人可以勝過他們。

白嬋點點頭，說道：「我也不信他可以勝過你，不過你不要大意，時時要小心著。」

錢木兒笑道：「妳不用爲我擔心，倒是妳自己要小心，不可令他生疑。」

白嬋笑道：「不會的！他在我面前顯得很傻，男人都是這個樣子！……」

說著笑了起來，桑羽青感到一種極大的侮辱，恨不得跳出去把她劈死！

錢木兒道：「我們走吧！」

他們二人双双出了草棚，疾如狂風一般向西而去，很快的消失了，留下了呆痴的桑羽青，在北風酷寒之中扼腕痛心！

良久，良久，桑羽青才轉過了身子，緩緩的向回走去，他口中住聲的自語道：「錢木兒，白嬋，你們把我看得太傻了！」

這時他不禁深深的後悔，在他初認白嬋的時候，不該爲她如此神迷，以至於把感情在不知覺間付了出去。

他默默的咬著牙，忖道：「還好，我發現的早，白嬋妳如此捉弄我，我會要妳付出代價的！」

回到房中以後，錢木兒仍然沒有回來，小猴兒更是不見蹤影。

對於小猴兒的突然失踪，桑羽青眞是百思莫解，又不知道往什麼地方去找他。

桑羽青正在憂悶煩惱之際，見錢木兒推開門進來。

或許是由於室外太冷，也或許是由他很興奮，他的双双頰紅紅的，双目閃爍出一片喜悅。

他一眼望見了桑羽青說道：「啊！桑兄，你回來了！」

桑羽青點點頭，冷冷的說道：「嗯！小猴兒到那裡去了？」

錢木兒道：「我熟睡之時被他叫醒，說是有要緊的事，因找不著你，要我代爲轉告。」

桑羽青也不知他說的是眞是假，但是知道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乾脆一言不發。

他長吁了一口氣，躺在了坑上，錢木兒問道：「桑兄，你半夜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了你好半天呢！」

桑羽青心中好笑，說道：「我去赴朋友的約會，我與他們多人在後院談了半天心，難道你不

知道麼？」

錢木兒面上微紅，說道：「啊——我不知道。」

他說著似乎還不些話要說，桑羽青翻了個身，說道：「時間不早，我可要睡了。」

錢木兒怔了一怔，揮掌把燈打熄，上坑睡下，他們二人各人一肚子的心事，一時之間，都無法入睡。

半晌，桑羽青突然問道：「錢兄，明日什麼時候動身？」

錢木兒道：「本來我想一早就動身，可是侯兄弟不知你回來時，所以我們午後再動身，正好也好好睡一下。」

提到了小猴兒，桑羽青不禁又躭起心來，雖然小猴兒聰明絕頂，又有一身絕技，但是他到底太年青了。

桑羽青正思忖間，錢木兒突道：「桑兄，若是明日午後，侯兄弟還沒回來呢？」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說道：「他不告而別，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明日午後若是再無有他的消息，我們先走可以！」

天將四鼓之際，他們才先後睡去。

五鼓才過，桑羽青就醒了過來，由於心緒不寧，所以睡得很不安穩。

錢木兒睡得正沉，桑羽青套上了鞋，取了些冰水，匆匆洗漱完畢，推門出來。

天光之下，才看清了過一帶地勢曲折，景緻宜人。

整個的大地，被白雪掩覆一遍，樹枝上和房簷上都掛著下垂的冰條，閃閃生輝。

天氣寒冷得似乎要把人的呼吸凍結起來，桑羽青輕輕的搓著兩隻手，向後院走來。

那兩匹駿馬安然在草廐之中，但是小猴兒仍然沒有消息，昨夜那一羣夜行人，和突來突去的老婆婆，就如同是一個怪夢，使人找不著一絲遺跡。

這一天來發生的事，把桑羽青弄得心神大亂，他怎麼也想不透那一羣夜行人的來意，更想不透羅英爲何向自己說這些話。

桑羽青越過了院牆，在雪地之上，毫無目的的走著，思索著滿腹的心事。

突然之間，他的目光接觸到一件東西，當時很快的走了過去。

被寒氣凍硬的雪地之上，有一節黃絲的絲穗兒，桑羽青覺得很是眼熟。

桑羽青拾在了手中，仔細的思索，突然之間，他似有所悟，自語道：「這就難怪了！」

原來這絲穗兒乃是還俗後的凌幼枝所有，在那天夜晚，桑羽青曾見凌幼枝的衣襟上掛著好幾條。

這時他大算略爲寬心，暗忖：「我說誰有這麼大魔力，能把小猴兒引去，原來是凌幼枝！」

桑羽青想到這裡，不禁又有不少感觸，忖道：「這小子比我還急……」

想到這裡，又自然的聯想到白嬋，事隔一夜，雖然桑羽青想明白了很多，但是這麼秀麗的姑

娘，不但不能相親，反而要成仇敵，也是非常遺憾的。

他輕嘆一聲，把那節黃絲穗兒，放在了衣袋中，漫無目的向前走來。

目前的情勢是敵暗我明，桑羽青誓志報仇，倒不在乎什麼安危，不過他必需要盯住錢木兒，找出東凡和尚的下落來。

同時他還要防著白嬋與錢木兒的詭計，以免在見著東凡和尚以前，便中了他們的毒計！

可是，桑羽青就不明白，錢木兒與白嬋，在他身上還有什麼念頭，莫非東凡和尚還交下了什麼任務，要他們從自己身上探索麼？」

這一切問題都得不到解答，桑羽青很是煩惱，但是除了隨知應變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

兩邊是一叢較爲茂密的寒林，桑羽青隨意的走了過去，似乎有一個人影，隱在那短短的叢樹之中。

桑羽青假作未見，故意向開走了去，心中暗暗冷笑，忖道：「這些妖魔鬼怪眞是胆大包天了！」

他的身子本來是向前走的，這時突然平地而起，拔起了五六尺高，「彩風回頭」疾如閃電一般，倒著飛了過去。

只不過一眨眼的工夫，桑羽青已經撲到了那人身後，他右臂同時伸出，抓在了那人的背後。

可是那人絲紊不動，桑羽青觸手冰涼，他立時感到不對，手掌一轉，把那人的身子轉了過來。

那人双目怒瞪，早已死了多時，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但是更使桑羽青驚異的是，這死人乃是一個和尚！

他全身上下毫無傷痕，就好像是被凍死的，但是桑羽青一眼看出，乃是被人在後頸點過了重穴！

一團疑雲籠罩著桑羽青，他斷定這個和尚乃是昨夜死於此地。

由他死時的情形看來，下手之人不但武功精絕，並且心狠手辣，桑羽青很自然的想到了葉劍瀛！

但是這個和尚所來爲何，葉劍瀛爲何殺他，這些都得不到解釋。

桑羽青很快的在他身上搜索一遍，什麼東西也找不到，但覺他筋骨强壯，必是有武功之人。

也許這個和尚是東凡和尚派下來的，在未與錢木兒接觸之前，便遇了害。

這也許是小猴兒下的手，但是小猴兒不在，也無從證實，桑羽青不禁感覺所有的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他把這和尚的屍體平放下，細看他受傷的部位，在腦後三分「腦戶穴」，整個的腦骨都陷了下去！

桑羽青不禁忖道：「此人好深的功力！」

他深信這事一旦有了開始，必然會繼續下去，所以他決心在以後的事件中，找出行凶之人。看看就誤的時間不少了，桑羽青也顧不得這具屍體，把他照原先的樣子放好，然後回廟而去。

錢木兒也起來了，笑道：「桑兄起得早，你往那裡去了？」

桑羽青道：「我到廟門去等我師弟。」

錢木兒道：「他還沒有回來麼？」

桑羽青搖搖頭，錢木兒又道：「乾糧都在這裡，我現要去方便一下。」

桑羽青點點頭，錢木兒向後院轉去，家中已然燒了一小鍋開水，桑羽青取了些鍋餅，慢慢的吃著。

吃完了乾糧之後，還不見錢木兒回來，桑羽青心中一動，泛起了一絲疑念，匆匆向後院趕去。

當桑羽青趕到草廠，正要越牆時，一條人影自天而降，錢木兒已然由牆外飛了進來。

他迎面撞見桑羽青，不禁臉上一紅，說道：「桑兄到那裡去？」

桑羽青心中頗爲詫異，忖道：「他爲何無故臉紅了！」

但是何表面不露絲毫疑慮之色，含笑說道：「我只是隨便走走。」

錢木兒笑道：「我也無事，我們不妨到四下看看。」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也好！」

他們双双飛過了院牆，距離那和尚屍體的短樹不遠，桑羽青緩緩走了過去，目光游梭之際，那具屍體陣居然不翼而飛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啊！莫非這和尚與錢木兒有關？」

這時錢木兒突然問道：「桑兄，你好似在尋找什麼？」

桑羽青道：「昨夜有羣夜行人無故圍攻我，有幾人被我點了穴道，怎麼會找不到了呢？」

桑羽青邊說邊看錢木兒的臉色，却未發現他有什麼變化。

錢木兒笑道：「他們既是來了一羣，想必互相扶持回去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想必如此！」

他們二人心不在焉的談著話，走下了這一片小山坡，白雪皚皚，寒風刺骨。

他們沉默下來，突然山徑之旁，轉出了一騎快馬，兩下相隔約有二十餘丈遠。

但是桑羽青一眼就看了出來，馬上的人正是白嬋。

她似乎沒有想到桑羽青及錢木兒都站在這裡，顯得很驚異，把馬勒了下來。

當她抬頭向桑羽青及錢木兒張望之時，這兩個年青人，都不約而同的把目光避開了去。

白嬋張望了他們兩眼，一抖韁繩，馬兒如飛向西而去，地上隨之揚起了一大片雪花。

錢木兒這才對桑羽青道：「這個姑娘看來也不是常人，今天已是第二次見她，莫非桑兄以前

見過她麼？」

桑羽青心中暗笑，忖道：「你倒裝得怪像的！」

桑羽青想著便道：「我在金陵曾經見過她，後來順江而下，曾多次望見她，却不知她是作什麼的。」

錢木兒似乎在試探桑羽青，又追著問道：「桑兄可知道這個姑娘姓什麼？」

桑羽青道：「聽說她姓白。」

對於桑羽青的毫不隱瞞，使得錢木兒顯得很驚訝，他故意笑著說道：「如此美麗的姑娘，倒是眞少見，桑兄若是能夠與他結識，想必是江湖一段佳話了。」

桑羽青目光射在錢木兒臉上，說道：「若是你與她結識，豈不更甚於我？」

錢木兒笑著說道：「唔！我早已獻身佛門，今生不作此想了。」

桑羽青聞言，想起昨夜他與白嬋親暱的情形，不禁心頭火起，冷笑了一聲，說道：「你還年青得很，此話不要說得太早。」

錢木兒笑道：「我知道你不信，不過日後自可證明。」

桑羽青不再說話，錢木兒又接口道：「趁著現在有空，我再去餵餵馬，少時再來。」

桑羽青點頭道：「錢兄請便！」

錢木兒匆匆離去，桑羽青怎麼也想不透，白嬋假作不識錢木兒，對自己有何企圖？

正思索間，白嬋突然在十餘丈外現身，向桑羽青輕輕的招著手。

桑羽青心中有氣，忖道：「她又在耍什麼花樣！」

但是却身不由己的走了過去，這邊桑羽青才一移動，白嬋立時在那邊消失了，顯得很是神秘，好似防著錢木兒似的。

桑羽青很是憤怒，暗想：「妳還以爲我不知道，昨天你們的醜事，全被我看見了。」

這桑羽青已經走下了十餘丈，遠見白嬋還在十餘丈外，作手勢要桑羽青快些。

桑羽青點了點頭，把速度加快了些，忖道：「我可不能把心事現在臉上，否則就查不出她騙我的原因了。」

他兩三個起落，已然到了白嬋面前，這是這個山崗的左船凹處，若非來到近前確難發現。

白嬋笑著起了上來，說道：「看你的模樣，好像與錢木兒處得還不錯的。」

桑羽青見她穿了一套全白的勁裝，與雪冰同色，衣服的邊用金色的絲線鎖綴，一双嫣紅的双頰，猶如熟透了的蘋果。

桑羽青不禁在心裡嘆了一口氣，表面上笑著說道：「爲了復仇不得不如此，再說錢木兒爲人爽直，看不出什麼惡跡，說不定他眞是個行善之人呢！」

白嬋哼了一聲道：「哼！與東凡和尚在一起，還會有什麼好人？」

桑羽青心中暗笑，白嬋坐在了一節沒有冰雪的樹幹上，一双妙目盯在桑羽青的臉上，似在窺

測桑羽青的心意。

在她的眼睛中，桑羽青似乎看到一片很複雜的神情，以至於她那明媚的眼睛，顯得有些晦澀。

桑羽青笑著說道：「這可說不定，俗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誰又知錢木兒的善惡呢？」

白嬋聞言不語，一双秀美的大眼睛垂了下來，似在思索。

桑羽青心中忖道：「她恐怕要把話題轉到復仇的事情上……」

一念尚未轉畢，白嬋果然說道：「難道錢木兒就眞的帶你去見東凡和尚？」

桑羽青道：「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他並不知道我與東凡和尚結仇的詳細原因。」

白嬋目光一閃，說道：「你能不能告訴我？」

聽她這麼問，桑羽青知道她在套自己的話，當下嘆了一口氣，說道：「一切的根源，全在一口寶劍上！」

白嬋的目光，飄在了桑羽青背後的那柄寶劍上，說道：「爲了一口寶劍，東凡和尚居然如此毒恨，想必是一口千古的奇兵了。」

她這種試探的語氣，聽在了桑羽青的耳中，不禁倍覺憤怒，强自忍住，說道：「還不止這把寶劍，我們家傳的一套劍譜，也被他掠奪去了！」

白嬋突然說道：「啊！我記起來了，曾有人對我說過這段往事，那麼你父親就是以前威振武林的第一劍客，『星月劍』桑雲從了！」

提起了往事，桑羽青心長刀剜，他沉痛的點點頭，說道：「不錯！就是那段往事，不過東凡和尚雖然把劍譜得去，他並不能參悟一字，算來他也是枉費心機了！」

白嬋緊接著說道：「那柄『青光劍』也被他得走了麼？」

桑羽青暗忖：「好狡滑的丫頭，如果不是我知道妳是內奸，眞說不定被妳騙出實話呢！」

想著便道：「大概是的，我那時太小，不記得這麼多。」

白嬋頗爲詫異的說道：「咦——我好像聽說，那柄『青光劍』並未落入東凡之手。」

桑羽青故作神秘，左右張望了一下，輕聲對白嬋說道：「姑娘，這是我的一個秘密，從未告人，現在我告訴了妳，妳絕不可洩露！」

白嬋眼中現出一絲興奮之情，說道：「你放心，我們都是有著血海深仇的人！」

桑羽青這才說道：「那口『青光劍』確是不曾落入東凡和尚之手，姑娘，妳看見過我背後這口寶劍沒有？」

白嬋睜大了眼睛道：「莫非這就是天下聞名的『青光劍』？」

在她說話之時，桑羽青似聽得遠處有輕微的聲響，他知道是錢木兒，心中暗笑，忖道：「我倒要你們上個當！」

桑羽青想著便道：「由於東凡和尚的下落難找，所以我把一柄凡劍包得這麼緊，讓東凡和尚

以爲這口劍還在我這裡，必然想法來搶奪，我就可以知道他的下落了。」

白嬋顯得有些失望，說道：「啊！這麼說你背後的不是『青光劍』了？」

桑羽青點頭道：「對！我背後的只是一口較好的鋼劍，可是由於我故着神秘，果然引起了東凡和尚的注意，如今錢木兒自動來找我，多半是爲了這口寶劍呢！」

聽了桑羽青的話，白嬋秀眉做蹙，說道：「青光劍既不在你那裡，又不在東凡和尚那裡，那麼到何處去了？」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青光劍的下落我知道，這是我桑門奇寶，我自然不會讓它落入旁人之手，不過報仇比這件事還重要，所以我要先報仇，然後再去索劍！」

桑羽青的這一番話，果然把白嬋弄得疑惑莫解，她沉默了一下，又道：「你方才說『星月劍』譜在東凡和尚那裡，他並不能參透一字，那麼劍譜的圖解必定在你身上了！」

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一般，照入了桑羽青的腦際，使他頓然而悟，忖道：「啊！原來如此，他們如此安排，爲的是要找出圖譜的下落！」

白嬋見他不言，緊問道：「是在你的身上了？」

桑羽青還在想道：「可是爹爹從未說過有圖解呀！……」

白嬋又追問了一句，桑羽青笑道：「這個……姑娘不必多問了。」

白嬋臉上一紅，也感到自己問得太急，笑道：「看你的神氣，好像也防著我似的。」

桑羽青笑道：「不是我故作神秘，若是東凡和尚知道……」

說到這裡故意停下來，白嬋不知道桑羽青早已洞悉了她與錢木兒之事，所以被桑羽青的話，弄得半信半疑。

桑羽青也問了些白嬋復仇的事，白嬋含糊其詞，桑羽青也不追問。

面對著這麼美麗的姑娘，桑羽青不能傾心訴談，反要編造假事，小心的應對，心中很是不適。

由方才談話中所得的資料，桑羽青感覺到情勢複雜多了，週旋在這一對男女之間，他必需要悉心應付，否則很難由他們身上得到東凡和尚確實的消息。

看看天將近午，桑羽青說道：「姑娘還有什麼事沒有？」

白嬋思索了一下，說道：「我們以後再談，你們可是午後動身？」

桑羽青點點頭，白嬋道：「那麼我要先走一步，順便查訪是否有什麼人與錢木兒接應。」

桑羽青道：「很好，姑娘若是有了消息，請與我聯絡。」

說完作別而去，很快的向牆院撲去。

到達牆院之前，桑羽青側目偷望，果然有一條清淡的身影，閃電般撲下了山，一閃而逝。

桑羽青冷笑一聲，自語道：「哼！現在該是我聽你們說些什麼了？」

說完了這句話，只見他身如巨鳥般，在雪地上一連幾個飛縱，已然躍出了數十丈，向左邊的

山側奔去，雪地上竟無一絲足印。

桑羽青提氣輕身，霎那撲到近前，身子隱在一株粗大的樹幹後，居高臨下，正好望見了錢木兒與白嬋，他們併肩而坐，低聲的談著話。

他們談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是山空人靜，所以桑羽青仍然聽得很清楚。

只聽白嬋說道：「他對我說的話可靠麼？」

錢木兒沉默了一下，說道：「他並不知妳與我是同路人，所以他的話不可不信，不過……桑羽青聰明細心，他的話也不可深信。」

白嬋又道：「如果『青光劍』眞的不在他身上，我們不是白忙了麼？」

錢木兒道：「就算寶劍不在他身上，可是劍譜圖解必然在他那裡，這兩件東西都是我們所要的。」

他的語氣很堅定，似乎有著很大的把握，白嬋接著問道：「這兩天來，你有什麼發現沒有？」

錢木兒搖頭道：「我曾查看他的包袱，除了衣物銀兩外，並無他物，不過我相信圖解一定在他那裡，我們兩人用心，總會找出來的。」

桑羽青聽他們一再提到這本劍譜圖解，足見實實在在有這件東西，可是自己是當事人，怎麼會不知道呢？

正思索間，又聽錢木兒說道：「下次妳一定要設法看看他的寶劍！」

白嬋接口道：「我怕行動太快，會引起他的疑心。」

錢木兒笑道：「妳不妨用點媚功！……」

白嬋啐了他一口，二人都低聲的笑了起來，桑羽青聽在耳中好不憤怒，暗罵道：「好無恥的男女！」

錢木兒站了起來，來回的走了兩步，說道：「現在有幾件事情，使我不大放心，第一隨桑羽青一起的小猴兒，突然於昨天半夜走了，他與桑羽青是生死兄弟，從不離開，不知桑羽青遣他作什麼去了！」

白嬋接口道：「可惜我們只有兩個人，不然的話跟縱著小猴兒，說不定會有所發現呢！」

錢木兒笑道：「我們不能因小失大，最重要的還是桑羽青，在到達蘭州之前，一定要把這兩件東西的下落都找出來。」

沉默了一下，白嬋又問道：「還有什麼事情使你煩心呢？」

錢木兒道：「還有就是葉劍瀛，此人也非常人，不知他所來爲何，可惜我們分身無術，否則定要查明他的來意。」

白嬋接道：「葉劍瀛一人能把『白雲觀』四代人物屠盡，此人的功夫眞是驚人了，不過依我看，他與桑羽青不是一路人，說不定也是爲了那口『青光劍』！」

錢木兒冷笑道：「豈止一把劍？我看連劍譜帶圖解都是他的目標吧！」

他們二人的推測，與桑羽青的想法恰好一樣，因爲除此之外，葉劍瀛實在沒有跟縱他們的道理了。

錢木兒與白嬋談了一陣，二人又開始「溫功」起來，桑羽青趕緊走開。

這兩天來，他雖然未能確知東凡和尙的下落，不過從他們的談話中，也得到了不少的資料。最使桑羽青感到驚異的，就是他們所說的圖解，這件事連桑羽青本人都不知道。

他忖道：「難道爹爹眞的留下了圖解？如果眞有圖解，會到那裡去呢？……」

他一面思索一面走回房中，突然之間，想到了葉劍瀛，胸中頓時明亮。

他忖道：「啊！圖解一定在葉劍瀛身上，他與東凡和尙，一有圖解，一有口訣，都不能融會貫通，所以葉劍瀛緊緊的跟著我，必是借尋東凡和尙的下落，同時也覬覦我的『青光劍』，想要三寶合一！」

桑羽青越想越有理，從現在起，他又多了一個極厲害的敵人了！

但是他緊張之中，又滲有極大的興奮，忖道：「這倒好，看來是爹娘神靈保佑，要我桑家三寶璧合！」

事情逐漸明朗之後，桑羽青的心境安定不少，他用手摸著背後的「青光劍」，一股從來未有的興奮之情，充沛在心中！

……

午後，天空又開始飄落雪花，桑羽青及錢木兒裝備已齊，策馬離開了這座小庵院。

還沒有開始熔化的堅冰硬雪，又舖上了一層新雪，天氣寒冷得似乎要把地凍開來。

桑羽青及錢木兒冒著嚴寒，一陣急馳，已經趕下了兩百餘里。

沿途雖然有一兩個小村落，他們並未下馬，由於風雪猛烈，彼此也沒有說一句話，只是一味的策馬狂奔。

這時天色已經黑沉下來，錢木兒把馬放慢了些，用衣袖掃著面前的飛雪，叫道：「前面還有五十里路，就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了！」

桑羽青用手掩著口，說道：「我不要緊！……」

由於風太大，桑羽青連忙閉上了。

他們所走的道路，乃是一條僻徑，恰在兩山之間，風雪的聲勢更是驚人。

那一陣且怒吼的寒風，夾著鵝掌大的雪片，滿空咆哮，蜂羣似的向二人擁到。

風雪越來越大，一時之間天地變色，那風雪怒吼之聲，加上兩壁的回音，眞要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聾！

桑羽青自行江湖以來，還沒有遇見過這麼大的風雪，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這時的情勢，逼得他們無法再向前走，那兩匹馬也受了驚駭，不住的長嘶。

錢木兒叫道：「桑兄……我們不能再……再走了！」

桑羽青看這情勢，也確實無法再走，可是停留在這裡，怕不被風雪葬埋才怪。

他們二人勒住兩匹馬，在雪谷之中團團打轉，錢木兒叫道：「我們快找……地方……」

桑羽青以手護目，發現右側有一岔道，當時顧不得考慮很多，叫道：「隨我來！……」

他策馬奔了過去，錢木兒緊緊的跟在身後，那兩匹馬受驚過甚！二人用盡了力，才把兩匹馬策動。

轉入這條岔道之後，風勢果然小了很多，但是風雪依舊。

錢木兒吁了一口氣道：「唔——想不到天氣竟變得這麼壞！」

桑羽青接口道：「看樣子今夜要困在這裡了！」

錢木兒道：「在此一夜，就算不被雪所埋葬，寒氣也受不了，必要另找地方。」

說著二人先後下了馬，把馬兒緊緊靠著避風之外拴好，這匹馬才安靜下來。

錢木兒及桑羽青在狂風飛雪之中，幾乎無法展開身形，强烈的寒風，吹得他們透不過氣來。

桑羽青向錢木兒作了一個手勢，分向兩旁查看，桑羽青奔了右方。

這兩邊的山舷，都被冰雪積滿雪花夾著地上的積雪，被狂風吹得滿空飛舞，如同置身在大沙漠之中。

桑羽青口目難開，忖道：「定要尋個山洞，否則今夜絕對過不去！」

於是他捨去了高處，沿著山邊尋找。

雖然發現了兩三個洞口，但都是幾尺深的小洞，人在其中，洞口若是被冰凍上，可就無救了。

桑羽青在風雪之中掙扎，走出了三十餘丈，雖然與錢木兒相隔不遠，可是滿空雪塵，一尺以外做望不見了。

桑羽青正在尋找之時，突見五六尺外，一個模糊的影子，想是錢木兒，正要招呼，那人已先說話道：「錢師哥……可是……你……」

風雪太大，他斷斷續續的說了這句含糊不清的話，桑羽青心中大奇，忖道：「原來是找錢木兒的！」

在這種情形下，居然還有人來找他，不禁使桑羽青非常詫異，於是他裝著沒有聽見。

那人向前接近，三尺之內，桑羽青見他乃是一襲僧衣，面上圍著一塊白色的布巾，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原來是個和尚！」

這時那和尚也看清了桑羽青，他很快的向一旁閃開，由於他沒有什麼舉動，所以桑羽青也不便發作。

兩下錯肩而過，桑羽青突覺背後勁風急來，在這種狂風飛雪之時，若非武功特高之人，絕難

警覺到！

桑羽青驚怒交集，肩頭猛然一扭，身子已經側過了五尺，果見那和尚五指大張，欲搶桑羽青肩頭寶劍！

桑羽青怒喝道：「賊子敢爾！」

他二指如電，向來人的「脈腕穴」就點！

這一招可謂神速已極，那偷襲的和尚，料不到桑羽青這高身法，不禁吓了一跳！

他慌忙收回了右掌，由於所立之處是一斜地，他用力太猛，身子竟衝了下去，一連滑出了五六步，才把身子站穩。

但是桑羽青已如雪中大雁一般，凌空飛了過來，掌心外露，口中喝道：「和尚結個緣！」

一股雄渾的掌力，由桑羽青的掌心發出，直抵那和尚的前胸！

桑羽青追得比風雪還快，大出那和尚的意料之外，他大驚失色，向前搶出了三四步，手扶一株雪樹，站住了身子。

抬頭之下，不禁吓得他的胆俱寒，原來桑羽青早已站在了他的對面！

這一來可把這和尚吓壞了，双掌閃電般的護在胸前，喝道：「施主！休欺人太甚！」

桑羽青並未進招，說道：「和尚，你看上了我這口寶劍麼？」

那和尚不語，桑羽青冷冷說道：「和尚，說出你的字號來！」

那年青的和尚還是不語，桑羽青胸中怒起，冷笑道：「好和尚，裝起啞巴來了！」

話未說完，那和尚突然双掌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向桑羽青猛撲過來。

他的一身武功，也未可輕視，双掌之力，雄渾驚人，擁著大片風雪，向桑羽青當頭擊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身子向左一滑，已然到了和尚的左側，二指如電，點向和尚的「腰脈穴」！

他躲得快，出招更快，和尚知道遇見了高手，他慌忙把身子一挫，双掌交叉，左掌點擊桑羽青的手腕，右掌上揚，整把向桑羽青的面門便抓！

他這一招兩式，也可當神速二字，桑羽青一笑道：「和尚！好俊……的功夫！」

說話之際，身子向後飄出，左掌閃電拍出，一股勁風，與和尚的手掌迎在了一起。

在風雪咆哮之中，又聽一聲裂帛之聲，那和尚的身子，如同斷線風箏一般，向後退出了七八步！

他知道自己萬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只得狠狠的咬牙道：「桑施主，後會有期！」

說罷之後，一躍數丈，向左邊山舷方向奔去，身形也快，輕功也快。

桑羽青立時追上，說道：「和尚且慢！你怎知我姓桑？」

說話之際，桑羽青已然迫到了他身後，那和尚急怒之下，抬起後腿，向後猛然一踢，喝道：「你不放手麼？……」

他這一脚倒沒有什麼，可是用力之下，把山舷邊的積雪踢下了一大堆，劈頭蓋臉，向桑羽青滾了下來！

這大片的冰雪，借著風勢，來得好不驚人，桑羽青一驚，顧不得再追趕他，身子倏然向左飛出了三丈多遠，落了下來。

他雖然讓得極快，但是由於兩下逼得太近，所以臉上也被碎小的冰屑打中，生疼不已。

桑羽青的怒火不禁激了出來，抬頭望時，那和尚已在冰雪之上，上去了十餘丈遠。

桑羽青冷笑道：「你好厲害！」

他双臂一展，如同一隻絕大的蝙蝠，直飛而上。

這一次桑羽青有了經驗，他分左右兩邊，交互飛縱，追向那蒙面的和尚。

滿空飛雪之中，只見桑羽青身輕若燕，左右飛騰，每次落下，足尖在峭壁上的積雪輕輕一點，立時二次飛起，眞個是快逾猿猴，令人不敢相信！

那消兩三個起落，桑羽青已然再次追上了那年青的和尚，猿臂輕舒，喝道：「歇歇吧！……」

那和尚驚慌之下，一脚恰好踏在岔口之處，他整個的身子，立時由山坡之上，向下滾了下去。

由於這是一岔口之處，所以他滾下的方向，與桑羽青所上來之處恰成一斜角。

一時冰雪迷漫，桑羽青趕到岔口之時，那和尚早已滾下了數十丈。

桑羽青心中有些不忍，忖道：「竟把他逼得……」

才想到這裡，那和尚竟然奮身而起，抬頭望了桑羽青一眼，然後飛快的逃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自語道：「由你去吧！」

才說過這句話，突見雪地之上，有一物閃目，心中奇怪，立時拾了起來。

桑羽青拿起仔細看時，只見乃是一塊圓形的銅牌，正面祥雲，反面新月，與以往小猴兒所拾木牌圖形一樣，只是這是金屬所製，並且閃閃發光。

桑羽青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果然是東凡和尚派來的！」

他想著把那塊銅牌放在了衣袋中，再看那和尚時，早已逃得無有踪影。

這時天色越發黑沉，桑羽青忖道：「我還是趕快找山洞，不然今夜就過不去了！」

他匆匆翻下了山坡，一路尋找，却無所得，錢木兒一直不見行縱，在這種風雪猛烈的情形下，如果由這裡翻到左山去，却也不是簡單的事情。

冬季天短，這時已經相當黑沉，桑羽青還尋不著避雪之處，那風雪却是越來越大，桑羽青心中開始有些著急了。

他正要向回趕時，只聽錢木兒的聲音，由老遠喊道：「桑兄……桑兄……」

雪花飛舞，雖然相隔不遠，可是錢木兒的聲音聽來仍是很細弱。

桑羽青連忙大聲的答應幾聲，匆匆向回趕去，走回了三數十丈，才看到錢木兒。

他們二人都如同雪人一般，桑羽青叫道：「怎麼樣？……」

錢木兒連連的點著頭，叫道：「有了！……有了！隨我來！」

這時激烈的寒風，吹得二人竟然有些站立不穩，錢木兒拉住桑羽青的手，二人緩緩前進。

在這種情況下，縱使二人都有著絕頂功夫，也難以施展。

錢木兒邊走邊道：「我尋了一個山洞，馬已經拉……進去了！」

強勁的寒風，吹得人口鼻難開，錢木兒說完了這句話，趕緊把口閉了起來。

經過了半天時間，才摸索到了一個數丈深的大石洞，就在左山舷下。

二人搶進了洞中，趕緊撲打著身上的浮雪，洞中雖然黑暗，但是與外面比較起來，簡直就是兩個世界。

桑羽青笑道：「還是你有辦法，我只找到幾個小洞。」

錢木兒笑道：「幸好尋得了這個山洞，不然這一夜下來，人不死馬也要死了！」

洞中雖然比外面好些，但是陰寒之氣，令人難當，錢木兒道：「我去揀些柴來生火！」

桑羽青道：「我與你一齊去！」

錢木兒笑道：「不必了！你還是把乾糧取出，餵餵馬吧！」

他說著冒著風雪，出洞而去，桑羽青取了些乾糧，丟在洞裡，由馬兒自食。

那兩匹駿馬凍得不住的嘶嘶怪叫，桑羽青也無可奈何，像這種惡劣的天氣，是很難碰到的。

他尋了一塊較爲乾燥的地方坐了下來，耳旁似聽有輕微的喝叱之聲，由遠處傳來。

桑羽青心中詫異，立時站了起來，準備出洞去察看，但是靜聽之下，除了風雪的咆哮聲外，別的什麼也聽不到。

桑羽青忖道：「莫非是我聽錯了？」

他又細心的聽了一陣，聽不見什麼可疑之聲，便回到牆根坐下。

經過了一天的勞累，眞是又冷又睏，桑羽青調息了一陣，身上覺得溫暖了許多。

他靠著冰冷的石壁，思索著自己的滿腹心事，竟然是昏昏欲睡。

這時一陣急來的旋風，依著大片飛雪，掃了進來，桑羽青驚醒過來，洞中漆黑，不辨五指，錢木兒去揀柴還未回來。

桑羽青很是詫異，暗想：「錢木兒去了這大時間，怎麼還未回來？」

他走到洞口，偏著微弱的雪光，向前望去，雪花在空中滾動，如同江海怒濤一般，使人有一種恐怖之感。

桑羽青站了一刻，才見錢木兒濛濛的身影現出，他双手抱了很多木柴。

桑羽青連忙迎了上去，由他手中接過了一部分木柴，匆匆回到洞中。

錢木兒丟下了木柴，掃著落雪，口中不斷的吁吁吐氣，桑羽青笑道：「錢兄辛苦了，爲何去

了這久？」

錢木兒搓著兩隻手，說道：「唔——風雪太大，乾柴難找！……」

說著咳嗽了好幾聲，桑羽青由身上取出了火摺，迎風打著，就著濕濕的木柴，點了好半天才點著。

一時洞中煙氣薰天，好在風大，不時又被吹散，等到火生旺之後，煙氣也漸漸小了不少。

桑羽青及錢木兒坐在了避煙之處，洞中溫暖異常，與外面恰似兩個世界。

錢木兒取出了乾糧，二人同時吃著，錢木兒笑道：「今天沒有熱水喝了。」

桑羽青接口道：「喝些冰水算了！」

二人閒聊著，突然錢木兒問道：「桑兄，你方才尋避風處時，可曾見過什麼外人沒有？」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風雪之中，似見一個長衣打扮的人，可是却不曾看清楚，怎麼，你也看見這人了？」

錢木兒搖頭道：「我似乎也看見一個人影，只是風雪太大，顧不得去查看了。」

桑羽青問道：「難道此事與我們有什麼關係麼？」

錢木兒連連的搖著頭，說道：「沒有！沒有！我只是好奇罷了。」

這時不過初更才過，可是天色已然全黑，洞中因燃有木柴，略有光亮。

桑羽青及錢木兒併肩靠著，各自閉目調息，那一堆木柴燃著得甚旺，不時發出劈拍之聲。

良久，他們先後沉入了夢鄉。

半夜，桑羽青被寒氣逼醒，睜眼看時，那一堆木柴早已熄了。

桑羽青一向不怕冷，可是這時却發覺得有些難耐，忖道：「還沒有到西北，天就這麼寒了！」

他轉臉望時，却不見了錢木兒，心中很是詫異，連叫了好幾聲，皆無人應。

桑羽青連忙爬起，見那兩匹馬還好好的在洞內，心中才放了心。

他自語道：「錢木兒不知弄什麼鬼！」

風雪厲吼之聲，仍然不斷傳來，桑羽青暗想：「看樣子若是風雪不停，恐怕明天還要困在這裡呢……」

正思忖間，突然一陣寒風撲面，逼了過來！

桑羽青吃了一驚，身子猛然後退，單掌當胸，沉聲道：「是錢兄麼？」

出乎桑羽青意料之外，來的竟是白嬋，她柔美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羽青，是我！」

桑羽青更爲驚異了，她竟突然改了稱呼，並且她換了一套黑色的勁裝，所以桑羽青未把她認出。

白嬋輕微的喘息著，說道：「你這個地方到不錯。」

桑羽青道：「白姑娘！妳怎麼到這裡來了？錢木兒與我在一起，少時他回來不是要被他看見

麼？」

白嬋一笑道：「不要緊，我看見他出去，一時回不來的！」

她步步逼近桑羽青，身上一陣溫香傳來，使桑羽青心跳不已！

洞外風雪漫天，這位不可一世的奇俠，就要遭遇到一連串的奇事了！」

第十一章　奇女實現　笑顏春風勸愁君　神劍乍出　寒光玄氣驚妄心

白嬋一陣陣的向桑羽青逼近，不禁使桑羽青感到詫異和驚吓，但是也存有些許的興奮和緊張。

不過，桑羽青到底是正人君子，同時從來沒有接觸過女孩子，所以他慌忙的閃開了一些。

今天夜裡，白嬋顯得特別反常，她輕聲的笑了起來，說道：「你趕嘛老躲著我？」

她語聲輕軟，夾著巧笑，很明顯的有一種挑逗的意味，桑羽青此刻的心情非常複雜，如果他不知道白嬋與錢木兒之間的事，那該多好啊！

可是，他知道白嬋如此作，完全是欺騙，要騙出自己的實話，他心中不但如冰雪一般的涼，並且對白嬋看輕了許多。

白嬋見桑羽青呆若木鷄一般，她當然不會知道桑羽青的心情，笑道：「看你那樣子！我們坐下來談吧！」

說著，她大方的坐在了牆根，接著說道：「唔——這種風雪夜，聊天是最好的了！」

桑羽青還是呆呆的站在那裡，在以往，這是他夢中的幻境，如今眞實的出現了，他不但得不到絲毫的快樂，相反的還有一種憎惡的感覺。

白嬋見桑羽青如此模樣，奇怪的說道：「咦——你是怎麼了？」

桑羽青這才驚覺過來，忖道：「原是敵對之人，我怎能要她眞心對我？何況我也要由她身上探消息，彼此就假到底吧！」

心中想著，態度立即顯得輕鬆了些，坐在了白嬋的身旁，笑道：「我只是擔心，萬一錢木兒回來撞見，豈不多了防範之心？」

其實桑羽青心中明白，這個約會也是錢木兒故意安排的，但是却不明白，爲何選在這等風雪瀰漫的深更半夜裡？

白嬋笑道：「我又不是賊，怕他什麼？再說我看見他離開此地，好似有什麼約會似的。」

桑羽青不語，暗忖：「且看妳今天要套問些什麼？」

才說到這裡，白嬋已經由背後解出了寶劍，說道：「我也是學的劍，以後還要請你多指點呢！」

桑羽青含笑說道：「姑娘太客氣了！」

白嬋把她的寶劍，輕鞘送到了桑羽青手中，說道：「你看看我這口劍如何！」

桑羽青一驚，推却道：「隨身兵刃，我實在不便觀看。」

白嬋很是不悅，說道：「我們都是江湖兒女，那來這多忌諱？你若是不願意看就算了！」

她說著要把寶劍抽回，桑羽青笑道：「姑娘既是這麼說，我便瞻仰！」

桑羽青把她那口寶劍，在手中惦量了一下，覺得分量很重，便知不是什麼上好的寶劍。

他二指按著啞簧，輕輕一按，便聽「噹！」的一聲輕響，寶劍已然出鞘。

桑羽青隨手抽出了寶劍，劍身繞有薄薄的一層光華，他二指壓著劍身，覺著冰也似涼。

白嬋問道：「你看我這口寶劍怎麼樣？」

桑羽青把寶劍入鞘，遞還了白嬋，說道：「姑娘這口寶劍也非凡品，大約也是百十年前鑄造的，只可惜份量重了些，若是鑄劍之時，能夠多下些功夫，就是很好的一口劍了！」

白嬋把寶劍擊上，說道：「你的話不錯，我也覺著這口劍太重，可是好劍難尋，只好將就著用，以後我一定要設法弄口好劍來。」

桑羽青搖頭道：「姑娘，好劍又有什麼用？想那柄『青光劍』乃是千古奇兵，可是我爹爹却因而招來滿門奇禍，如果不是和桑門傳家至寶，我眞不願意再尋這口劍了！」

白嬋緊抓著他的話題，說道：「那麼你現在用的是什麼劍呢？」

桑羽青搖頭道：「我現在根本不用兵刃，肩頭這口凡劍，也只是充個招牌，好引東凡和尚來接近我。」

白嬋道：「那麼你這口劍可以讓我看看麼？」

果然，白嬋決心要在今天晚上，把桑羽青的寶劍看個明白。

桑羽青笑道：「我已經告訴姑娘了，只是一口極普通的凡劍，沒有什麼好看的。」

白嬋很是不悅，說道：「我看一看又不會少掉一塊，你這人怎麼總是蹩蹩扭扭的？」

桑羽青道：「姑娘，既使是一口凡劍，我也絕不願示人，各人的脾氣不一樣，姑娘不必相强。」

白嬋很是生氣，霍然站了起來，說道：「你這麼躲躲藏藏，你背後的那柄寶劍，說不定就是『青光劍』！」

桑羽青笑道：「姑娘如此想再好沒有，我的本意就是要人疑心它是『青光劍』呢！」

白嬋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桑羽青笑道：「怎麼？可是我開罪了姑娘麼？」

白嬋是一言不發，她狠狠的跺了一脚，突破了洞口的飛雪，極快的消失了。

桑羽青心中有一種下意識的快感，但是還有些許的煩惱和痛苦。

他輕輕的撫著自己的劍柄，忖道：「白天大雪之中，那個和尚要搶這把劍，以後我可要多多小心！」

洞中出奇的黑暗，陰氣陣陣，那兩匹馬凍得嘶嘶怪叫。

這是一個凄冷和恐怖之夜，桑羽青忖道：「我還是點個火吧？」

他摸出火摺子，就著剩餘的木柴，點上了火，洞中立時溫暖起來。

那一叢火，在寒風之中不住的閃爍，正如同桑羽青那顆不能安定的心一樣。

他正在思索以後的事情，突聽遠處傳來了一兩聲輕微的喝叱之聲。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種情形下，難道還會有人動手？」

可是他相信自己這一次絕不會聽錯，決心要查看個明白。

他站了起來，立在洞口，寒風大雪之中，果然又聽見幾聲喝叱，由右方傳來。

那聲音比方才所聽又遠了許多，如果不是桑羽青耳力特佳，幾乎聽不出來。

桑羽青下了決心，一定要查出是怎麼回事，他用手微提長衫，身如一隻怪鳥般，疾射出去，大雪之中，幾個起落，已然失去了踪形。

這時風雪交肆，滿空怒號，有時吹落了高崖大樹上凍結的大塊冰雪，紛紛迸落，發出了巨大的聲響，眞個是恐怖已極。

桑羽青身形如飛，忖道：「看樣子風雪越來越大，天亮恐怕也去不成呢！」

這時除了風雪之聲，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桑羽青按著方才所記的位置趕去。

雖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小心的掩飾著自己的行藏，怕被錢木兒，或是白嬋發覺。

不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已然走出了這道狹谷，谷外空曠，風雪之勢更是驚人，那迎面逼來的寒氣，幾乎使桑羽青喘不過氣來。

他心中好不吃驚，突聽不遠之處，有人談話之聲。

桑羽青趕緊向左縱去，那邊是一排逾丈的大樹，他借著樹幹掩著身子，向前逼近。

一直走出了三丈多遠，才看見風雪之中，立著三個人影，桑羽青目光如電，已然看清了其中有錢木兒及白嬋，另外一個，是個三十左右的和尚。

桑羽青忖道：「莫非就是我白天遇見的那個和尚？」

他們兩個相距約有一丈多遠，那和尚正在迎風叫道：「這件事太奇怪了，錢師兄，你總得說明白……」

錢木兒搖頭道：「我確實沒有見過他們，你問嬋師妹好了。」

那和尚轉對白嬋道：「嬋師妹，難道妳也沒有見著他們麼？」

白嬋道：「沒有……」

錢木兒又道：「玄師弟，難道師父有什麼諭命麼？」

桑羽青在旁聞言忖道：「如此看來，這和尚是由東凡那裡來的。」

那和尚冷笑道：「師兄，師父下了兩道諭命，可惜都被你錯過了。」

桑羽青聽那和尚的口氣不好，心中很是奇怪，暗想：「他們是師兄弟，爲何談起話來如仇敵一般？」

才想到這裡，便聽錢木兒叱道：「玄祿！有什麼話就乾脆說出來，我可沒有時間給你鬼扯，你知道我此行的任務多重要？桑羽青豈是你們料想中的孩子？」

玄祿和尚作色道：「師兄，不要忘記我是總舵來的！」

錢木兒聞言狂笑一聲道：「哈！總舵來的又待如何？你也不要忘記，此事總舵交給我辦，在路上一切事情皆由我作主。」

他們二人爭吵起來，白嬋便立旁邊打圓場道：「二位師兄不用爭吵，大家都是爲了公事……」

話未說完，玄祿已然說道：「嬋師妹，這不關你的事，錢師兄雖是師父門下最得寵的弟子，這一次恐怕也沒用了。」

錢木兒怒道：「大胆的玄祿，你在我面前如此放肆，難道我就不能懲罰你麼？」

他說話之時，一双明亮的眼睛閃閃發光，威武之狀甚是驚人。

玄祿聞言不住的冷笑，說道：「我若是沒有實證，自不敢開罪師兄！」

錢木兒臉色一變，說道：「實證？你拿著我什麼把柄了？」

玄祿一笑說道：「我一路下來，發現了玄歸和玄光的屍體……」

話未說完，錢木兒已然叱道：「啊！他們死了！與我何干？」

玄祿接口道：「二人屍體我已查驗過，總舵諭令均已不在，並且二人腦後被點『腦戶穴』，師哥，這難道不是你的慈悲麼？」

錢木兒面色大變，叱道：「玄祿，你如此胡言，難道就不怕死麼？」

玄祿接口道：「錢師兄，你久有判師之意，我也曾進言總舵，可惜他們不肯相信，加上你表面功夫得好，反而將我申斥，今日得了證實，你還有什麼話說？」

桑羽青聞言忖道：「啊！原來他們之中，還有這等事情……」

錢木兒果然有些沉不住氣，他狂笑道：「哈！……好得很！想不到你對我錢木兒如此用心，我以前倒小看了你，你既然都知道了，豈不是自己找死？」

玄祿和尚双手合十，對白嬋說道：「阿彌陀佛！這叛賊已然親口承認，嬋師妹！妳我還不收拾這個叛賊？」

白嬋則顯得極度的恐慌，大聲道：「玄祿師兄，你們都是意氣用事，方才錢師兄說的也是氣話，快快不要如此，需知我們有重要的任務，爲何反倒自相殘殺起來了？」

玄祿搖頭道：「師妹，難道妳還不明白？」

錢木兒冷笑道：「你明白？好！我先照顧你！」

一言甫出，白嬋慌忙叫道：「木哥！不要……」

但是錢木兒已如一隻怒鷹般衝了出來，身比旋風還快，五指如鈎，扣向玄祿和尚的面門。

玄祿顯然有些驚慌，他極快的向後退去，口中大聲叫道：「錢木兒，你傷了我，更是一條死路！」

錢木兒霍然收掌，冷冷說道：「臨死之前，有什麼話快說！」

玄祿好似有持無恐，冷笑道：「錢師兄，我來此之時，就知道你會變臉……」

錢木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既知必死，爲何冒這個險？難道你有什麼厲害的人物支援你？」

玄祿搖了搖頭，很平靜的說道：「你先聽完再說！……我自知自己武功遠不如你，如果說破你的心計，你絕不會容我，不過我可以與你商量。」

錢木兒笑道：「我現在結果了你，總舵無人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憑什麼要與你商量？」

玄祿笑道：「師兄，你還不明白麼？」

錢木兒原是絕頂聰明之人，他略一思索，立時明白過來，說道：「啊——你是說，還有別人知道？」

玄祿點頭道：「我是與玄淨師弟一齊來的，玄光師弟的屍體已經被他帶到西華師父那裡，若是我明日不回去，顯然受了你的殺害，便可確定你叛師之罪，西華師父便帶玄光的屍體趕回總舵，那時恐怕東凡師伯親自來處置你了！」

錢木兒笑道：「好辦法，你居然以身爲餌，捨命求證，難爲你有這麼大的勇氣！你且說怎麼個商量法？」

玄祿陰險的笑了起來，說道：「錢師兄，雖然你武功高强，可是憑你一人之力，想要對付東凡師伯和總舵的一般死黨，恐怕也很困難吧？」

錢木兒似乎明白了些，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共同行事？」

玄祿笑道：「師兄果然聰明，我們西華派的弟子，都願意追隨師兄，只是……」

說到這裡，故意停頓下來，錢木兒忍著怒氣，說道：「說下去！」

玄祿接道：「事成之後，需扶西華爲總舵主，師兄你是掌門大弟子，青光劍得來之後，也給師兄，『星月劍譜』及圖解由師兄與西華師父和我三人共參，以後『星月劍』便是我們獨有的劍法了。」

桑羽青聽了半天，心中怒火高升，忖道：「這一批險惡的小人，日後一個不能留！」

錢木兒笑道：「原來如此，西華師叔欲掌總舵，『青光劍』歸我，你們把桑羽青看得太低了！」

玄祿道：「那是以後的事，難道我們全體還對付不了一個桑羽青麼？」

錢木兒道：「你的辦法倒是個好辦法，只是我一向討厭西華，你再想想可有其他的辦法麼？」

玄祿愕然一驚，說道：「錢師兄！我要說的話都說完了，希望你能三思！」

錢木兒冷然道：「不必三思！我錢木兒作事向來獨行，更不願拖泥帶水，因人成事，你今天聰明過度，算是自己害了自己！」

他說著，緩緩向玄祿走去，玄祿大爲驚恐，用著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不怕東凡師伯知道？……」

他一步步的向後退，錢木兒一步步向前逼近，顯得冷酷無情。

桑羽青這時才看清了錢木兒的眞面目，與他講道施診之時，完全判若兩人，不禁忖道：「一個人的善惡，眞是不能由表面判定啊！」

才想到這裡，便見錢木兒撲了過去，右掌如旋風一般，抵向玄祿的前胸！

玄祿慌忙閃開，口中叫道：「嬋師妹！妳怎能袖手旁觀？」

白嬋冷冷道：「方才由你談話中，聽出你也是叛教之人，倒底叫我如何插手？」

這時玄祿又躲過了錢木兒一招，他情急之下，大聲的叫道：「我與你拚了！」

隨著這聲大叫，他双掌齊出，向錢木兒的腋下擊下去，掌風虎虎，也不可輕視。

錢木兒一聲長笑，身子已然飄開了去，玄祿原是不敢戀戰，拚命的向左飛逃，一個縱身，已然接近了桑羽青。

桑羽青一驚，正要移動，錢木兒已迫近了玄祿，二指輕抬之下，玄祿「哼！」的一聲，立時倒地而亡，屍體距離桑羽青不過五六步遠。

桑羽青忖道：「準又是點的『腦戶穴』？」

錢木兒沒有注意到桑羽青，他伸手提起了玄祿的屍體，很快的飛了回去。

白嬋走了過來，說道：「你……你又殺人了！」

錢木兒把屍體丟在地上，說道：「剛才的事你也看到了，這是他逼我的。」

白嬋低頭看著玄祿的屍體，一言不發，錢木兒扶著她的肩頭，溫和的說道：「嬋妹，不是我心狠手辣，此事關係重大，這種人我怎麼能夠與他們合作？」

白嬋搖頭道：「我並不是爲玄祿難過，這種人平日所作所爲，落得今天的下場也不爲過，只是西華師叔等不著他，帶了玄光的屍體回去，豈不把事情弄大了？」

錢木兒笑道：「妳其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西華並沒有眞憑實據，萬里迢迢，他絕不可能帶著玄光的屍體同行，再說師父一向與他不睦，他說的話師父絕不會信。」

白嬋眉頭略舒，接道：「那麼現在怎麼辦？」

錢木兒道：「這具屍體要先埋掉，雪停之後，妳便先走，訪著西華的消息告訴我，我自會解決。」

白嬋想了想，說道：「如今也只好這麼作了。」

錢木兒又提起了屍體道：「我現在埋死人去，妳先回去，順便看看桑羽青在作什麼，若是這件事叫他知道，總不太好！」

桑羽青這時早已向回趕去，他心中一直想道：「想不到錢木兒及白嬋居然還有這等詭計，人心眞個奸險，白嬋原來是這種女人，眞是叫人難以置信。」

他很快的趕回了洞中，把身上的浮雪掃去，然後加了些柴木在火堆上，那火堆燃得非常的旺盛。

桑羽青靠在牆上，双臂架在膝頭上，大張十指，烤著火，顯得很是悠閒。

少時，洞外有極輕微的衣袂之聲，若不是桑羽青，幾乎沒有人聽得出來。

桑羽青知道白嬋在遠處偷看，心中忖道：「這一對男女，眞不知有些什麼計劃啊！」

他一直坐著不動，靜靜的烤著火，火光映照在他英俊沉毅的臉上，也看不出半絲表情。

半天的工夫，洞外撲進了一條黑影，正是錢木兒，他抱著一堆新揀的柴，滿身都是雪。

他看了看桑羽青，說道：「桑兄，你也醒了！」

桑羽青抬起了眼睛，很平靜的說道：「我醒了半天了，這般時候，你到那裡去了？」

錢木兒丟下了手中的木柴，含糊說道：「這風雪一時停不了，我去尋些柴來。」

火光映著他的臉，有一層煩惱之色，大概是玄祿和尚的事使他煩惱。

他坐在了火堆的另一邊，靜靜的烤著火，不言不語。

桑羽青也是一動也不動，二人同時沉默著，洞中一片死寂，洞外却是風雪怒號。

這兩個生性奇特的年青人，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半晌沒有說一句話。

桑羽青心中忖道：「他殺害了這三個和尚之後，爲防東凡和尚知道只有兩途，一是追殺玄淨和西華和尚，以免被他們先趕到總舵，在東凡和尚面前造謠，中傷西華……」

想到這裡，錢木兒突然說道：「桑兄，這雪一時還不住，你看怎麼辦？」

桑羽青有心試探他，故意說道：「所幸我們尋得了這個避雪所在，等雪停了再去吧！」

錢木兒略爲沉默，果然說道：「這雪不知等到何時，在這裡總不是個辦法，明天中午如果雪還不停，我看還是動身好了。」

桑羽青一笑道：「一切隨你！」

桑羽青心中早已算定了，錢木兒必是要趕到西華和尚那裡，心中忖道：「我隨著他們亂跑，何時才能找到東凡和尚？再說錢木兒叛師之行已彰，他必然要躲著東凡和尚，我跟著他更不是辦法！」

他這麼想著，很快的決定了兩個辦法，一是由錢木兒口中騙出東凡和尚的確實所在，然後自己先行趕去。

若是錢木兒不肯透露，他只好隨著他先尋西華和尚，然後找一個和尚追問他總舵的所在。

桑羽青很快的作了決定，心情安定了不少，對於白嬋，他已經沒有什麼放不下了。

他忖道：「她的行爲敗露，正好讓我專心復仇，或許我和她沒有緣份，什麼都不用想了！」

雖然極力的開脫自己，可是白嬋的影子，始終印在他的心版上，無法消失。

桑羽青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儘管白嬋在他面前，已經暴露了這麼多的缺點，可是他還是無法把她放開。

他們各自想著問題，竟不再安歇，彼此也不再說一句話，當柴火稍小時，他們不住的添些上去。

火光熊熊，熱氣蒸發得洞口的冰雪都熔化了，不住的垂落著水珠。

就這樣坐到天明，雪勢雖然比半夜時小了些，但是仍如來時差不多，整個的山脈道路，完全被白雪蓋覆，放目望去，萬里銀白。

天空仍是一片灰白色，使人難測氣候的變化，桑羽青和錢木兒用過了早飯，在洞口瞭望。

錢木兒一双劍眉微微的皺著，好似有想不定的心事，足見昨夜發生的事，使他很是困擾，也足見東凡和尚是不可輕視的。

桑羽青問道：「錢兄，這種天可以趕路麼？」

錢木兒點點頭道：「本來我們多呆兩天沒關係，只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急著要辦，所以只有連累桑兄跟著受苦了。」

桑羽青笑道：「這算不得什麼，我也心急得很，錢兄何時準備動身，只要吩咐一聲。」

錢木兒强展笑容，說道：「倒也不急在這一時……」

「他似乎是在想如何進行他的計劃，所以顯得很深沉。」

桑羽青試探著問道：「錢兄，我們再動身，要到什麼地方去？」

錢木兒劍眉微舒，說道：「要到四川去！」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莫非又是到巫山去？」

才想到這裡，錢木兒又接著說道：「雖然我歸心似箭，急想早日趕回蘭州，可是有件事非常重要，我必需去親自辦理，好在並不要改道，由四川辦完了事，我們由嘉陵江可以直接入甘。」

桑羽青笑道：「我不急，一切隨你，正好我也想到巫山去一趟。」

原來桑羽青的父母葬在巫山，他正好趁此機會祭掃親墳，再說由川入甘反而方便些。

同時桑羽青也猜出了西華和尚必然也在四川境內，自己正好坐山觀虎鬪，測出他們總舵的所在。

桑羽青把衣物收拾了一下，靜待出發。

這時錢木兒好似也決定了應作的步驟，他轉身道：「桑兄，準備好了，咱們就走吧！」

於是，他們拉出了兩匹馬，於漫天風雪之中，離開了這座溫暖的小山洞。

在這種氣候下趕路，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是桑羽青復仇心切，如今盯上了錢木兒，就是刀山火坑，他也絕不退縮一步。

他們一連趕了五天的路，雪勢才漸漸小下來，已然來到四川境內。

這五天來，白嬋始終沒有來找過桑羽青，雖然桑羽青知道她與錢木兒有過好幾次的交談，但是他也不願再去偷聽。

唯一使桑羽青不放心的，就是小猴兒一去無踪，自己轉入了四川，雖然沿途都留了話，不知他是否能找來。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不可能丟下一切去尋找他，同時小猴兒也有著一身功夫，不是特殊厲害的人物，根本不是他的對手。

現在桑羽青全心全意的，要在錢木兒及西華和尚相會之時，把他們的總舵找出來。

這時天色已晚，他們恰好趕到了「碚石」縣，這是湖北與四川交界的一個小縣。

由於地當兩省交界，又濱長江，所以很是繁華，桑羽青及錢木兒連趕了好幾千里地，眞個是人睏馬乏，辛苦已極。

錢木兒騎在馬上，他皺了多天的眉頭，這時才略爲舒展，說道：「唔——總算趕到了，五天時間，這麼大的風雪，除了我們恐怕誰也辦不到吧！」

桑羽青道：「我們快尋個地方休息，這些馬的馬蹄都傷了。」

錢木兒道：「前面有一座『長陞店』，我們就在那裡休息吧！」

說著轉過了這條街，便見一塊高掛的牌子，在寒風微雪之中搖晃不定。

二人來到店門，下馬之後，好生安置了馬匹，這才爬上了這座木製的樓房。

酒飯已畢，錢木兒冒雪出門，桑羽青知道他是去尋訪西華和尚的下落，便未追問。

他一個人呆著無聊，望見街心很是熱鬧，忖道：「我何不到街上逛逛？」

他換了一件乾淨的長衫，把寶劍取下懸在腰際，先到馬廐中，看看馬蹄都消了腫，這才出得店來。

天上雖然飄著鵝毛細雪，可是街道上仍然行人如織，或許是因爲雪封困了多日，今天趁著雪小，開始活動起來。

碼頭上堆積如山的貨物，都在搶著時間裝船，一時灯火通明，人聲吵雜。

桑羽青走過這條喧嘩的街，行人仍不見少，原來年關將近，鎮上的人都在忙著選購年貨。

桑羽青信步閒逛，看著一羣羣的人，扶老携幼，興高采烈的選購著年貨，一片歡樂，心中很是難過。

他依稀還記得，自己三四歲時，在父母的照顧下，過年過節，不知道想出多少花樣來逗自己高興。

可是這一切的歡樂和溫暖，就在巫山那一夜之後完全化爲烏有，變成了血雨腥風，海樣寃仇……。

桑羽青越想越難受，幾乎要落淚。

現在他距離巫山只有一站路，又來到了這使人斷魂的地方，父母的遺骸已然埋了十五年，他還在江湖道上僕僕的尋找仇人的下落。

桑羽青想到這裡，心頭如同被壓上了一塊重鉛，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

恰好不遠之處有一座小酒樓，店小二忙進忙出，生意很是興隆。

桑羽青信步走了進去，獨自尋了一個靠牆的小桌子坐了下來，點了些酒菜，一連喝了三杯烈酒，愁緒却更濃了。

這股長久壓抑在心中的苦悶，此番更是難遣，桑羽青只有不住的喝著酒，不大會工夫，他已連喝了四壺烈酒！

桑羽青雖然酒量奇大，可是煩悶之中，連喝了這麼多，不禁也有些飄飄然。

他拍著桌子，不住的喚酒，把小二吓得不得了，但是見他腰掛寶劍，又不敢勸阻，只有把上好的酒一壺壺的送來。

這一會的工夫，桑羽青又喝了一壺，他覺得天地都在旋轉了，但是却有著一股從來未有的舒適。

酒喝得身上出汗，不自禁的解開了領扣，又滿滿的酌上一杯酒，高高的舉起，自言自語道：「念天地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他含糊的說了幾句話，仰杯便向口中送去，但是突然一隻手輕輕的拉住了他的袖子，酒杯中的酒灑了滿地。

耳旁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相公何來這多愁？」

桑羽青愕然回顧，眼前是一個美艷絕倫的少女，一双妙目緊盯在他的臉上。

桑羽青手一鬆，酒杯落地，双手拉住了她的袖子，失常的說道：「白姑娘，妳又來了……」

說完這句話，便覺著一股很大的力量，扶著自己坐了下來，耳旁聽得：「這位相公，我不是白姑娘。」

桑羽青雖然已是半醉，但是心中還是明白，他一双帶醉的俊目，盯在那女子的臉上。

一張清秀艷麗的面孔，展現在他的眼前，幾乎比白嬋還要美麗。

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姑娘！恕我失……失禮。」

那小姑娘不過十七八歲，穿著一身暗青色的勁裝！肩上披著一件銀狐皮的斗蓬，並未携帶武器。

她頭上紮著一塊藍色的綢子，飛雪未落，看樣子是才進入店來。

她很大方的坐在桑羽青的對面，含笑說道：「相公一人豪飲，莫非有什麼開脫不了的愁悶麼？」

她語聲柔軟，說的是一口北方話，聽得非常悅耳，桑羽青面上一紅，說道：「只是天冷，不過多喝了兩杯，方才有失態之處，姑娘千萬莫怪罪！」

那女孩嫣然一笑，露出了扁貝似的牙齒，她用手拂著身上的雪花，說道：「不要緊！相公貴姓？」

桑羽青笑道：「我姓桑，姑娘妳呢？」

他雖然仍覺得頭昏，但是酒意已經醒了一些，眼前彷彿有一層霧，而霧中又有一個絕美的女孩子！

那女孩解下了身上的斗蓬，笑道：「我叫邵南燕。」

桑羽青心中忖道：「邵南燕，好稚的名字。」

邵南燕垂目望了桑羽青面前狼藉的酒杯，說道：「你還要喝酒麼？」

桑羽青搖頭道：「不……不喝了！」

邵南燕一笑站了起來，把斗蓬拿起，說道：「走！我送你回店去！」

桑羽青不禁大爲驚訝，不知道這個姑娘爲何如此照顧自己，他忖道：「莫非她也是與白嬋同樣的人物……」

邵南燕好似看出了桑羽青的心意，笑著說道：「桑相公！不要胡思亂想，我只是見你飲酒太多，想送你去休息。」

桑羽青搖頭道：「多謝姑娘美意，我雖有酒意，但還不至於走不動，還有以後請莫叫我桑相公。」

他說著丟下了一塊碎銀，扶醉向外走去，邵南燕追上一步叫道：「桑大哥！」

桑羽青回轉了身，說道：「姑娘還有什麼事麼？」

邵南燕的眼睛盯在桑羽青臉上，好似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好出口。

桑羽青肅回身走了兩步，微笑道：「姑娘有何吩咐？」

邵南燕搖搖頭，低聲說道：「沒有什麼事了，你路上要小心，我以後還會去看你……」

她的話充滿著感情，使桑羽青不勝驚訝，但是邵南燕根本就不相識，不知她爲何如此的關懷。

邵南燕說完了話，似乎在等著桑羽青的回答，可是桑羽青搖了搖頭，一言未發，轉身而去。

他推開了門，迎面的寒風，吹得他清醒了些，但是頭却有些作痛。

桑羽青在街道上快步而行，心中想著剛才的事，奇怪萬分。

他更沒有想到，自己居然能見到比白嬋還美的女人！

他胡思亂想著，突見前面人潮擁擠，發出了很大一片吵雜之聲。

桑羽青加快了脚步，分開衆人，擠了進去，只見一個灰衣的和尚，倒在了雪地之中，印出了一大片血跡。

一望之下，桑羽青如中急電，他撲到近前，把那和尚扶了起來，只見他胸前染滿了鮮血，似被人用重掌力所擊。

桑羽青見他年紀青青，想必是玄祿和尚所說的玄淨，他發現這和尚還有一絲氣在，立時貼在了他耳旁，輕聲喚道：「玄淨！玄淨……」

那和尚果然就是玄淨，他聽見有人喚他，身子震動了一下，似想把眼睛睜開，但是却沒有力量。

桑羽青在他腋下點了一指，又道：「玄淨！我是玄祿！」

玄淨和尚又震動了一下，氣若遊絲的說道：「師……師哥，錢木兒……你……你快回……回天水總舵……」

他斷斷續續說了幾個字，立時死在桑羽青的懷中。

桑羽青忖道：「果然是錢木兒下的毒手，他提到『天水』又是怎麼回事呢？」

正在思索之際，突然一陣急風，三點寒星，疾如閃電一般，向桑羽青面門射到。

桑羽青大怒，一翻右掌，把那三枚暗器接在手中，原是三枚很小的鐵丸。

他眼光掠處，一條黑影，在七八丈外的房上一閃而逝，身法輕快。

桑羽青一聲怒喝：「匹夫逃到那裡去？」

他身形一展，直如一隻巨大的式鷹，由雪地上拔起了七八丈高，一掠七八丈，向黑影追去。

四下的人吓得齊聲怪叫，一個個紛紛散開，趕緊往家裡跑。

桑羽青憤怒之下，一連三四個起落，已然距離那人四五丈遠。

黑夜之中，望見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勁裝，身形巧快，正沿著一條僻徑，準備向山上跑。

桑羽青判定不是錢木兒，決心要把他追上，忖道：「若是讓他跑進山裡，恐怕就抓他不住了！」

他提了一口氣，正要施展絕頂的輕功，追趕過去之時，突然一條身形如箭還快，疾射而下，直撲桑羽青。

那人好快的身法，向桑羽青還未看清他時，他二指已然遞出，點向桑羽青的心窩。

他身法奇快，出手如電，指力凌厲，離著老遠，桑羽青便覺銳不可當。

桑羽青好不吃驚，身子一展，飄開了三尺，右腕翻時，五指大強以「龍爪一現」的神功，抓向那人前胸，勇猛已極！

桑羽青掌才翻出，那人突然閃開了七八尺遠，只中叫道：「桑兄，是我！」

桑羽青把右掌收回，這才發覺是錢木兒，不禁臉色一沉，說道：「錢兄爲何襲擊小弟？」

錢木兒合十爲禮，笑道：「罪過！罪過！方才有人向小弟下毒手，恰好桑兄趕來，黑夜不辨，冒昧出手，還望桑兄莫要見怪！」

桑羽青也不知他是眞的出於誤會，還是故意放那人逃走，便道：「錢兄在此作甚？」

錢木兒支吾著說道：「我來訪友，不料竟惹出這些麻煩來！」

桑羽青一笑便說道：「現在可要回店？」

錢木兒搖頭道：「你先行一步，我還有些事情。」

桑羽青笑了笑，轉身而去，在寒風微雪之中，搖搖晃晃，回到了旅店。

他久不飲酒，又被涼風吹了半日，進店之後便嘔吐了些，忙到樓下澡堂，洗了個澡，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

回房之後，錢木兒還沒有回來，桑羽青覺著頭腦發昏，不禁深悔剛才不該喝這麼多的酒。

他把燈光撥小，取過了枕頭，把寶劍壓在枕頭下面，然後脫衣上床，壓上了被子。

剛才發生的事，使他很是想不透，那個突來的邵南燕，爲何如此的照顧自己，她如此作，必然有些理由的。

繼之，又想到玄淨和尚臨死之言：「天……天水總……」

突然桑羽青明白過來，他霍然坐了起來，自語道：「啊！必是他們的總舵在『天水』！東凡和尚也一定在那裡！」

桑羽青這一喜可非同小可，浪跡江湖這麼久，總算找着了東凡和尚的確實下落了！

如果不是天色已晚，桑羽青恨不得立時打馬就走，趕到「天水」去報自己的血海深仇！

桑羽青興奮了一陣，忖道：「我也不能太性急，在殺死東凡和尚以前，先要把我桑門的『星月劍譜』找回來才成，否則東凡和尚一死，再想找可就費事了！」

他强自鎭定自己興奮的心情，再度睡了下來，由於連日辛勞，飲酒過多，不一會兒就沉沉睡去。

大約三更過半之時，桑羽青突然由夢中驚醒過來，覺著有人在自己枕下，偷偷的抽著寶劍！

桑羽青不禁大怒，一翻腕子道：「你好大胆！」

他五指如鉤，閃電般抓住了一隻腕子，耳旁却聽得一聲女人的驚叫！

桑羽青吃驚不小，坐了起來，見自己抓住的，正是白嬋的手臂！

這一來不禁大出桑羽青意料之外，他絕對料想不到，白嬋竟會這麼大胆。

他不禁把手掌一收，一股勁力傳出，沉聲道：「白姑娘，這算什麼？」

白嬋羞急交加，她目中含著令人難以解透的神色，用着急從的聲音說道：「你放手！」

桑羽青搖頭道：「姑娘先把來意說明！」

白嬋有些著急了，她壓低著聲音叫道：「你放手！放手！……」

桑羽青怒氣難消，說道：「姑娘不說，我就不放手！」

白嬋羞怒交集，她左掌一揚，五指如飛，向桑羽青的面頰摑來。

桑羽青頭一低便自讓過，手上加了一成力，咬著牙齒道：「姑娘！妳太不把我桑羽青放在眼中了！」

白嬋的手臂，被桑羽青捏住，只痛得她秀眉緊蹙，但是她咬緊了牙關，不發出一絲聲音來。

桑羽青雖然生氣，但是到底有些不忍，用力向前一推，說道：「姑娘請坐，我要問妳！」

白嬋被他一連推出了好幾步，用右手扶著桌子，才把身子站穩，她目含淚光，輕輕的揉著自己左手腕。

桑羽青只著了小衣，連忙取過了衣服，在被中穿好，這才下了牀，把寶劍提在手中。

白嬋低垂著頭，不言不動，好似呆痴了一般。

桑羽青這時怒氣已然消失了不少，望著白嬋的模樣，心中又恨又愛，不禁嘆了一口氣道：「唉！姑娘，妳眞是叫我無話可說！」

白嬋仍然垂頭不語，桑羽青道：「白姑娘，妳這麼作總該有個原因吧？」

桑羽青說完，白嬋的目光才抬起了些，但是當她接觸到桑羽青的目光時，又很快的移開了。她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裡，輕輕的揉著自己的手腕，像是一個受罰的孩子般。

桑羽青急得搓手道：「姑娘，妳總該說幾句話呀！」

白嬋這才說道：「反正你也不會相信，我還是什麼也不說的好！」

桑羽青見她如此模樣，心中有些不忍，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道：「唉！妳說說看。」

白嬋低聲道：「我……我只是看看你帶的是不是『青光劍』！」

桑羽青皺眉道：「就是爲這一點，妳幾次三番的接近我？」

白嬋靜靜的點著頭，桑羽青道：「我帶的是不是『青光劍』，與姑娘妳有什麼關係呢？我眞想不透？」

白嬋抬頭道：「與我當然有關係……」

她欲言又止，似乎有著顧忌，把要說的話又忍了下去，令人很是不解。

桑羽青來回的走了兩步，突然站定在白嬋身前，双目發亮的說道：「好！我告訴妳，我帶的是『青光劍』！」

說著「噹——」的一聲龍吟，一道寒光脫鞘而出，冷森森，威顫顫，映著桑羽青英俊的面孔！

白嬋驚喜交集，她忘形的說道：「啊！是你！果然是你……」

說到這裡，又突然的停下來。

這時桑羽青似聽房上有極輕微的聲響，心中立時明白了些，忖道：「這又是錢木兒叫她來的！」

那柄寒光閃閃的「青光劍」，在暗室之中，發出了異彩，冷氣逼人。

白嬋的目光，一直注視著那把劍，顯得有些呆痴，可是她的臉上，也揚溢出一股無法掩飾的喜悅之情，——這是桑羽青所不解的。

他回手套上了寶劍，很平靜的說道：「姑娘看過了，還有什麼見教？」

這時白嬋臉上的表情極是複雜，似乎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是她接觸到桑羽青明亮的眼睛時，又很快的把目光移開。

室中很是沉靜，桑羽青也不知說什麼好，他把寶劍繫在背上，說道：「姑娘，我看妳好似有話要說，請不要拘束，我在此洗耳恭聽。」

白嬋抬起了頭，陰暗的燈光下，只見她双目之中飽含淚水，不住的打轉。

桑羽青心中很是不安，很溫和的說道：「姑娘，我昨夜飲了酒，方才多有得罪，請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白嬋搖著頭，低聲說：「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

她的神情很是痛苦，把桑羽青也弄得心亂異常，他走到了白嬋的面前，很懇切的說道：「姑娘，我看你好幾次欲言又止，若是有什麼困難的事，儘管說出來，我桑羽青一定盡力幫助妳！」

白嬋再也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她嗚咽著說道：「沒什麼事……謝謝你……」

她說著轉身而去，很快的走出了房門，留下了驚愕不安的桑羽青。

白嬋來此偷取「青光劍」，也許是錢木兒的授意，但是看白嬋的表情，好似有著很大的隱痛，莫非她與錢木兒在一起，是無可奈何的事？

桑羽青想到這裡，油然而生同情之心，忖道：「對！她必然有著難言之隱，我一定要設法查出來，幫助她脫離這些罪惡的人！」

他這麼想著，心頭舒服了不少，因爲他總不相信白嬋會無情的欺騙他，若是她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那麼她以往的一切都可以原諒了。

這時天光將曉，桑羽青睡意全消，把燈光熄滅，準備去洗漱。

房門推處，錢木兒進得房來，經過了一夜的奔勞，他神情顯得很是疲憊，一双劍眉皺得更緊，望見了桑羽青，張顏一笑道：「桑兄起來得早！」

桑羽青笑道：「你怎麼一夜未回？」

錢木兒往坑上一躺，吁了一口氣道：「唔！——有些事情還未辦妥！」

由他的神色看來，足見他昨夜的事並不趁心，桑羽青取出了乾淨的衣褲，說道：「走！我們洗澡去，洗完澡再休息。」

錢木兒懶洋洋的爬起來，自語道：「是的！今天上午我可要好好睡一覺。」

他們下了樓，雖然時間尚早，可是已經有很多早起的人，趁著雪小要趕路，所以店小二也早燒好了熱水。

那時的澡堂內，自然沒有大池的設備，但是却有著十幾個半人高的大木桶，盛滿了熱水。

桑羽青及錢木兒每人泡在身上，晨寒全消，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舒服，尤其是錢木兒，他連夜勞累，這時混身放鬆，眞個快活如神仙。

他双目緊閉，鎖著的眉頭也暫時放開了，桑羽青好幾次想提出白嬋的事，又怕揭穿之後，錢木兒有別的行動，誤了自己的大事，所以忍了下來。

半天，錢木兒才睜開了眼睛，吐氣道：「唔！——這種熱水澡，眞是太舒服了。」

桑羽青一笑道：「你今天上午要休息，我們甚麼時候動身呢？」

錢木兒道：「午飯之後就可動身，桑兄有什麼急事麼？」

桑羽青搖頭道：「我沒有什麼急事，不過想到巫山去一趟，不知我們可會經過巫縣？」

錢木兒笑道：「巧得很，我們下午正要奔巫縣，到了巫縣我們就可以分別辦事。」

桑羽青點點頭，忖道：「如此看來，西華和尚必然也在巫縣了。」

他想著，如何把話題轉到白嬋身上，這時一個店小二匆匆跑了進來，叫道：「那一位是桑爺？」

桑羽青道：「是我！有什麼事？」

小二道：「有客人找。」

桑羽青很是詫異，點了點頭，說道：「我就來！」

說著跨出了大桶，小二答應一聲而去，桑羽青一面拭身，一面說道：「奇怪！會有人來找我？」

錢木兒接口道：「說不定是侯兄找來了。」

桑羽青聞言一喜，心想也有此可能，匆匆穿好了衣服，趕到了前店，出乎意料之外，在店門等他的，却是昨夜在酒店所識的那個姑娘。

她仍然穿著那身深色勁裝，披著斗篷，手裡拿著一節綠色的小馬鞭。

桑羽青愕然道：「啊！邵姑娘。」

邵南燕一笑道：「桑大哥，你現在可有空？」

桑羽青點點頭道：「我現在沒有事，姑娘有何見教？」

邵南燕神秘的笑了笑，說道：「我們到別處去談！」

說罷轉身而去，桑羽青滿懷疑惑的跟在她的身後，才由熱水盆中爬出來，在風雪的吹襲下，很下是味道。

在邵南燕的引尋下，他們來到了一家小茶舘，在四川這種茶舘特多，不論早晚均有營業，是

聊天，談生意和發牢騷的好地方。

二人進了茶舘，茶房立時招呼著，送上了茶和果食，邵南燕坐了下來，笑道：「桑大哥請坐！」

桑羽青見這姑娘清秀爽朗，舉止大方，心中很是詫異，忖道：「又是一個奇怪的女人！」

桑羽青坐在邵南燕的對面，微笑道：「姑娘有何見教？」

邵南燕嗑了一個瓜子，一直等她吃完嚥了下去，這才說道：「桑大哥，你一定對我很奇怪，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我到底是什麼人，不過請你放心，我絕無惡意，是來幫助你的。」

桑羽青聞言笑了起來，說道：「姑娘眞把我弄糊塗了，是否可把話說明白些？」

邵南燕兩道秀眉微皺，說道：「我知道你會起疑心，可是……我眞不知道怎麼說，總之，你一定要相信我！」

桑羽青笑道：「姑娘，妳說出來的話，我句句都信。」

邵南燕却臉一綳，說道：「我是說正經的，不要開玩笑！」

桑羽青一怔，隨即說道：「姑娘！請問我爲什麼要懷疑妳呢？」

邵南燕搖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是來幫助你復仇的。」

桑羽青面色一變，說道：「報什麼仇？」

他心中很是氣惱，忖道：「莫非我報仇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江湖了？」

邵南燕放低了聲音說道：「你要找東凡和尚復仇的事我都知道……」

才說到這裡，桑羽青已經打斷了她的話，說道：「姑娘！我原不想管妳的事，如今妳提到了這些事情，我不得不問妳的來歷了！」

邵南燕道：「我知道這件事對你的重要，方才我已經再三講過了，我是毫無惡意的。」

桑羽青冷冷說道：「我怎知妳是毫無惡意？」

邵南燕笑道：「我若是有惡意，我何必把這些話當面告訴你？」

她神態自如，說話之時，還帶有幾分稚氣，把桑羽青弄得莫明其妙，說道：「好吧！妳還要說些什麼？」

邵南燕立時顯得神秘異常，她那双美麗而又靈活的眼睛，四下觀望了一下，把聲音放得更低道：「首先，我要告訴你，與你在一起的白嬋，實際上與錢木兒他們是一黨的！」

桑羽青聞言啼笑皆非，忖道：「等到你告訴我早就曉了！」

他想著便道：「姑娘！妳是怎麼知道的？」

邵南燕搖了搖頭，神秘的說道：「你就不要管我怎麼知道的，我在外面，自然比你看得清楚，你相信不相信？」

桑羽青笑而不語，邵南燕道：「怎麼？你不相信？」

桑羽青道：「好吧！就算是眞的，妳現在要怎麼幫助我？」

邵南燕略爲思索，說道：「你一定要聽我的話，無論白嬋告訴你任何事情，你都不要相信，她與錢木兒定了詭計，至於他們到底準備怎麼作，我還沒有查出來。」

聽她這麼說，桑羽青漸漸相信，她是眞心來幫助自己的，但是却不明白她爲何要來幫助自己。

這時邵南燕又接著說道：「錢木兒可是告訴你，說他們的總舵在蘭州？」

桑羽青很是奇怪，點頭道：「不錯！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邵南燕微微一笑，說道：「錯了！其實他們的總舵並不在蘭州，蘭州是錢木兒自己的分舵！」

聽邵南燕這麼說，桑羽青是再不會懷疑了，緊接著問道：「那麼東凡和尙的總舵在那裡？」

邵南燕靈活的大眼睛閃了一下，說道：「我現在正在追查這件事情，追查出來自會告訴你，今天先把白嬋的事情告訴你，免得你受騙！」

桑羽青笑道：「如此看來，我們酒店相遇，並不是偶然的了？」

邵南燕笑著說道：「對不起！至於我怎麼會突然出現來幫助你，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桑羽青雖然奇怪，但是知道邵南燕對自己並無惡意，也就安定了不少，否則自己要分出一部份精神來對付她。

但是他心中充滿了疑慮，望著這個年青青的姑娘，說道：「我桑羽青並無親無故，原以爲要獨自奮鬪，想不到姑娘仗義相助，眞使我感激得很！」

邵南燕連連搖頭，笑道：「不必說這些話，我也不是什麼大俠客，只不過是奉命！……」

說到這裡發覺自己說漏了口，趕緊停了下來，玉面微紅。

桑羽青心中暗笑，忖道：「這個姑娘根本毫無世故，再幾次我就可以騙出她的來歷了。」

這時邵南燕指了一下茶盃道：「你怎麼不喝茶！茶都涼了！」

桑羽青端起盃子，飲了幾口，望著邵南燕，想到她年紀青青，居然一付老江湖的派頭，以協助自己的姿態出現，不禁很是好笑。

邵南燕也靜靜的望著他，一時之間，二人均無話說，她便又開始吃起瓜子來了。

桑羽青問道：「姑娘可是昨晚才找著我的？」

邵南燕搖頭笑道：「我早就跟著你了，不過那時我怎麼也沒查出來，所以一直沒去見你。」

這時桑羽青突然產生一個念頭，說道：「邵姑娘，妳既然跟了我這麼久，有一個時常與我在一起的人，妳可曾見過？」

桑羽青的話才說完，邵南燕已經搶著說道：「啊！你說的是小猴兒是不是？」

桑羽青搖頭說道：「不是小猴兒，是另外一個人，叫葉劍瀛，年紀比我大二三歲。」

邵南燕略一思索，說道：「啊！我記得了，一個穿黃衣服的，背上揹著把寶劍是不是？」

桑羽青喜道：「不錯！就是他……」

他這話還沒說完，邵南燕已緊接著問道：「他是作什麼的？」

這句話把桑羽青問得涼了半截，原希望由她口中得到葉劍瀛的身份，如此看來她又是不知道了。

桑羽青想著便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何居心，由金陵開始，便一直跟踪著我。」

邵南燕聰明的笑了起來，說道：「啊！我知道了，你是要我替你把葉劍瀛的來意打探出來？」

桑羽青點頭道：「是的！不知姑娘能作得到麼？」

邵南燕聳了一下眉毛，說道：「這算得了什麼？交給我好了，最多三天，我一定會把他的底細摸明白！」

看她說得如此有把握，桑羽青不禁有些不相信，含笑說道：「姑娘不要把葉劍瀛看得太簡單了，他一身內外功夫，在江湖上是很少見的呢？」

邵南燕站了起來，笑道：「你眞傻！這種事情又不是比試，他武功再高又有什麼用，我自有辦法。」

見她說得如此有把握，桑羽青也覺得她有幾分鬼聰明，笑道：「姑娘自然不是凡人，不過在偵察他的時候，最好不要讓他知道有我的關係在內。」

邵南燕笑著說道：「噯呀！我又不是小孩子，還要你這種叮嚀！眞是婆婆媽媽！」

她的話把桑羽青也說得笑了起來，說道：「好吧！這件事就麻煩姑娘了。」

邵南燕道：「不客氣！」

說著對桑羽青一笑，笑得像一朵春花，桑羽青也不知道這個姑娘到底是什麼心意，但是却不敢正視她的笑容。

邵南燕又道：「以後有了消息，我自會找你，現在我要去工作了！」

她說著，目光向遠處望去，臉上浮一層不可理解的笑容。

桑羽青順著她的目光看去，只見數十丈外，有一個長身的年青人，正在雪地之中行走。

那人正是葉劍瀛，桑羽青笑道：「說曹操，曹操到，眞是巧得很。」

邵南燕抓了一顆花生米，丟入了口中，說道：「好了，我先走了一步，茶錢由你付。」

桑羽青笑道：「當然！當然！」

邵南燕出店之後，很快的向葉劍瀛走去，桑羽青望著她的背影，搖頭自語道：「眞是個奇怪的姑娘！」

由於邵南燕長的絕倫，衣著又如此講究，所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視，葉劍瀛也就很自然的注意到她。

桑羽青見邵南燕迎面向葉劍瀛走去，老遠就指著手，好似熟識的朋友一般。

葉劍瀛的臉上，却有一種疑惑不解之色，不時的左右張望，想確定邵南燕是在向誰打招呼。

邵南燕走到葉劍瀛面前停了下來，似乎在與他說話，葉劍瀛傾耳聽著。

桑羽青見他們二人，在雪地中談了幾句，双双走過了街道，向另外一家茶舘走去。

桑羽青心中好笑，忖道：「這個姑娘眞是有辦法！」

才想到這裡，便見兩個灰衣的和尚推門而入，由於桑羽青所坐的地方較偏，所以他們並未望見桑羽青。

二人選了張桌子，坐下飲著茶。

桑羽青見他們二人風塵僕僕，好似趕了遠路來的，不禁益發的注意。

這兩個和尚，年紀都在三旬左右，身體彪壯，看來是習過武功的人。

他們的臉色很凝重，在低聲的討論著一件事情，連茶房送上了茶，他們都沒有感覺到。

桑羽青身軀略轉，側面對著他們，注意聆聽。

但是他們說話的聲音很小，聽不眞切，但是由他們臉上的神色看來，似乎有什麼困難的事，難以決定。

時間一久，他們談話的聲音漸漸增大，只聽得一個和尚說道：「你是說我們現在就到師父那裡去？」

那和尚點頭道：「我看只有這樣最好！」

另外那個和尚皺眉道：「若是被錢師兄知道怎麼辦？」

桑羽青聞言忖道：「果然是東凡和尚那一派的！」

這時那個子較高的和尚道：「他現在在睡覺，再說有師父在這裡，他就是說叛，也不至於立時翻臉！」

另外的和尚搖頭道：「你不知道錢木兒的爲人，他決定的事，若是沒有十成把握，絕不會輕動，別說我們，就是東凡師伯對他也有些顧忌呢！」

高個和尚道：「這麼說來，我們只有先下手了？」

另一個和尚道：「我看只有如此，否則他也會來找我們，他現在不就是要奔巫山去找師父麼？」

高個和尚道：「那我們趕快去找師父吧！」

他們竟連一口茶也未喝，付了茶資，匆匆而去。

桑羽青見天色離午時還早，決意跟踪他們，付了茶錢，出門買了一頂翻皮帽戴在頭上。

那兩個和尚折入了小巷，已然走了數十丈遠。

白天時分，桑羽青不便跟得太近，便保持著二十丈的距離，緊跟在後。

走完了幾道街之後，路人行人漸少，那兩個和尚的脚步也加快了。

桑羽青見他們沿著山徑，直上山坡，若是緊跟在後，毫無遮攔，很容易被對方發覺。

他忖道：「我還是到前面等他們算了！」

一念甫畢，立時折上了山坡，借著樹木的掩飾，加快了身法，一掠數丈，很快的翻上了山坡。

桑羽青居高臨下，可以很清楚的望見那兩個和尚的行動。

他經常保持著十丈距離，趕在了兩個和尚的前面，那兩個和尚只顧說話，根本就沒有注意到有人在跟踪。

翻過了這個小山坡，對面又是一個小山坡，由於只有這麼一條小徑，所以桑羽青不怕他們轉道。

他立時施開輕功，快如飛鳥一般，很快的爬到了對面的小山上！

桑羽青尋了一顆大樹把身形隱住，靜靜的等著那兩個和尚。

不大會的工夫，那兩個和尚也翻上了這座小山，很快的向前奔去。

桑羽青就這樣，一直跟著他們翻過了兩座小山，心中忖道：「想必西華和尚是住在這裡了。」

思索之間，目光向遠方射去，只見半山之中，有一個木板搭成的房子。

桑羽青忖道：「八成就是這裡，我還是先過去的好！」

他選了右方一條小道，由側面趕了過去，如同一隻怪鳥般，起落之間，便是十餘丈遠。

這間小木房是靠山而建，屋後便是山坡，和大片的林木。

桑羽青很容易的找到了隱身之處，由樹隙之中望去，恰好對著小屋的後窗。

那兩扇窗戶開了一半，桑羽青運目望去，只見一個白髮老和尚坐在窗前，手中拿著一本書，正是自己在「一江寺」所見過的西華和尚！

第十二章 機心重重 待看何人高 疑雲片片 難測護航人

由於天色陰暗，室中燃著一盞油燈，昏黃的燈光下，西華和尚手中拿著一本線裝書，坐在窗前靜看。

他的神態很安祥，長得也是慈眉善目，看來是一個眞心修爲的高僧。

桑羽青始終很難相信，他也是一個身懷絕技，而又心術不正的出家人。

但是由玄祿和尚的話聽來，這西華和尚也曾想與錢木兒聯合，取代東凡和尚呢？

桑羽青心中忖道：「俗語說『人不可貌相』，這話眞是一點不錯！」

想到這裡，才見兩個和尚跑了過來，西華和尚立時合上了書。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這和尚好靈的耳力，如此看來，我可要謹愼些！」

那兩個和尚還未喚門，西華已然說道：「是誰來了？」

高個的和尚在門外道：「弟子普世，普光。」

西華和尚道：「嗯！我算著你們也該來了，門不曾上拴，你們進來吧！」

世普和尚推開了門，與普光一同進入了房，由於桑羽青所處之地太高，只能望見後窗附近，所以他提足了氣，輕輕的向下移動。

他知道西華和尚不是凡人，所以加倍的小心，身子輕得如同一片棉花一般，向下滑了七八尺，竟連一片雪花均未碰落！

由此處望去，正好可以通過窗戶，望見室內的一切。

西華和尚在一張細竹編成的椅子上，兩隻枯瘦的手掌，交叉的放在腹門，他用著蒼老，但很清晰的聲音說道：「有什麼消息沒有？」

普世和尚答道：「師父，事情越來越緊急，玄光師哥他……」

說到這裡停了下來，西華和尚好似驀然一驚，一双壓著眼睛的白眉向上吊起，露出了一双精光四射的小眼睛。

這是他的眼睛第一次發光，桑羽青看得很是眞切，忖道：「由他的目神看來，武功不可輕視……」

西華和尚的身子蠕動了一下，但是並沒有站起來，用著較爲急促的聲音說道：「傷在那裡？」

普光和尚道：「傷在前胸，是被人用掌震死的！」

西華和尚的白眉又放了下來，似乎沉思，半晌才問道：「錢木兒呢？」

普世和尚好似看出西華禪師在盛怒之中，他小心奕奕的答道：「錢師哥在『高陞店』中睡覺。」

西華沉默不語，半晌自語道：「這個時候還在睡覺？那個桑羽青又在何處？」

普世和尚道：「他一早就出了店，可能是到四下遊玩去了。」

桑羽青聞言好笑，忖道：「要以這種人來對付錢木兒，焉有不敗之理？」

西華禪師又不言，他好似在沉思，普世、普光和尚靜站一旁，雖然面現焦急之色，却又不敢說話。

半晌，普光忍住說道：「師父！總舵的人不肯相信，難道我們分舵下這麼多師兄弟都算白死了不成？」

西華和尚的白眉又挑了起來，說道：「東凡師兄與我面和心違，處處防我，所以我們傳過去的話，他絕不肯相信，再說錢木兒輩分雖小，已是我們舵中掌門弟子，並且執掌『蘭州分舵』兼發銅牌，論起舵裡的地位，幾乎與我不相上下，既使是這裡弟子都是他殺害的，我也無權自行處決他。」

桑羽青聞言心中暗驚，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果有過人之處……」

想到這裡，便聽西華和尚又接著說道：「……所幸他深心益影，東凡師兄也有開始顧忌，所以叛教之行提前開始，不過話說回來，到底是血比水濃，他是東凡一手造就出來的，沒有抓著眞憑實據之前，東凡和尚不會對他如何。」

普世和尚打斷了西華的話，怒氣冲冲的道：「師父，難道我們就任他橫行麼？」

西華和尚發出一兩聲輕笑道：「我未出家前，也曾闖過大江大海，錢木兒再厲害，終歸是個孩子，諒他逃不過我手！不過事情一旦發生，便是成敗的事，我不得不愼重，尤其是你們，切莫自作主張，白白送掉性命！」

桑羽青聽他們的談話，似懂不懂，弄不清他們到底是個什麼組織，也不明白他們的內部糾紛，但是可以確實的是，他們這種情形不會僵持太久了！

西華又接道：「錢木兒公然作叛還不至太快，除非他已經知道『星月劍』譜的藏處，否則他還要設法與東凡周旋！這段時間內，我們只有隨機應變，不要反被他告一狀！」

普光不解道：「他告什麼狀？」

西華一笑道：「他殺了這多門下弟子，焉能不爲自己找理由？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必然說是玄光他們要叛教，他是掌門弟子，自有生殺之權！」

兩個和尚聞言均是面有憤色，桑羽青心中暗暗嘆息，忖道：「已經十幾年過去了，他們依然還爲了我桑門劍法在自相殘殺，自來寶物皆不祥……」

才想到此，聽得西華和尚道：「我已然派人通知了他，想必不久他就要到了，少時你們什麼話也不要說，雖然有我在此，他不敢妄動，可是躲開了我，你們就危險了，錢木兒的手段你們是知道的，我也不必多說了。」

普光和普世雖然憤怒，可是他們也知道錢木兒的厲害，只得點頭稱是。

普世和尚又道：「師父，嬋師妹眞是總舵派下來的麼？」

西華和尚笑道：「嬋姑娘的事，我自然也要問，說不定她就是我們一個大助力呢！」

他的話使這兩個和尚及桑羽青都感到不解，尤其是桑羽青，他忖道：「白嬋與錢木兒一條線上的人，莫非還會反過來幫助他們不成？」

正思索間，望見遠處有一個黑點，快似旋風一般，在雪地上向前移動。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錢木兒來了？」

那一點黑點，速度好不驚人，如同疾弓射出的一顆彈丸般，在雪地之上，看得更是眞切。不一會的工夫，黑點變成了人影，果然是錢木兒，他一襲灰色的長衫，迎風招展，活像一個被風吹飽的大風箏一般。

霎那之時，已然撲到了近前，西華和尚已然查覺了，低聲道：「他來了！」

話才說完，錢木兒已經撲到了門前，他用很平靜的口吻道：「師叔可在房內？」

西華咳嗽了一聲，拖著蒼老的聲音說道：「是木兒麼？快進房來吧！」

錢木兒推門而入，他換了一襲長衫，足下是一双黑色的白底鞋。

他面含笑容，神色奕奕，很恭敬的向西華施禮道：「弟子錢木兒參見師叔！」

西華竟站了起來還禮道：「不必多禮。」

這時普光、普世兩個和尚也一面施著大禮道：「參見掌門師兄！」

錢木兒含笑扶著他們道：「二位師弟太多禮了。」

西華這才又坐了下來，含笑說道：「木兒，本座等你多時，有很多話要問你呢！」

他的語氣親切，態度慈祥，與桑羽青在「一江寺」見他時一樣，不禁忖道：「誰又看得出，這個和尚是滿懷奸詐之人。」

錢木兒在西華和尚的對面坐了下來，他的態度很是恭謹，如果不是桑羽青已經洞悉一切，眞看不出他有叛師之意。

西華和尚慢條絲理的說道：「木兒，你知道本座請你來，爲的是何事？」

錢木兒恭身道：「弟子知罪，也正爲了此事，要向師叔報告。」

西華和尚摸著雪白的鬍子道：「本座願聞其詳！」

錢木兒道：「叛徒玄光、玄淨、玄祿、玄歸假借師叔之名，揚言生變，愚騙本舵，本欲擒往總舵，聽候師叔發落，只因伺窺强敵，萬難脫身，再之叛徒强橫，不聽忠言，破壞師叔清譽，只得引門規第八條，自行處決，若有不當之處，願聽師叔教誨！」

他不卑不亢，語聲宏亮，說得是理直氣壯。

普光、普世兩個和尚都是面有憤色，但却是敢怒不敢言。

西華和尚沉默了片刻，笑著說道：「木兒，這是四條人命，你可知道？」

錢木兒却站了起來，說道：「弟子待罪！」

西華和尚呵呵笑道：「你坐下來！本座一向容不得叛教之人，這四個孽徒胆大包天，自是罪

有應得，不過你處決之後，可曾將他們的銅牌收了回來？」

錢木兒道：「收得三枚銅牌，其中玄祿的銅牌不知去向。」

西華和尚皺眉道：「這銅牌關係不小，執牌之人，可以直入總舵，你可能斷定未被別人拾去？」

錢木兒道：「師叔放心，弟子處決他們之時，桑羽青在山洞之中，嬋師妹和我都是萬分小心，不會有事情落入他的眼中！」

桑羽青在外面聞言暗笑，忖道：「你一件事也沒逃過我啊！」

他用手摸著袋中那塊銅牌，暗道：「說不定這塊銅牌還有些用處呢？」

思忖之際，又聽到西華和尚道：「桑羽青一身奇技，不可把他看小了。」

錢木兒道：「弟子從未輕看他！」

西華點點頭，說道：「關於這四個叛徒之事，不必再煩心了，回到總舵之後，本座自會向舵主稟陳。」

錢木兒忙道：「謝謝師叔的慈悲！」

西華接道：「倒是桑羽青這件事你們千萬不可大意，在沒有查明劍譜圖解之前，不可妄動。」

錢木兒道：「弟子知道，現在已經查明了，他隨身所帶的不是『青光劍』！」

桑羽青聞言很是詫異，忖道：「昨夜我曾在白嬋面前展露『青光劍』，錢木兒絕不會不知道，如此看來，他必有私心！」

西華和尚道：「啊！我倒有些不信，也許他沒有隨身帶著，『青光劍』的下落，還要在他身上找，知道麼？」

錢木兒道：「弟子遵命！」

西華又道：「好了，你可以去了，我們在巫山再碰一次面，希望你能在他身上有所收獲！」

當下錢木兒辭過了西華和尚，出了這間小木屋，如飛而去。

桑羽青望著他的背影，由大而小，由近而遠，像是天幕上的一顆流星般，快得驚人！

他心中不禁暗暗佩服，忖道：「錢木兒的一身功夫眞是少有啊！」

這時西華和尚及普光、普世等談了起來，西華和尚說道：「這件事你們辦不了，只要暗中盯著嬋姑娘就是了！」

普光道：「那麼錢木兒呢？」

西華面上顯出了一絲冷笑，說道：「這件事我要親自處理，錢木兒今後一舉一動，都不會逃出本座之眼！」

普光及普世聞言也露出了笑容。

桑羽青又聽了一陣，聽不出什麼名堂，忖道：「我還是趕回去吧！」

於是他小心的翻上了這座小山，正要移動時，突聽西華和尚一聲急喝道：「有人！」

「刷！刷！刷！」一連三條人影，飛出了小木屋，向山坡之上飛越而來！

桑羽青一驚，忖道：「還是被他發現了！」

桑羽青正準備奔逃之時，却見自己身旁，左上方之處，約有七八丈遠，一條黑影，疾如飛鳥一般，拔起空中！

他活似一隻掠空大鵬一般，身在空中一個盤旋，向山下落去，眞的驚人欲絕！

桑羽青一眼就看出來了，忖道：「啊！原來葉劍瀛也來了……」

一念未畢，又是一條矯健的身影，由葉劍瀛起身不遠之處飛越而出，追著葉劍瀛如飛而去！

桑羽青望見之下，不禁驚喜交集，忖道：「咦！這個姑娘盯得眞緊！」

原來那第二條人影，正是邵南燕，桑羽青請她打探葉劍瀛的來意，她竟緊緊的盯著他。

西華和尚及普光、普世師兄弟，原來是發現了葉劍瀛，他們急追下去，桑羽青反而沒有事。

這時四下寂然，小室中的燈光閃爍不已，桑羽青心中忖道：「我何不進去看看？」

他一念未畢，身子如一隻飛箭般，由窗射入了小房之內，輕飄飄地落在了牀前。

室內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道，原來在一張小桌子上，放著一個小鍋鼎，正燒著一堆檀香末。

書桌之上，堆著不少書籍紙張，桑羽青細看之下，均是些佛學有關的書籍。

桑羽青正準備翻閱之時，突聽窗外有人以指輕彈之聲，心頭一驚，回顧之下，一條人影閃電

也似，飄開了去，竟然他連什麼樣子均未看清。

桑羽青不顧他是何人，身形一縱，由窗口飛出，那人已無踪影，桑羽青便照著他逃去的方向追去。

就桑羽青才追上山坡時，突見左方一條黑影，飛快的奔來，桑羽青眼快，立時看出來人是錢木兒。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他爲何去而復返？」

他立時隱了起來，錢木兒很快的翻了過來，他在桑羽青方才停身之處停下，細細的查看室中的情形。

片刻之後，錢木兒如同一片風雪般，飛入木屋之中，他很快的翻閱著桌上的書籍和文件。

當他翻到一張滿是墨跡的紙張時，立時抽了出來，發出了幾聲冷笑，自語道：「哼！果然在這裡！」

他細細的看了一遍，放回了原處，然後開門而走，這一次眞的回去了。

桑羽青這時才明白，方才彈窗之人，是在引導自己避開錢木兒，心中很是奇怪，忖道：「什麼人會來幫助我呢？」

這時他又想到錢木兒所看的那張紙，忖道：「我何不也去看看寫些什麼？」

決定之後，正要動身，突聽一陣風響，連忙又隱了下來。

原來是西華和普光、普世又回來了，他們很快的進入了房內，把窗戶關上，似在密談什麼事情。

桑羽青在此無事可爲，忖道：「我還是回去吧！」

他翻過了山，向鎭內趕來，在這時刻，距午時還有一個時辰。

唯一使桑羽青疑惑不解的，就是何人彈窗示警？

邵南燕分明追葉劍瀛去了，小猴兒又不在，還會有什麼人呢？

桑羽青一路思索著，已經來到「高陞店」，他回房之後，見錢木兒睡得甚是香甜，心中忖道：「他眞是好快的腿！」

這幾天來，由於發生了接二連三的事情，使得桑羽青心亂異常。

他本意立時先行，先趕到「天水」去尋東凡和尙總舵，但是巫山近在咫尺，他父母的墳地就在巫山，所以耐著性子，先去祭墳，順便等錢木兒及西華巫山之晤時，再探聽一些消息。

這時他獨自坐在窗前，望著片片的風雪，心中煩悶依然。

小猴兒竟是一去不返，平空又出現了一個邵南燕，都是令人難解的問題。

……

天色傍晚之時，桑羽青及錢木兒已到了巫縣。

巫縣濱長江，前有巫峽，後有巫山，地勢險峻，風景絕麗，是蜀省的一大勝地。

走過長江水道的人都知道，巫峽是三峽之中最險的一段水路，李白也曾留有詩句，視爲險惡之地，但是像巫峽如此美麗的景緻，也是國內少有的。

巫山高峭，山峯連綿，水霧迷漫，在濃霧之中，看來若隱若現，因之，關於巫山的形容也特別多，但是以「雲」最著名。

這時傍晚時分，加上天氣陰暗，巫山更如一個穿著魔袍的姑娘，使人無法端詳。

桑羽青及錢木兒投了店，飯後天色已經整個黑了下來。

那片片飛雪，始終就沒有停過，桑羽青不禁劍眉微鎖，忖道：「這等天氣，山路可不好走！」

錢木兒已經準備休息了，問桑羽青道：「桑兄，你還出去麼？」

桑羽青點了點頭，說道：「我要上山去一趟！」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心中非常悲痛，十五年前的慘事，又重現在他的眼簾。

錢木兒也顯得很是詫異，說道：「這等時候你還要上山去？」

桑羽青抑止著悲痛，點了點頭，說道：「我有要緊的事，一定要去一趟。」

錢木兒道：「可要我陪你去一趟？」

桑羽青搖了搖頭，他戴上了那頂翻皮帽，說道：「我用不了多少時間，你可以先睡了！」

錢木兒答應一聲，桑羽青出得店來，問店小二道：「小兄弟，何處有賣錫鉑的？」

店小二指著大街的左邊道：「順著這條街的左轉，有一家最大的香燭店，叫『金吉』的。」

桑羽青稱謝之後，冒著風雪，來到「金吉」店，買了很多錫鉑，錢紙，香燭等物，包成一包，然後向巫山走去。

由於年關將近，所以街上行人很多，桑羽青一直行到入山之處，才沒有行人。

他抬頭望了望這深霾的高山，嘆了一口氣，然後展開了驚人的輕功，飛馳而上。

這十五年來，他曾經來祭過了八次墳，每一次來此，都使他悲痛欲絕。

黑夜，風雪，桑羽青懷著一顆悲痛的心，在山徑之上奔行若飛，只見他身軀起落之間，便是十餘丈遠，比風還快！

山中陰霾寒冷，並且有很大的潮氣，使人很是難耐。

桑羽青邊走邊想：「在這種時候，還往巫山上奔的人，恐怕只有我一個人啊！」

想到這裡，他心中又湧上了一層酸辛，自他懂事不久，他的父母就受了害，十五年來，孤苦無依，每當他想到自己的身世時，都把東凡和尚恨之切骨！

一個時辰以後，桑羽青已經遠遠望見那座無名的寺院，在白雪的遮蓋下，靜靜的停在那裡。

這座寺院數十年來，如同一個被人遺忘的老者，孤獨冷清，從沒有去照顧他。

恰似桑羽青一樣，每當他看見這座荒廢破落的廟宇時，心中便有一種說不出的沉痛。

桑雲從夫婦的墳地，是由石塵子以桑羽青的名字代立的，座落於寺院後一落小山崗上，風景絕佳，可以俯視著揚子江。

桑羽青來到了廟門，往事又映上了他的腦海中。

從十五年前開始，便再沒有一個和尚，在這廟中住過，十五年的歲月，已經把這座廟宇，摧毀得不成樣子。

大門口的門簷，似乎要被冰雪壓垮，寒風吹過之時，發出陣陣的凌亂之聲。

桑羽青在門前靜立，想到了十五年前，也是初冬，也是雪天，桑雲從帶著他，馱著他母親的屍體，來此投奔東凡和尚。

那時他才五歲，但是一幕幕的往事，都深深的印在他的腦海中，清晰得像是昨夜才發生。

桑羽青輕輕的越過了院牆，院內衰草漫道，一片荒寂，當桑羽青的目光，射到了那間廂房時，他乎又聽到了桑雲從的聲音道：「孩子，把馬牽到廊下，我要照顧你娘……」

桑羽青一陣心酸，落下淚來，他飄身落下，走到廂房之中。

蛛絲塵埃，幾乎把這間屋子閉死了，桑羽青清晰的記得，他母親的屍體就靠在牆角，他父親是地此地自刎的……。

桑羽青頓足怨嘆，默禱良久，然後才轉向了後室，在那裡他遇見了天下奇人石塵子，在那裡他的父親與他說了最後一句話，一切悲慘和不幸，也在那時開始！

他無言的憑弔了一番，越過了前院，翻上了一座小山坡。

那一人多高的荒草，都被寒雪壓倒，滑膩難行，桑羽青提氣輕身，縱躍如飛，不一刻的工夫，就翻上了這片小山頭。

但是，當桑羽青才上山頭之時，似聽一聲輕微的響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此時此地，難道還會有人？」

他細想之下，覺得無此可能，在這座小山上，只有他的父母一座墳，絕不會有人到此地來，尤其是在這種風雪瀰漫的深夜裡。

「也許是什麼寒禽野獸吧！」

桑羽青這麼想著，他很快的向前奔去，轉過了一桃寒林，便望見了他父母的墳頭。

桑羽青一陣傷心，熱血沸騰，幾乎有些站住不穩，他喁喁的自語道：「爹娘！不孝兒羽青來看你們了……」

他的熱淚奪眶而出，拖著沉重的步子，向那座墳地走去。

這座墳是石塵子雇人所修，都是大塊的青石，修砌得甚是講究。

桑羽青在墳頭跪下，打看了火摺子，石碑上幾個大字，在火光現出，寫的是：

「桑雲從，秦倩如之墓。」

桑羽青注目良久，強忍悲痛，取出了蠟燭，才一點上，立時又被寒風吹熄。

一連好幾次都是如此，桑羽青只好棄之不用，燃上了三柱香，他流淚滿面，默默的祝禱著。

良久，三柱香已經燃掉了一半，桑羽青也睜開了眼睛，他淚水已然收注，又化成了一股力量，蘊藏在他的心底。

他取出了錫鉑紙錢，燃燒起來，火光映著他英俊憂傷的面孔，閃爍不定。

北風怒號，雪花聲揚，揚子江的江潮聲，遠遠傳來，這眞是一個悲慘的世界。

桑羽青一直等著錢紙錫鉑都燒完了，連一個火星都不剩，然後化成了片片的飛塵，迎風而去。

這時他的心情安定了些，用堅定的口吻說道：「爹娘，羽青此去天水，便是爲你倆老報仇之時了……」

半晌，桑羽青站了起來，寒風和飛雪包圍著他，但是他却沒有一點感覺。

突然，桑羽青一双俊目閃出了光芒，兩道劍眉也微微上揚，低聲的自語道：「奇怪——」

原來他發現，他父母的墳地，打掃得一乾二淨，沒有一根雜草。

他上次來此祭墳，乃是一年前的事，這一年之中，絕不可能長不出一根草來。

更令他驚異的是，那墳頭上的積雪，也被人清掃一淨。

桑羽青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忖道：「爹娘只有我這一條根，除我以外，還會有誰來此祭墳？」

桑羽青越想越奇怪，他繞著墳地，細細的覷看，在墳頭的後面，發現了一堆未曾燒完的紙錢

，被一塊小石頭壓住。

桑羽青立時取了一張，抖盡深雪，在鼻端聞時，明明就是才燒過不久！

這時桑羽青驀然想到，方才自己上山之時，曾聽見有脚步移動之聲，足見是有人來過！

他忖道：「如此看來，在我來時，正有人爲爹娘燒紙……」

「想到這裡，桑羽青幾乎不敢相信，但是事實擺在眼前，明明是有人在此祭墳，發覺桑羽青來了，才匆匆避去。

這意外之事，使桑羽青驚喜交集，忖道：「此人來此上墳，必是非親卽故，可是我怎麼從來不知道，莫非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什麼親人不成？」

桑羽青想到這裡，心中很是興奮，但是他又想不透，既是親友，爲何又要避開他？

他想著四下觀望，空山渺渺，沒有一絲可疑之處，但是桑羽青相信，那人絕不會去遠。

他提高了聲音說道：「那位朋友來此祭掃先父母墳墓，羽青感激萬分，尙請出面一晤如何？」

桑羽青一連說了好幾遍，却是沒有回音，心中很是失望，忖道：「如此看來，他定是走遠了！」

他又流連了一陣，因爲惦念著錢木兒，怕他和西華和尙有什麼約會，被自己錯過了，所以急急於趕下山去。

他又在桑雲從夫婦的墳前磕了三個頭，站了起來，低聲祝禱道：「孩兒此去，還望爹娘佑護，再來之時，當有東凡和尙頭顱爲祭品。」

說完了這句話，桑羽青才依依不捨的向山下走去，這時的天氣更惡劣了，彷彿天地同悲，與他一同來祭奠桑雲從夫婦。

桑羽青翻下了這片小山崗，加快了身法，不一會的工夫，又到了那座無名的廟宇。

寒風之中，傳來了一陣低微的談話之聲，桑羽青心中一動，連忙隱在了牆根。

接著兩條人影由廟內翻出，桑羽青一望之下，正是西華禪師身前的普世、普光兩個和尙！

只聽普世說道：「我跟師父說了好幾次，這個廟一直荒著太可惜，若是搬到這兒來多好，可是東凡就是不答應！」

普光笑道：「你怎麼這麼傻，十五年前，東凡在這裡殺害了桑雲從夫婦，他怎麼敢住在這裡？半夜裡鬧起鬼來豈不糟糕？」

普世笑道：「他這麼大本事還怕鬼麼？」

二人說笑著漸漸走遠，桑羽青忖道：「還好，沒有耽誤事。」

他暗暗的輟在二人身後，由廟前一條小路向左轉去。

這條小路很窄，滿是冰雪，很不好走，普光、普世兩個和尙的脚步也放慢了許多。

只聽普光和尙又說道：「錢木兒今天晚上會來此麼？」

普世道：「他一定會來，他現在一定要弄明白師父的態度，才能決定怎麼作！」

普光接道：「不知道師父有什麼打算沒有？」

普世搖了搖頭道：「師父的心事最不容易猜，不知他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錢木兒。」

他們說著沉默下來，桑羽青隨在他們身後，東轉西轉走了半天，在寒霧飛雪之中，望見了一處燈光。

桑羽青心中忖道：「原來他們在巫山還有分舵，如此看來，東凡和尚的組織倒還很大，却不知道他們平日作些什麼？……」

才想到這裡，突聽一個冷澀的聲音喝道：「什麼人？」

桑羽青方自一驚，一條人影箭也似的，射在了普世和普光兩個和尚身前。

出現的是一個一身勁裝的和尚，他年紀青青，身子矯健，才一落地，立時笑道：「啊！原來是兩位師兄，師父方才在問著呢？」

普光笑道：「雲師弟，錢師兄來了沒有？」

雲和尚答道：「還沒有，師父已經派人去請他了。」

普光道：「那我們快去吧，師父不知有何差遣呢！」

說著加快步子而去，但是那雲和尚仍然守在原地不動，看來是一道卡子。

桑羽青便未緊跟，忖道：「看他們這種情形，好似要有什麼行動，我還是不被他們發覺的好……」

桑羽青想著，由地上拾起了拳頭大一塊堅冰，手腕微抖，打出了三丈以外。

那塊堅冰，碰上了一株矮樹上，發出了「拍！」的一聲脆響，寒夜之中，聽來非常眞切。

雲和尚身形一晃，已然猛撲過去，口中低喝道：「什麼人？……」

桑羽青早如鬼魅一般，由這條小路飛越過去，再一晃動，又出去了七八丈遠，眞個比風還快。

雲和尚很快的把左近巡視了一遍，桑羽青已然出去了數十丈遠，輕如雪花，雲和尚絲毫沒有發覺。

他細看了一陣，自語道：「媽的！我就不願意站這個崗，靠著那破廟這麼近，老是有怪事……」

他嚕囌著，聽在了桑羽青耳中，眞個哭笑不得，暗忖：「這些出家人到底是什麼人啊……」

他想著很快的向前移動，前面的燈光看似很近，但是由此處却是通不過去，必須另越山路。

那一片燈光，恰好夾在兩谷之中，如果不是在此處，轉換任何一個方向，就無法發覺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此處地勢眞險！」

他已然失去了普光、普世兩個和尚的下落，但是只有一條山路，可以接近那片燈光，所以桑

羽青毫不考慮的走了這條路。

由於已然發現了雲和尚這一卡，所以桑羽青深信其中還有很多暗卡，他的行動也就越發小心了。

由這條小路翻上了山崗，竟然失去了那片燈光的下落。

桑羽青好不驚詫，忖道：「這等險惡的地勢眞個少有，西華和尚倒是眞會利用地形……」

他隱在一塊冰石之後，細細的打量，並且用冰石向四下試探，沒有一些反應。

桑羽青確定此處沒有放卡子，他忖道：「且找到這山崖邊緣看看。」

他立時撲到了山崖之旁，低頭望時，在冰雪交錯的山隙中，隱隱傳來一線燈光。

桑羽青忖道：「這等地方甚不好走，要是沒有這一線燈光，眞不知如何到達呢？」

才想到這裡，突覺背後有極強的掌風，猛然推了過來，兩人相距極近，桑羽青不禁大吃一驚。

他一驚之際，掌風已然抵到了背後，桑羽青足尖一移，身子猛然扭走，整個讓了過去。

一條灰色的身影，由桑羽青身後掠過，由於他用力太猛，一時收勢不住，竟然衝下崖去。

那人大吃一驚，發出了一聲驚叫，但是桑羽青猿臂輕舒，已然把那人抓了回來。

一看之下，就是方才的雲和尚，他驚魂甫定之際，肩頭的「肩井穴」已然被桑羽青扣住。

桑羽青微笑道：「我救了你的命，你也該幫我個忙！」

雲和尚吓得面無人色，睜大著一双眼睛，用著微顫的聲音說道：「你……你是作什麼的？」

桑羽青冷笑一聲，說道：「你連我是作什麼的都不知道，趁我不備時下此毒手，和尚，你的心不是太狠了麼？」

雲和尚垂頭不語，桑羽青接道：「我雖不是出家人，心腸倒還比你善良些，方才我若是不救你，你不是墜崖而死麼？」

雲和尚面有愧色，把頭垂得更低，但是又不敢動，因爲桑羽青的二指，正扣著他的大穴！

桑羽青又道：「和尚，我也不難爲你，看見前面那片燈光沒有？告訴我一條捷徑！」

雲和尚連連的搖頭道：「施主，沒有什麼燈光，也沒有什麼捷徑！」

桑羽青頗爲生氣說道：「方才普世是往那條路去的？」

雲和尚聞言大爲驚奇，目光閃閃的望著桑羽青，但仍然說道：「施主說些什麼，小僧一概不知。」

桑羽青冷笑道：「你可是自找苦吃？」

說著手中加了一成力，雲和尚面色微變，但是他仍然鎮定著，說道：「施主，既落你手，一切由你發落，不過小僧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桑羽青聽他口氣堅定，點了點頭，說道：「料也難不住我！今天放你一條生路，少時好好向

佛祖懺悔吧！」

他一語甫畢，放開雲和尚的穴道，但是二指如電，已然拂在他的胸前。

雲和尚立時癱軟下來，桑羽青單手提著他，身軀微晃，已然飄出了十丈左右，把他放在一塊冰石之後，說道：「穴道兩個時辰內自行能開，這段時間內只有委曲你受點寒了！」

桑羽青說罷回到山崖，看準了燈光的落處，如飛的在滿是冰雪的山嶺間前追。

由於沒有道路，桑羽青行來倍覺困難，但是桑羽青輕功絕頂，只見他如同一隻巨大的蝙蝠一般，左右閃動著，快得出奇。

不一刻的工夫，桑羽青已然到了那片燈光的山頂上，見是一大片房舍，大半是蓆棚樣式，緊緊的嵌在兩山之間的狹谷之內，地勢奇險。

桑羽青忖道：「若是把山口封著，放一把火的話，再大的本事也逃不出來！」

桑羽青正想著，突聽不遠有人談話之聲，一人說道：「我好像聽見有什麼聲音！」

另一人道：「見你的鬼，我就討厭跟你出來，一路上疑神疑鬼，弄得人心神不定！」

桑羽青借著雪地的微光望去，見又是兩個紫衣的和尚，心中很是奇怪，忖道：「他們下卡子下得這麼緊麼？」

再一細看之下，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這一條狹谷及對面的狹谷上，都有不少和尚，他們各自守著一些乾了的藤草之類，桑羽青並可聞得一般強烈的硫磺及油質的味道。

桑羽青心中忖道：「好狠！原來他們果有置錢木兒於死地的計劃！」

他看到這種情形，不禁有些猶豫，忖道：「這火攻起來，可眞是無路可逃，我又何必去趟這趟渾水呢？……」

才想到這裡，又聽一個和尚說道：「錢木兒死了倒沒什麼，可惜嬋姑娘這麼個大美人，活活的燒死，唉……」

桑羽青一驚，忖道：「啊！白嬋也到這裡來了！」

這時另一個聲音罵道：「算了吧，再美也沒用，你已經出了家了！」

先前那和尚笑道：「我雖是出了家，却是個花和尚！哈哈……」

說著他們大笑起來，桑羽青聽著很是刺耳。

雖然白嬋一路欺騙著他，但是白嬋到底是他生平所愛的第一個女人，當他知道她有著生命的危險時，一顆心却是再也安定不下來。

他忖道：「這火攻之計，雖然狠毒厲害，可是以錢木兒這身功夫，未必不能逃出來，只是白姑娘……」

想到這裡，他心中更是擔心，但是轉念又想道：「她與東凡和尚是一路人，與錢木兒又是如此親密，這一路騙得我好苦，我何苦再去管他們自相殘殺的事？……」

想到這裡，他幾乎要轉身離去，可是緊接著又想道：「白嬋雖是罪大惡極，可是也不能被這

些和尚活活燒死呀！」

桑羽青這麼想著，再也無法袖手旁觀，他身軀微晃，如一頭夜鷹一般，由斜坡之上，飛落下去。

雖然有這麼多和尚，却沒有一個人發覺他。

桑羽青很快的來到了這片茅舍之前，他略一打量，見是一排直「一」形的蓆棚，緊緊的嵌在兩山之中。

他抬頭望時，兩壁各有五六十丈高，而在入口之處，更有著大批的引火之物，若是一旦著了火，再想由入口之處出去，是萬萬不可能之事。

桑羽青忖道：「我要趕快找條通道，不然少時連找自己也被困在火場中了。」

這狹谷之內，倒是一片安祥，實際上暗隱著毒計，桑羽青若非事先看到，也是絲毫查不出來。

他不禁暗暗感嘆道：「江湖之中仇殺起來，眞個是狠毒啊！」

雖然這時四下無人，但是桑羽青也不敢大意，他全神貫注，輕輕的一縱，落在棚頂之上。

那棚頂雖是竹蓆編的，但是桑羽青落上之後，却連一絲聲響都沒有。

由於屋頂平坦，沒有絲毫的遮掩，所以桑羽青不敢久停，他身子一晃，已然到了竹房的另一邊。

他很快的把這排竹房走完，最後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桑羽青忖道：「少時恐怕他們要把錢木兒騙到這裡再放火吧！」

他掠過了這一排房舍，後面有兩三箭之地，便是谷底，桑羽青忖道：「原來是個死谷，要想逃脫就更難了！」

他在這塊空地上左右打量，找不著一條可以避險的路，心中暗暗驚異。

桑羽青只好再回頭來，走到空地的盡頭，接連著屋頂之處，有一個一人寬的缺口如果不是特別用心，根本就無法發現。

桑羽青心中大喜，他身形一側，已然由那缺口穿入，原來只是一塊五六尺見方的小土台。

但是這塊土台，已不在火攻範圍之內，桑羽青抬頭望時，通往崖頂，也是五六十丈，不過形勢稍傾，不像那正面兩壁那般峭直了。

雖是這樣，要想翻越上去，也不是易事，桑羽青見自己身形全隱，立時由背後撤出了「青光劍」。

一溜刺目的寒光，在黑夜之中閃爍著，桑羽青大袖一拂，立時把寶劍裹住，只剩下半尺長的劍尖在外。

桑羽青以青光劍，在冰雪凍結的石壁上輕輕的挖著，由下面上，那消片刻工夫，已然挖成了一排石階，直通崖頂！

桑羽青收起了寶劍，上崖之後，只見那兩羣和尚，仍守在那裡，桑羽青這時與他們的位置，恰好成了一個「⌊」形。

如果拿一個「北」字來比喻，那一排建築，恰在「北」字那一條狹谷內，兩邊峭壁，那些和尚們引火待發，而桑羽青所挖的路，則是「北」字右邊最下一劃的位置。

桑羽青找到了這條出路，心中很是高興，他很快的翻了下來，坐在黑暗之中。

鵝毛似的雪片，仍然不住的下著，桑羽青所坐之處，正可俯視那間大房內的情形。

這時很多和尚忙進忙出，可是却不見西華和尚，自然更不見錢木兒。

桑羽青所坐之處雖然隱秘，但是那房間的窗戶關著，所以望不見房中的情形。

他正想換個地方時，那兩扇窗戶，竟然被人推開，桑羽青趕緊坐下不動。

只見室內坐著西華和尚，開窗的是普光。

西華和尚說道：「時間差不多了，你可曾查過，該帶走的東西都搬走了麼？」

普光道：「全都備好了。」

西華點了點頭道：「嗯——他們差不多要來了，你再去吩咐一下，錢木兒及白嬋入谷之後，所有弟子立時撤出，門口火種油物加倍！若是萬一錢木兒由前面衝，所有暗器全招乎他，不可猶豫！」

普光笑道：「弟子吩咐過了，他再大本事，前面也逃不出去！」

西華和尚臉上現出一絲得意的笑容，說道：「前面是一條死路，後面也是一條死路，錢木兒今夜的命運就是如此！」

桑羽青聞言也感到這老和尚的心腸毒辣，但也詫異著，他居然不敢與錢木兒正面交戰，而用這種詭毒之計！

普光說道：「師父，還有什麼事沒有？」

西華略爲沉吟，說道：「錢木兒到此，大半還有一盞茶的時間，你趁這個時候，再去巡視一遍，一切計劃不能有一絲紊亂，少時錢木兒到此，大家不可露出絲毫異狀，見面之後，各司各職，立時散開，除普世、靜一及你以外，其他的人務必撤出狹谷，否則少時火起，我也顧不得他們了！」

普光連聲答應著，出房而去，忙著去通知其他的和尚，他們的情緒都很高興，如此看來，錢木兒的人緣很是不好。

西華和尚由座位站起，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面上不時的露出險惡的笑容，使他那張慈眉善目的臉，一時看來恐怖異常。

桑羽青雖是坐山觀虎鬪，但總不免替錢木兒躭著心，可是他又有個感覺，覺得錢木兒似乎不可能就這麼被大火活活燒死。

不過就以此處的地勢，及他們火勢的安排看來，少時大火一起，必是燎原之勢，在這種情況

下，任何人也無法插翅飛出。

若是設法由峭壁上翻越而上，以錢木兒的輕功，原是可以辦到的，但是時值隆冬，風雪交加，四壁冰雪經火一烤，可就不容易著脚了。

更何況上面還不時的投下火團來，所以桑羽青怎麼想，都覺得錢木兒是凶多吉少，同時更佩服西華和尚的周密安排。

桑羽青正想得入神之時，又見一個年青的和尚，約有十七八歲，頭皮刮得發青，走入了房間。

西華和尚道：「靜一，你少時隨著我進退，不可慌張，有我在旁，絕對傷不著你的。」

靜一小和尚點頭道：「謝謝師父，我自己會小心的。」

室中沉默了一陣，錢木兒還沒有消息，西華和尚好似有些沉不住氣了，他自語道：「莫非這個奴才如此聰明，不敢來了？……」

他正在猶豫不決之時，突見普光進房道：「錢師兄已到門口了！」

他語聲很小，臉上有一種緊張和興奮之色，西華和尚一沉道：「你慌什麼？還不去迎接？他聰明絕頂，不可露出一絲可疑之處，快去！」

普光又連忙鑽了出去，西華和尚雖然喝叱著他，但是他自己的臉色，也有些異常。

他又喝了一口水，鎮定著，桑羽青見狀，心中好不驚詫，忖道：「錢木兒到底有什麼驚人之

處，居然能把他們吓成這個樣子？」

桑羽青想著，站了起來，向前看時，只有七八個和尚在門口迎著錢木兒及白嬋，他們都施著禮，齊聲道：「迎接錢師兄，嬋姑娘！」

桑羽青忖道：「錢木兒的威風可眞是不小啊！」

由此可見錢木兒在他們之中的地位，莫怪乎西華和尚如此顧忌他。

對於白嬋夾雜在這一堆和尚之中，使桑羽青深深感到不解，也深深的感到婉惜。

錢木兒及白嬋立時還禮，錢木兒含笑說道：「諸位師兄少禮，師叔可在？」

普光和尚搶先說道：「師父等候師兄及嬋姑娘多時了。」

錢木兒笑道：「我們不耽誤，這就進去，各位師兄請各司各責，少時再與各位晤談吧！」

那八九個和尚一齊施禮而退，錢木兒及白嬋，在普光和尚的引導下，一齊進入了蓆棚之內。

桑羽青又坐在了那塊冰石上，等了一陣，便見普光，錢木兒及白嬋魚貫而入。

西華和尚笑著站了起來，說道：「我等候你們多時了！」

錢木兒及白嬋一同施禮，他連著說道：「弟子來遲，請師叔恕罪！」

西華笑道：「不要緊，嬋姑娘，好久不見妳了。」

白嬋含笑道：「師叔這一向可好？」

西華坐了下來，笑道：「我很好！你們坐下來說話！」

錢木兒及白嬋告了罪，這時靜一和尚送入了兩盃熱茶，然後與普光和尚，一齊退出了房間。

西華和尚這才說道：「這麼些天來，相信你們在桑羽青身上，已經探聽了不少消息吧？」

錢木兒笑道：「桑羽青過於狡猾，『青光劍』及劍譜圖解均未帶在身旁，所以現在還沒查出什麼底細來。」

西華和尚略爲顯得有些不高興，把聲音拖長了些，說道：「我離開總舵時，東凡師兄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錢木兒低下了頭，說道：「弟子罪過，還請師叔原諒！」

西華和尚立時換上了笑臉，說道：「不罪！不罪！桑羽青非比常人，謹愼一些好。」

桑羽青看在眼內，氣笑不得，忖道：「他與錢木兒各懷鬼胎，表面上却作得如此眞切，眞個令人好笑！」

西華和尚又道：「桑羽青現在何處？」

錢木兒答道：「弟子離開客店之時，他已經出去了，想是到『無人廟』中祭奠他親墳去了！」

西華和尚點了點頭，說道：「這個孩子倒是孝思不匱，只可惜他命運不濟，誰叫他生在我們對頭之家？」

白嬋的面上，流露出一種不自覺的關切，桑羽青隔窗看得很是眞切，心中一動。

又聽西華和尚說道：「劍譜圖解還無下落，東凡師兄還要親自見他，你們不可傷他！」

錢木兒忙道：「弟子待他如兄弟，絕不敢妄動！」

西華點頭道：「這樣才好！嬋姑娘，妳也辛苦了！」

白嬋很勉强的笑了笑，說道：「那是弟子分內之事。」

西華禪師又笑著說道：「不知嬋姑娘可在桑羽青身上，打探出什麼來沒有？」

白嬋低聲的說道：「我……由於錢師兄與他在一起，所以我與他只見過幾次，還沒有訪著什麼。」

西華又問道：「他可曾對妳生疑？」

白嬋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我……我又不曾加害他，他沒有理由懷疑我……」

奇怪得很，每當提到桑羽青時，白嬋的神情總有些異常，這種情形桑羽青在窗外看得很是清楚，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西華和尚一直很親切的與他們談著話，至於他滿腹的奸計，絲毫也看不出來？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和尚眞是心毒！就算他們門戶之爭，與白姑娘又有何干？竟也要把她置於死地！」

想到這裡，便聽西華和尚說道：「本座倒有些發現。」

錢木兒似乎有些詫異，問道：「師叔有什麼發現？」

西華和尚一笑道：「我尋著了幾張圖片，待我取來與你們看看！」

說著站了起來，對著門外喚道：「靜一你可在？」

靜一和尚答應一聲，推門而入，說道：「師父有何差遣？」

西華說道：「你隨我去取那些圖片來！」

桑羽青聞言不禁一驚，忖道：「啊！這個和尚的詭計就要開始了！」

靜一和尚及西華一同出房而去，錢木兒與白嬋則是絲毫不覺。

桑羽青不禁為他們著急，他很想出面告訴他們，但是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及錢木兒的手段居心，又不禁猶豫起來。

這時便聽錢木兒低聲道：「奇怪！他會有什麼收獲？」

白嬋接口道：「莫非他已經得到劍譜圖解了？」

錢木兒搖頭道：「桑羽青不是這麼容易應付的……」

說到這裡，桑羽青已然望見西華帶了靜一，普光等幾個和尚，很快的出了大門。

桑羽青感到一陣緊張，這時突聽一聲尖銳的口哨之聲，由門外傳出，深夜之中，響入雲霄！

他再抬頭望時，只見兩邊崖邊上，數十個和尚，都在準備著。

口哨響後，錢木兒及白嬋同時站了起來，錢木兒奇怪的說道：「奇怪！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白嬋接口道：「我們去看看！」

於是他們不再等西華和尚，推門而出。

由於這些建築均是一字長形，間間相通，所以他們還未走到第二間房時，大門口的火已然燃了起來。

西華和尚不知由那裡找了這麼多枯藤乾枝，都澆有油質硫磺，才一起火，立時燃成了一片！

加上北風的助勢，把入口之處，燃成了一片火海，火舌突出了十餘丈高！

想是西華和尚知道錢木兒厲害，所以入口之處的火勢特別猛烈，數十個和尚吶喊著，把那一帶的火引出了數十丈之遙，就算錢木兒猛撲也撲不出去。

錢木兒及白嬋已然衝到了門口，但立時被烈火所阻，双双飛到了棚頂上。

白嬋驚叫道：「啊！火！……師叔到那裡去了？」

錢木兒目射凶光，大喝道：「嬋妹！妳還不明白麼，我們著了老和尚的道了，快找出路！」

那火勢一起，立時便不可收拾，燒得劈拍作響，四周的冰雪被烤化了，大塊的落了下來。

一時之間烈火如海，濃煙瀰漫，寒風呼嘯，簡直成了一個恐怖世界！

桑羽青雖然離著老遠，但也感到一陣陣的熱浪和溫氣，附近的冰雪也開始熔化！

錢木兒及白嬋雖然一身武技，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也是無法施展，不禁都慌了手腳。

白嬋大叫道：「木兒！我們快退！」

錢木兒一把拉住了白嬋，大叫道：「不能退！此谷乃是死谷，他們既然放火，必有火球滾下，唯一的機會還是由入口衝出！」

桑羽青不禁忖道：「錢木兒果是不凡！」

但是在他驚慌錯亂之際，入口處的火勢更是猛烈了，燒成了一片火海。

錢木兒匆匆抓了兩把雪，在身上塗著，又撕下了一片衣襟，打開之後繫在眼前，叫道：「嬋妹！照我這麼作！」

白嬋也依言作了，錢木兒叫道：「緊跟著我！」

他竟然不顧危險，向火口之處撲去，但是火勢太猛，範圍又廣，立時又迫得退回。

在這種情形下，錢木兒也慌了脚，頓足道：「西華老賊！我不殺你……」

話未說完，一陣呼嘯之聲，大片暗器，寒光閃閃，向錢木兒蜂擁而到，逼得他與白嬋只好退到棚頂上來。

由前面出去，已是毫無希望了，但是錢木兒却不往後退，他抬頭回望，可惜兩壁冰雪，根本沒有落足之處，更不要說樹木等借力之物了。

錢木兒双手一翻，取出了一對半尺長的短劍，大叫道：「嬋姊休慌，隨我來！……」

他大叫著振臂高飛，如同一隻巨鳥般，飛起了十餘丈高，撲向上峭壁。

他双手短劍，用力向冰雪之中插去，可是冰雪已漸熔化，他的身子又隨著落了下來。

錢木兒落下之後，把兩柄短劍合入一手，叫道：「嬋妹！寶劍給我！」

白嬋的長劍遞過，錢木兒接過之後，只聽他一聲長嘯，再度拔起，長劍「刺！」的一聲輕響，已經透過冰雪，插入石壁之中！

錢木兒的身子，就這麼穩在半空！

他左手兩把短劍，向下一陣猛挖，只見冰石紛飛，已然挖了一個小洞，足可落脚。

這時火勢已然迎到了蓆棚之處，白嬋無法容身，錢木兒見狀忙分出了一把小劍，奮力之下，插入峭壁之中，大叫道：「嬋妹快來！」

白嬋已然被火烟薰得發昏，她奮力之下，居然也縱起了十丈，足尖落在錢木兒挖的小坑內，右手抓著那把短劍，把身子穩住！

錢木兒喘了一口氣，他身子一盪，倒了過來，足尖插在雪壁中的那隻長劍上，偌大的一個身子，居然凌空不動。

他左手另一隻短劍，又飛快的在雪壁上挖著，一時冰雪乍飛！

桑羽青亦不禁暗暗佩服，忖道：「錢木兒果然是了不起！」

到現在爲止，兩壁之上，還沒有火球滾入，所以錢木兒唯一的生路，便在這一霎那！

他不敢浪費絲毫秒的時間，但是就在他第二個小孔，快要挖好時，一陣呼嘯之聲，五六個斗大的火球，由屋頂滾下。

錢木兒大驚，叫道：「嬋妹，下！」

他們又双双飛了下去，那五六個火球，落入谷內，烈火四濺，好不驚人！

錢木兒及白嬋都受了輕微的灼傷。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錢木兒仍然收回了三口劍，一把也未留在峭壁上。

桑羽青不禁深深佩服，忖道：「如此看來，錢木兒這身功夫，眞個是出神入化，莫怪西華要如此對付他……」

這時谷中已是半個火海，錢木兒雖然堅持，但也被烈火逼得向谷底退去。

他狂叫道：「罷了！難道我……」

話未說完，立時又有兩三個火球滾下，滿谷之中烈火如海，濃煙瀰漫，錢木兒及白嬋竟被隔開，只有互相大叫著。

桑羽青也受了影響，双目難開，混身火燙，他取出了一塊濕的布巾，遮住了眼睛。

火球不斷的滾下，桑羽青已然找不着他們的形跡，只聽得錢木兒一人的狂叫之聲。

他心中一驚，向前移動了數尺，只覺熱浪如山湧來，四壁冰雪飛濺，好不驚人！

桑羽青忖道：「糟！白嬋呢？……」

他心急之下，顧不得自身安危，飛身投入了火海之中，在燃燒著的棚頂上尋找！

錢木兒想是已經退到了谷底，但是却沒有白嬋的聲息。

桑羽青抽出了「青光劍」掃打著濺來的火枝，大叫道：「白姑娘！……」

一個低微的聲音，在一丈以外答應了一聲，桑羽青大喜，冒著烈火衝了過去，只見白嬋斜在棚頂上，所幸該處無火，但是已被濃煙薰得半昏迷了！

桑羽青一把挾起白嬋，幾個飛身回到了土台上，他十手執劍，一手挾著白嬋，足尖用力，拔起了十餘丈，落足在事先挖好的石階上。

只見他身如飛鳥，快速而上，但是才上了二十餘丈，頭頂一聲大喊，一個斗大的火球，燃燒得劈拍作響的滾了下來！

桑羽青大驚，在這種情況下，退是一條死路，唯有前進，他一咬牙，右手青光劍脫手而出，插入左上方五丈之處。

只聽「嗆！」的一聲脆響，寶劍入土一半，插在峭壁內。

火球已快滾到，桑羽青來不及思索，他騰身而起，斜著飛上了五丈，一把抓住懸空的寶劍，把身子定了下來。

那大火球夾著呼嘯之聲，由桑羽青方才落脚處滾下，立時烈火四濺，熔入火海之中。

桑羽青猛提一口氣，右手用力，把「青光劍」拔了出來，身子一盪，又飛到了所挖的石階上。

但是桑羽青絕不敢久停，他抖手之下，寶劍又飛向左邊五丈之處，插入壁中。

果然又是一個斗大的火球落下，但是桑羽青已然飛避了開去。

由於這塊地方是西華和尚未曾注意之處，所以只有幾個細心的和尚自動守住，火球滾下的數量較小。

桑羽青忽左忽右，上下翻飛，只見他身如夜鷹，手中雖然挾有白嬋，但是絲毫不受影響。

他這身功夫，不禁把崖上的和尚都吓傻了。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然上得崖來，白嬋始終是清醒的，桑羽青安心不少。

他才一上崖時，一個和尚迎面就是一刀，桑羽青大怒喝道：「去吧！」

他長劍一揮，已然插入了那和尚的心窩，再一甩，那和尚夾著一聲慘叫，落入谷底火海之中。

桑羽青這才丟下白嬋，問道：「姑娘，妳還好麼？」

白嬋道：「我……沒事……」

她作夢也想不到，桑羽青竟救了她的性命，一時說不話來。

這時另外兩個和尚又衝了過來，桑羽青因恨他們狠毒，喝道：「我代佛祖懲罰你們吧！」

他兩轉之下，這兩個和尚都墮谷慘死。

白嬋熱淚交流，望著桑羽青道：「謝謝你……」

桑羽青拾起一個和尚的寶劍，交給了白嬋道：「姑娘事情還沒完，那邊和尚又來了！」

果然有三四個和尚奔來，白嬋流淚道：「錢……錢木兒，他……」

桑羽青凄然一笑道：「我自然要救他，可是妳……」

白嬋搖頭道：「我不要緊，這些和尚差得遠。」

桑羽青這才放下了心，又聽得錢木兒狂叫的聲音，由谷底陣陣傳入。

雖然他與桑羽青是生死大敵，可是桑羽青也無法見死不救。

他叫道：「姑娘小心，我去救錢兄！」

白嬋却一把抓住了桑羽青的膀子，流淚道：「你……你要小心。」

桑羽青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這一霎那彷彿又把他們拉近了許多。

他點點頭，說道：「謝謝姑娘！」

火勢越來越大，桑羽青不敢再耽誤，他一擺身，已然落下谷底。

白嬋啊了一聲，來不及觀看時，那三個和尚已然撲來，白嬋銀牙一咬，喝道：「姑娘焉會饒你們！」

他們打在了一處，白嬋如同瘋狂一般，神勇萬分，幾個和尚被她逼得不住後退。

桑羽青手執青光劍，自天而降，他竟然由六七丈的懸崖上，平空落下，這等神技，眞是令人嘆爲觀止了。

桑羽青落下一半，已被熱煙火焰薰得口鼻難開，他心忖道：「糟！只怕錢木兒無救了……」

一念未畢，已然落入火海之中，桑羽青足下點在一根燃著的大竹子上，他身形如旋風一般，撲向谷底，緊緊的貼在了峭壁上。

他大叫道：「錢兄！錢兄！……」

但是已經無法找到錢木兒了！

桑羽青再度縱身火谷之中，火海如澆，濃煙瀰漫，四壁冰雪熔解，不時的發出迸落之聲，已把這片死谷，困成了絕地。

桑羽青身在煙焰火海之中，混身奇疼，他匆匆抓了一把冰雪，把手臉塗過一遍，高聲的呼道：「錢兄！錢兄！……」

風雪之聲，火海之聲，加著兩壁和尚的吶喊之聲，吵成一片，桑羽青無法斷定錢木兒聽得到自己的聲音。

他站在拐角之處，爲了避免凶猛的火勢，和不時落下的火球，只有把自己的身體，緊緊貼在石壁上。

他舉目觀望，谷中一片火海，火燄衝上了數丈高，在這種情況下，錢木兒縱有天大的本領，也是凶多吉少了。

桑羽青心中焦急萬分，他拚死也要把錢木兒救出來，立時扯大嗓子叫道：「錢木兒——你在那裡？」

他一連叫了好幾聲，才聽得錢木兒的聲音，由火海之中傳出：「是誰？……」

桑羽青大喜，忖道：「他居然無恙！再遲就來不及了！」

這位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俠，不顧自身的安危，他用冰雪，把已經烤乾了的身子再度打濕，喟唇一聲長嘶，凌空拔起了五六丈高，看準一根尚未燒完的大竹子，飛身落了下去。

火海之中，桑羽青好似一隻巨鳥般，四下立時傳來了驚呼之聲：「啊！海天一鷗……」

桑羽青身在空中，已然透過烈火濃煙，看清了谷底還有兩丈方圓之地，未有火焰，斷定錢木兒必然退到該處被困。

他身子落下，足尖在大竹上一點，再度拔了起來，青光劍在火光中發出了異彩：

這時，斗大的火球，對準了桑羽青的頭頂打了下來，那隻火球，在空中赫赫生風，燃燒得劈拍作響，烈火熊熊的打來。

桑羽青方才落下之時，雖然一點即起，但是長衫的下擺，已然燃了起來。

他匆匆一掌打下，一股疾猛的掌風，把燃燒著的下擺打滅。

這時，那隻火球已然距離他不到一丈遠了，在這種情況下，桑羽青可不敢用力猛擊了，怕的是把火球打散，更不好應付。

在這種緊迫的情況下，不容他多想，丹田吸了一口氣，右掌輕輕向上一托。

一股柔韌的掌力，由他的右掌散發出去，迎著了向下落的大火球。

那巨大火球，好似突然遇見了阻力，竟然停在了半空，桑羽青就在身子斜落的一霎那，右掌向外一托，把那枚火球送出了一丈多遠，落在了身邊。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霎那的功夫，桑羽青身在空中，竟輕易的把那枚大火球送走。

他身輕如燕，一連幾個縱身，已然掠過了這片火海，來到谷底——最危險的地帶。

桑羽青匆匆的撲打著身上的火焰，形狀也是相當狼狽，他知道自己身在絕地，分秒之遲，都可能帶來死亡。

他揭著了蒙在臉上的薄布，透過了濃煙，見錢木兒倒臥在牆根，早已不省人事。

桑羽青匆匆趕過，見他身上並未被火燒傷，放了不少心，很快的拾起了他的兩柄短劍，和白嬋的那口長劍，然後把錢木兒揹在身上。

這時大火翻騰，火焰有數丈之高，整個的把桑羽青封在了谷底，並且慢慢的燒燃過來。

在這種情況下，莫說是人，就是一隻飛鳥，也萬難逃出這個絕地。

桑羽青好不驚駭，他揹著昏過的錢木兒，竟然不知如何是好。

四壁的火球，仍然不住的落下，由於谷底較高，所以暫時還燒不過來，但是時間一長，二人絕無生路。

面對著一片汪浪的火海，桑羽青實在沒有勇氣提步，除非他能在火海中漫步，否則，便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急得滿身是汗，頓足道：「罷了！難道我竟要葬身於此？……」

唯一的機會，便是不顧生死，由這片火海之中衝到他所挖好的那條路上，但是這機會也幾乎等於零！

烈火越燒越猛，桑羽青再不敢猶豫，他恨恨的跺了一脚，咬牙道：「生死由命！」

一句甫畢，他奮力縱出，一掠十餘丈，落向火海之中！

兩壁的和尚，發出了驚嘆之聲，他們斷定了，桑羽青及錢木兒，必然喪生在火海之中。

高漲的火焰，映紅了半邊天，枯籐油脂，燃燒得劈拍作響，整個的山谷，已經完全被烈火所埋葬！

桑羽青背伏著錢木兒，當他由烈火之中落下之時，一股奇熱逼來，桑羽青幾乎昏絕過去。

當他的身子，向火窟之中落去之時，已然找不著那根大竹子，當下直陷烈火之中。

桑羽青大驚，在這種情況下，天大的本事也無法施展了，他的衣衫，立時燒了起來。

那逼人欲絕的熱氣，直撲而來，桑羽青一口氣喘不過來，身子一栽，倒向火窟之中。

他心中喊道：「罷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聽一聲驚天長嘯，一條灰色人影，如同一頭巨鳥也似，由高崖之上，閃電似的飛落下來。

火光之下，看清了他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當他落到火窟之上時，一双大袖一展，便聽「

忽魯』一個大響，一丈左右的火焰，竟完全被他扇開！

他双臂一分，已然分別抓住了桑羽青和錢木兒，又是一聲長嘯，身子由火海之中飛起。

兩壁的和尚大嘩，火球，暗器疾雨一般的打了下來，但是那老者身在空中一擰，已然斜著飛出去七八丈遠！

他好似凌空飛行一般，一連幾個起落，已然撲出這片火海，來到桑羽青所挖好的那面峭壁之下。

他把桑羽青及錢木兒靠牆放好，二人都是昏迷不醒，錢木兒火傷略重，連頭髮都被燒掉了一大片。

這白髮老人低語道：「糊塗的孩子……」

他說著很快的把桑羽青檢查了一片，發覺他沒有絲毫傷處，連那柄「青光劍」，還緊緊的握在手中，這才放了心。

錢木兒雖然沒有什麼外傷，但是火已攻心，不省人事。

這時桑羽青低聲的呻吟一聲，寒風已快將他吹醒，白髮老人在他心腹之處點了一指，然後在他背後用力擊了一掌！

桑羽青「啊呀！」一聲醒了過來，面前人影一閃，那白髮老人早已失去了踪影，好似鬼魅一般。

桑羽青驚魂甫定，知道有奇人相救，他不敢耽誤，因爲這時所有的和尚，又向這一小片懸崖趕到。

他長吸了一口氣，把錢木兒揹好，身子一縱，已然越上了五六丈，沾著挖好的石階，向上翻飛！

數十個和尚吶喊著，向這邊擁來，絕崖之上，只有白嬋伏著一柄鋼劍，在抗拒著四五個和尚。

在她的身旁，已經被她砍倒了三個和尚，但是另外四個和尚，仍緊緊的圍著她。

白嬋形容狼狽，銀牙咬緊，厲聲喝罵道：「叛賊！你們不怕教法麼？……」

桑羽青身在絕地，不敢有絲毫耽誤，一路翻飛，手足並用，所幸白嬋絆著那些和尚，使他們無暇縱火，否則桑羽青的處境仍是萬分的危險。

錢木兒伏在桑羽青的背上，如同死了一般，桑羽青知道，如果不趕緊營救的話，錢木兒恐怕就無救了。

他心中更是焦急，全力提著氣，不一刻的工夫，已然翻上了這片絕地。

白嬋正在奮力應戰，桑羽青喘了一口氣，掌中「青光劍」一晃，喝道：「無恥的和尚們，納命來！」

隨著這聲大喝，身若遊龍般的飛了過來，「青光劍」連揮之下，幾聲慘叫，一連劈倒了兩個

和尚。

他趁著這空隙，把錢木兒放在了地上，揚著寶劍，維護著他。

白嬋方才被烈火濃煙所困，已是受了輕傷，如今又拚戰了良久，顯得有些不能支持了！

桑羽青看到這種情形，掌中「青光劍」一緊，把那些和尚逼退了好幾步。

他大聲的叫道：「姑娘快來，我們會合在一起。」

白嬋聞言奮力的殺了過來，二人聯在一處，約有七八個和尚圍著他們。

桑羽青怒氣沖天，喝道：「對付你們這種和尚，我也用不着慈悲了！」

一言甫畢，掌中劍「刷！刷！」兩聲，舞出斗大兩個劍花，立時一陣慘叫，又是兩個和尚倒了下來。

鮮紅的熱血，濺在了冰雪之上，在谷內熊熊大火之下，看來很是刺目。

那一羣和尚，吓得紛紛後退，桑羽青目光炯炯，按住了寶劍，厲聲喝道：「你們不知道死活，還敢上麼？」

桑羽青此刻衣衫殘破，頭頂的那頂皮帽，也燒得不成樣子，但是他目射寒光，「青光劍」在飛雪之中揚著刺目的光彩，令人不敢逼視。

那些和尚一個個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再上一步，但也不肯退去，在一丈以外圍住他們。

桑羽青轉臉對白嬋說道：「嬋姑娘！我們準備退！」

白嬋驚魂甫定，當她望見了奄奄一息的錢木兒時，不禁渾身顫抖起來，指著他道：「他……他難道……」

……」

她聲音發抖，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被桑羽青聽在耳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得意。

他搖了搖頭，沉聲道：「他沒有死，不過火毒已然攻心，如果不趕快營救的話，只怕……」

白嬋面色蒼白，叫道：「快……我們快走……」

她的双眸中，流露出一種無比的關切之情，顯然她與錢木兒的感情是非常深厚了。

桑羽青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左手一提，把錢木兒揹在身上，然後把手中的寶劍一晃，厲聲說道：「和尚們！你們誰敢跟我一步，便要在我『青光劍』上喪生！」

說完之後，轉身而去，那一羣和尚眞的竟然站在那裡，沒有一個人敢跟他一步。

白嬋餘悸猶存，顯得有些心慌意亂，她左右轉望著，急促的說道：「趁著西華和尚沒來，我們快走，不然少時他來了，我們就走不掉了……」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西華和尚眞的有這麼厲害麼？」

白嬋也發覺自己有些失常，對錢木兒顯得過份的關切，不禁垂頭不語。

想到他們欺騙著桑羽青，其實早被人家發覺，如今自己黨派內亂，倒靠了人家來施救，心中慚愧萬分。

桑羽青不知自己爲何救了他們，這時揹負著錢木兒，與白嬋走在一起，心中的滋味眞個說不出來。

他們沉默著，匆匆的往山下趕去，掠過了一片寒林，來到了一條直通山下的小徑。

桑羽青等才一轉出，立時停了下來，白嬋道：「啊！他們在這裡等著！」

在七八丈外，站著三四個和尚，其中果有西華禪師。

桑羽青劍眉微皺，他並不怕這些和尚，但是既要照顧錢木兒，還要照顧白嬋，同時又怕時間耽誤，錢木兒就要無救了。

他把手中的寶劍緊了緊，低聲對白嬋道：「少時我們站在一處，不要分散了。」

白嬋茫然的點頭，二人緩緩走去，兩下相隔一丈左右，二人同時停了下來。

西華禪師双手合十，滿面含笑地道：「阿彌陀佛！海天一鷗果是非常人物，老僧候駕多時了！」

桑羽青望著他慈眉善目的面容，眞料不到他竟是如此毒辣，當下沉聲道：「候我作甚？」

西華和尚一笑，淡淡說道：「老僧別無他事，只要施主把錢木兒留下。」

桑羽青目光炯炯，「青光劍」橫在胸際，說道：「錢木兒是我的朋友，如今受了重傷，我要帶他去醫治，老師父留他爲何？」

他的話使白嬋感到很驚異，心中愧疚更深。

西華和尚聞言呵呵笑了起來，說道：「唔！桑施主冒然犯難，爲友捨命，這種俠義道的精神，老僧實在佩服得很，不過錢木兒是本派叛徒，老僧清理門戶，總不算不合理吧？」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老師父，你是出家多年之人，理應澈悟佛祖大慈大悲的意念，不料爲了派幫之爭，設下這等詭惡之計，殘傷生靈，眞個是罪惡滔天了！」

西華禪師面色一變，說道：「桑施主！錢木兒叛師弒友，這等罪行死有餘辜，既使你們俠義道的人物，恐怕也容不下他！」

他說話之際，目光注視在桑羽青手中那柄「青光劍」上。

桑羽青道：「等我將他治好之後，那時你不找他，恐怕他也會找你呢！」

西華和尚面色一沉，說道：「桑施主！你我素昧生平，彼此無仇無恨，我絕不與你爲難，只要將錢木兒留下，你與白姑娘即可離去，至於你和東凡和尚的恩怨，老僧絕不過問！」

桑羽青雖然明知，在這種情形下，與西華和尚動手，是非常吃虧的，但是他絕不能在這個時候，拋下垂死的錢木兒。

他說道：「固派貴派內部恩怨，與我實不相干，不過我既然已插手，自不能半途而廢，再說老師父你這等縱火焚人的方法，我實在也不贊同！」

他的話說完之後，西華和尚默然不語，臉上的表情很是憤怒，他似乎在思索著怎麼解決這件事。

其他幾個年青和尚，一個個面有憤色，但是礙著西華和尚在面前，不敢有所舉動。

錢木兒伏在桑羽青的背上，他一直不曾清醒過來，桑羽青不禁開始爲他擔心了。

這時西華和尚已然有了決定，他正色說道：「桑施主！今夜之事，落在你的眼中，必然道我老僧心狠手辣，其實內中的情形你不明白，我也無法與你詳談，總之，錢木兒必需留下，我絕不容他活下去。」

桑羽青悍然搖頭道：「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不必再耽誤時間，有什麼手段儘管施展，再要耽誤，恕我不奉陪了！」

西華和尚兩道白眉皺在了一處，狠聲道：「桑羽青，你管的事情太多了！」

他回頭望了一眼，那四個年青的和尚「忽剌！」一聲，立時散了開來，把桑羽青及白嬋圍在了中間。

白嬋銀牙咬緊，狠聲說道：「好吧！今晚姑娘與你們拚了！」

桑羽青及白嬋緊站一處，各自緊握著手中的寶劍，目光炯炯，環射四處。

西華和尚提高了聲音道：「桑羽青！老僧只要動手，便是絕不留情，你有血海深仇，何苦爲了錢木兒冒此大險？」

桑羽青冷笑道：「老師父何以說得如此肯定，難道你不是冒險麼？」

西華禪師面色煞白，點頭道：「好！你既不領情分，我也顧不了那麼許多！」

他說到這裡，回頭對著那幾個和尚說道：「還不把叛徒錢木兒給我搶回來？」

那幾個和尚一齊答應一聲，四把鋼劍，夾著凌厲的破空之聲，向桑羽青及白嬋猛揮過來。

桑羽青劍眉一挑，喝道：「好大的胆！」

「青光劍」隨手揮出，一道寒光，突破了風雪，發出了悅耳的龍吟之聲。

那幾個和尚，趕緊向後抽劍，但聽「噹！」的一聲脆響，已經有兩把鋼劍，被他削去了三分之一。

幾個年青的和尚，吓得面無人色，一連退後了幾步，竟不敢再上前。

西華禪師大怒，喝道：「有我在，你們怕什麼？」

幾個和尚，這才再次撲來，但是他們顧忌著桑羽青一身絕頂的功夫，和他手中那柄千古奇兵，所以只敢在外面虛晃而已。

西華禪師冷笑道：「哼！眞是白栽培你們了，閃開！」

他一聲雷喝，幾個和尚紛紛避開，西華和尚冷笑著，對桑羽青說道：「我倒不信你還能比錢木兒厲害？」

桑羽青聞言大笑，說道：「錢木兒算得什麼？你若是連他都勝不過，還是不伸手的好！」

西華禪師大怒，喝道：「少廢話！」

他身形晃時，一股疾風似的撲了過來，兩隻蒲扇大的手掌，以雷霆萬鈞之力，向桑羽青的前

胸推到！

這個老和尚身手果然不凡，他才一出掌，便有萬鈞之力，向前擁到。

桑羽青身子一扭，已然讓了過去。

這時一陣喧嘩之聲，其餘幾個和尚，又把白嬋圍在了中間。

白嬋銀牙緊咬，一把鋼劍舞得風雨不洩，抗拒著那一羣和尚。

西華禪師一招落空，他肥大的袖子向後一帶，右掌突然翻出，五指外張，抓向桑羽青的面門。

他招式變化得極是神速，掌大力深，可以覺出他數十年深厚的功力，桑羽青心中詫異，暗忖：「西華和尚有這身功夫，爲何對錢木兒如此顧忌，莫非錢木兒的功夫比他高麼？」

思忖之際，已經連讓過了兩掌，桑羽青不禁心頭火起，喝道：「和尚！再若相逼，我可不留情了！」

西華禪師又是一掌拍下，叱道：「我正要看你的厲害！」

這一掌疾如閃電，他不打桑羽青，反而向桑羽青背後，錢木兒的頭頂擊去。

桑羽青大怒，身子一挫，退後了兩三步，「青光劍」一擺「長蛇吐信」，劍身帶著一道寒光，夾著輕微的龍吟之聲，向西華和尚分心就刺！

西華和尚深知這口劍的厲害，他双掌一錯，身子如同鬼魅般，向左飄開了去。

桑羽青揹著錢木兒，經過了火窟之劫，已是相當疲累，所以雖執寶劍，一時還不能取勝。

何說西華和尚用奸，他知道錢木兒身受重創，如果不及時營救，絕無生理，所以他只是纏著桑羽青，並不全力進攻。

像這種情形，只要再拖，一兩盞茶的工夫，縱有神仙下世，錢木兒也無救了。

桑羽青看出西華和尚的心意，既是焦急又是憤怒，但是對方不是輕易可以打發的人物，一時絕難脫身。

他猛吸了一口氣，大喝道：「和尚！錢木兒若是無救，你須償命！」

說話之際，一陣狂風般逼了過去，掌中「青光劍」平胸而出，劍勢驚人，以「千秋太平」的招式，把那寒光閃閃的劍尖，送回西華和尚的前胸！

離著還有老遠的西華和尚便覺劍光耀眼，寒氣逼人，心中大吃一驚。

他可不敢大意，提了一口氣，身子以「搖曳生姿」的招式，向後退出了三尺。

這一劍看似躲了過去，桑羽青冷笑道：「那有這麼容易？……」

他右臂一振，劍若遊龍，猛然刺了過來，漫天長虹似的，向西華和尚的左頰，連肩削了過去！

這一招變化得快速絕倫，神鬼莫測，西華和尚萬料不到，桑羽青有這等高的劍法！

他大驚之下，只覺金風撲面，冷氣森森，長劍已然抵達面門！

西華和尚萬分慌忙之中，提起全身之力，拚命的向後縱去！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西華和尚居然能逃過桑羽青這一劍，不禁使桑羽青很是意外。

西華和尚雖然僥倖逃過這一劍，但是他肥大的袖子，也被桑羽青的寶劍，削去了一大片，不禁吓得他魂飛天外，全身冒汗！

他冷笑道：「好！……怪不得你敢出頭……」

話未說完，桑羽青搖身而上，吓得他趕緊閉口不言，閃向一旁。

桑羽青見時間已然耽擱了很久，心中焦急萬分，準備以快劍將西華逼退，然後伺機下山。

但是西華和尚却是不退，一變招式，改爲小巧遊戰之法，桑羽青大怒，喝道：「好吧！看來你是找死！……」

他長劍一擺，突然「刷！」的一聲輕響，一條黑影落在了二人之間！

請看下冊

陳青雲武俠小說專輯

①孤劍泣殘紅	（陸續出版中）
②血　　榜	（陸續出版中）
③血帖亡魂記	（陸續出版中）
④殘　人　傳	（陸續出版中）
⑤劍影俠魂	（陸續出版中）
⑥血劍魔花	（陸續出版中）
⑦醜劍　客	（陸續出版中）
⑧血　魔　刼	（陸續出版中）
⑨鬼　　堡	（陸續出版中）
⑩殘　肢　令	（陸續出版中）
⑪鐵笛震武林	（陸續出版中）
⑫死　　城	（陸續出版中）
⑬音　容　刼	（陸續出版中）
⑭毒手佛心	（陸續出版中）
⑮劍塚癡魂	（陸續出版中）

司馬紫烟武俠小說專輯

①金陵俠隱	上中下三册	定價 450 元
②萬里江山一孤騎	上中下三册	（印刷中）
③明駝俠影（萬里江山續集）	上下二册	（印刷中）

海天一鷗　中冊　古如風著

出版者：漢牛出版社
發行人：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三四號

總經銷：衆利書店
地　址：台北市長春路二六二號
電　話：五五一八四四七・五六三一三四一
郵政劃撥：一五五四七號（王瑞如）收

印刷者：本社印刷工廠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

定　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港幣二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